光の花

Office

COAY Books

目录
Content

- 第一章 穿 越（1）
- 第一章 穿 越（2）
- 第二章 天京第一美（1）
- 第二章 天京第一美（2）
- 第二章 天京第一美（3）
- 第二章 天京第一美（4）
- 第三章 家 人（1）
- 第三章 家 人（2）
- 第三章 家 人（3）
- 第四章 疑惑重重（1）
- 第四章 疑惑重重（2）
- 第五章 静日生波（1）
- 第五章 静日生波（2）
- 第五章 静日生波（3）
- 第五章 静日生波（4）
- 第六章 百花盛宴（上）（1）
- 第六章 百花盛宴（上）（2）
- 第六章 百花盛宴（上）（3）
- 第七章 百花盛宴（中）（1）
- 第七章 百花盛宴（中）（2）
- 第八章 百花盛宴（下）（1）
- 第八章 百花盛宴（下）（2）
- 第九章 宝光寺（1）
- 第九章 宝光寺（2）
- 第九章 宝光寺（3）
- 第十章 凌霄宫主（1）
- 第十章 凌霄宫主（2）
- 第十章 凌霄宫主（3）
- 第十一章 情意暗生（1）
- 第十一章 情意暗生（2）

- 第十二章 惊 梦（1）
- 第十二章 惊 梦（2）
- 第十二章 惊 梦（3）
- 第十三章 情 动（1）
- 第十四章 出 嫁（1）
- 第十四章 出 嫁（2）
- 第十四章 出 嫁（3）
- 第十五章 非 烟（1）
- 第十五章 非 烟（2）
- 第十六章 进宫遇刺（1）
- 第十六章 进宫遇刺（2）
- 第十六章 进宫遇刺（3）
- 第十七章 文 昕（1）
- 第十七章 文 昕（2）
- 第十七章 文 昕（3）
- 第十八章 围擒囚辨（1）
- 第十八章 围擒囚辨（2）
- 第十八章 围擒囚辨（3）
- 第十九章 意难平（1）
- 第十九章 意难平（2）
- 第十九章 意难平（3）

第一章 穿 越（1）

夏日的教室，沉闷得令人昏昏欲睡。 教授在讲台上眉飞色舞:“其实宇宙空间为人类所知的只是极少一部分， 令人匪夷所思的外星人和异度空间的存在，也并非绝无可能。” 我控制不住满脑子小星星，实在犯困。唉，都怪我昨晚熬夜看小说。 “哎，口水掉到地上了……”陈庆瑜捅捅我的腰，低声提醒我。我吓得一 激灵，手中的书“砰”的一声，砸到前排男生的头上。 “发生什么事了?”我紧张地四处张望，却见前面那位仁兄正拎着我的 书，面有怒容。一见是我，他立即忍了忍，小声说道:“你的书不小心掉下来 了。” 我的脸微微一红，尴尬地笑道:“谢谢!” 他呆了呆，竟然忘了说话。陈庆瑜翻翻白眼，我得意地朝她扮了个鬼脸， 心想:这年头长得漂亮就是有优越感。正在高兴，周教授一根手指指住了我 的鼻子，沉声道:“你，请上来。” 我吓了一跳，忍气吞声走上台去。周教授笑眯眯地看着我道:“这位同 学，请问你叫什么名字?” 我赔笑道:“我叫严希真，教授。” “哦，严希真同学，今天这个话题，你有什么看法吗?” 我一愣，心下不由得一慌，脑子飞快地转着，脸上则作出一副思考状。正 在我犹豫不定的时候，一个男子的声音插了进来。 “教授，我倒有一点想法。”我抬头一看，正是刚刚被我的书砸中脑袋的 那位仁兄。他面色温和，倒有几分帅气，此时正微笑地看看我，大声说道:“在 优秀的影视作品里，对异时空的描述挺多的，我想这不仅是人类对未知事物 的美好幻想，而且是人类把现实中无法达到或感受到的东西寄托在电影里 了。至于这个异时空是不是真的存在，我想既然没有人能证明，那就只能猜 测，既然是猜测，就不得而知其真实性了。” 原来是在讲一些神鬼不知的东西。我当下一振，笑道:“这位同学当真是 个唯物主义者，不能证实的东西便是不存在的，其实在古代，人们也有很多东 西无法解释和证实，但是它们仍然存在。所以，我倒是觉得……” 周教授看了我一眼，若有所思地道:“你觉得如何?” 我笑着道:“当然啦，我们现在的能力尚不能证实异

时空是否存在，但不 代表将来也不能。” 教授若有所思地看了看我，点了点头。 铃声响了，众人陆续离开教室。我路过讲桌时，一块黑乎乎的东西掉到 了地上，原来是块牌子，书本大小，似玉非玉，似铁非铁，看上去很古怪。我好 奇地拿在手中，那牌子像是被火烤过一样烫手。我大惊失色，眼前的东西仿 佛都移了位，笼罩在一片热浪之中，教室瞬间变成了一座宫殿。隐隐约约听 到有人在呼唤:“心璃，你不要走!”叫声越来越清晰，一股心痛的感觉弥漫全 身。 四周热浪袭人，我周身都使不上劲，拼了命也发不出半点声音，只得死死 抓住手中那块牌子，却见那块牌子不停地抖动，仿佛要脱离我的手。我大惊， 直觉地抓着牌子不敢放手，手掌被震得发麻，过了半晌终于抓不住，牌子脱离 了我的手，热浪顿时退去，眼前景象突变，我大汗淋漓，几近虚脱，却见陈庆瑜 抓着我的胳膊，周教授拿着牌子，二人惊异地看着我。 我差点儿找不回自己的声音，强撑着坐起来，惊慌地问道:“怎么回事?” 陈庆瑜吃惊地看着我问道:“希真，你怎么了?刚才死命地抱着这块牌 子，浑身发抖冒汗，怎么叫都不应，我们想把你手里牌子拿掉，你也不肯，吓死 我了。你中邪了?” “啊?”我抚着胸口喘气，看向周教授手中的牌子，惊道:“那个牌子，有古 怪!” 周教授看着手中的牌子，道:“什么古怪?你刚才……” “我刚才拿着它，产生了……幻觉!这里变成了宫殿，热得要命，气都喘 不过来!” 周教授下意识地看了看，奇怪地道:“没有啊!” 陈庆瑜伸手去接牌子，我大叫一声:“别碰它!”陈庆瑜愣了一下，却已然 将那牌子拿在手中，她看了看，但并无异样。我呆了呆，心中不禁有些懊恼， 难道刚才真的是中邪了? 陈庆瑜笑道:“希真，我看你是中暑了，才有幻觉吧!” 我有些不服气，正要分辩，周教授却接过牌子道:“不过这块牌子倒是真 有些出处的，据说是古物，但没人知道它的来历，我也想好好研究研究。严希 真同学，你以前见过这东西吗?” 我有点畏惧地看了看那块牌子，上面光滑得很，什么纹路都没有，的确十 分奇怪。“我从来没见过这种东西。真是奇怪，刚才我明明是产生了幻觉 呀!” 周教授将牌子递给我:“真的有幻觉?不如再试

一试?” 我吓得伸手一推:“不要!”匆匆拎起书包叫道:“教授，我不舒服，想先回 去了。”说完一阵风似的跑了，也不管两人在后面怎么叫我。 回到宿舍，我把脑袋蒙在被子里，努力地想要睡一觉，可是不知怎么的， 脑子里乱七八糟的，怎么也睡不着，白出了一身汗。 我气得从床上蹿起来，心中烦闷不已，便跑到楼顶去吹风。夜已经深了， 月色十分清朗。我想起了父亲，三岁时母亲去世了，我便和父亲相依为命。 父亲性子清淡，待我宠爱有加，二十多年来，我们过着平平安安、清清静静的 日子，我从来不曾像这般六神无主。 正在烦闷，却见陈庆瑜抱着本书跑过来。“哎，我们美丽的校花同学，我 觉得今天的事没那么简单。我真的很好奇哎，你想不想解开这个秘密?” “问题是，我根本就不知道该怎么去解开这个秘密!” 陈庆瑜从书中抽出那块牌子，递到我眼前:“再试一次!” 我吓了一跳，直觉地跳开来，好像那块牌子就是我的葬身墓碑。我连连 摆手，牌子应声掉在地上。只见那牌子在月光的映照下，突然发出淡淡的绿 色荧光，隐约闪现出一些纹理，像是文字。我不由自主地凑上前去，淡绿色的 荧光中依稀闪烁着几点浅白的光。我吃力地辨认着，似乎出现了一个“心” 字，我心中一喜，竟下意识地捡起牌子，仔细辨认着。 陈庆瑜见我突然将牌子拿在手中，吃了一惊。我喃喃念道:“心…… 璃…… ”话音刚落，那股熟悉的热浪瞬间袭来，周围的景象又发生了变化，这 次出现在我眼前的，不是华丽的宫殿，居然是一座巨大的坟墓。我惊骇至极， 四肢无力，口不能言，只能暗暗盼望庆瑜能将我手中的牌子快点拿走。我低 头一看，手中居然不见了那块牌子，大惊之下，心中剧痛，只听见一个叫声越 来越近:“心璃，你不要走……”眼前那巨大的坟墓突然变大，仿佛近在眼前， 热浪一浪高过一浪，我觉得自己已经无法呼吸，快要死去了，墓门突然洞开， 黑暗将我吞没，我两眼一黑，终于晕了过去。 不知过了多久，我终于有了一点模糊的知觉，周围似乎很静。我努力地 想要挪动一下身体，但是周身都不听使唤，胸口还隐隐有火烧火燎的痛楚，

仿 佛全身都散了架。 我拼命地睁开眼，这时，黑暗中有了一丝光亮，像是烛火。

第一章 穿 越（2）

眼前还是很模 糊，除了胸口的痛，那股灼人的热浪已经不在了。一个人影在我眼前晃了晃， 发出一声尖叫:“三小姐醒了，快来人啦!”我还没来得及反应，房间里顿时涌进三四个人来，每人手里都拿着一盏 灯，将屋里照得透亮。我这才看清尖叫的是个十四五岁的小丫头，穿着绿色 的长衫，月白的罗裙，绾了一个简单的发髻，扎着两条小辫，眉清目秀，分明就 是一副古人的打扮。我吓了一跳，挣扎着要坐起来，小丫头连忙将我扶起来， 口中不停地问道:“小姐，你可醒了，你要再不醒，府里都快要翻天了。你觉得 怎么样?有没有哪里不舒服?” 我还没来得及说话，房门“砰”的一声打开，冲进一个人来，一把将我抱 进怀里，口里不停地叫着:“璃儿，璃儿，你醒了，太好了，你终于醒了!”我被 他这样抱着，胸口更痛了，喘不过气来，憋得脸都红了，忽听得先前那小丫头 急道:“大少爷，你快放开三小姐，她快喘不过气了。”那人连忙松了手，我这 才看清他的长相，浓眉大眼，五官英挺，此时却有些神情憔悴，正焦急地看着 我。 他见我只是看着他发呆，不由得更急了:“璃儿，你感觉怎么样?你说话 啊…… ” 我张了张嘴，却发不出声音，只觉得喉咙火烙一般疼。心中一慌，我不能 说话了? 屋里又急急走进两个人，前面由一位丫鬟掌着灯，后面跟着一位中年妇 人，一见之下，我顿时一惊。这个女人看上去应该有三十多岁，却生得美艳动 人、风姿妖娆。她衣着朴素，仅着一件月白衫子，发式也极为简单，没有任何 饰物，一双如秋水般的眼睛，此刻却肿得像蜜桃一般，红得吓人，脸色极为憔 悴，仿佛几夜没睡。尽管如此，却丝毫掩盖不住她的绝美风华。 两人直直走到我床前，那中年美妇一把拉住我的手，眼泪劈里啪啦地往 下掉。“璃儿，你终于醒了，不然娘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……” 娘?我吃惊地瞪着她，这美女居然是我娘!中年美妇止住哭泣，转脸对我身边的男子道:“知秋，你三妹既然已经醒了，应该不会有什么大碍了，你也累了几天，赶紧回去歇着吧。”

那男子看了看我，道:“三妹身体尚弱，刚才我看她好像说不出话来了，还 是赶紧请个郎中瞧瞧。” “青荷已经去请大夫了，你守在这里也没用。夜已深了，你一个大男人呆 在这里也不成体统，赶紧回房去休息吧，别让你父亲看到，又要训你了。” 那男子听到“父亲”二字，犹豫了一下，说道:“那好吧。”转眼又看了看 我，似有不舍，低声对我说道:“心璃，你好好休息，大哥明天再来看你。” 我没做声。从醒来到现在，我总算有点清醒了，照情形看，应该是那个古 怪的牌子起了作用，我应该是到了古代的什么地方来了，这家子应该是个大 家庭，我大概是那丫头口中的“三小姐”，那中年美妇是我娘，那男子应该是 我大哥。 正想着，那中年美妇抹了抹眼睛，叹了口气道:“唉，好歹算是醒了，璃儿， 你这一次真是大难不死啊，谁也没想到，整个离音阁都烧成了灰，你还能活过 来，真是老天保佑。” 我愣住了，烧成了灰?难道我是遭了火灾?想开口问，一张嘴，只觉得嗓 子眼疼得厉害，发不出一点声音，急得只是拼命地喘气。 门口脚步声响，一个身着青色衣裳的丫头领着一个中年男子走了进来。 这丫头生得明眸皓齿，一双眼睛仿佛会说话，见到我时由衷地一笑，快步走到 我跟前，对着那中年美妇福了福身，清脆地说道:“奴婢青荷见过夫人，三小 姐。大夫请来了。” 大夫仔细地看了看我的脸色，又替我把了脉，低声道:“三小姐这次受了 惊吓，脉象虚弱，还需要些时日才能恢复，不过神志已清，并无生命危险，夫人 可以放心。至于她不能说话，可能是被烟熏坏了嗓子，待我开些清毒调理的 药给小姐，好好休养，过些日子就会好的。” 大家都松了一口气，门口突然传来女子的声音:“夫人，紫莲姐姐来了。” 门帘一挑，进来一个穿紫衫的丫头。只见她轻轻走到跟前，对着中年美 妇福了福身，柔柔道:“奴婢紫莲见过夫人，三小姐可好些了?” 中年美妇道:“这么晚了，你不伺候小姐安寝，还过来做什么?” 紫莲轻声道:“二小姐不放心三小姐的伤，方才听到这边有动静，便打发我过来瞧瞧。奴婢见三小姐果真是醒了，总算是吉人自有天相。” 中年美妇道:“璃儿没什么大碍，只是嗓子给烟熏了，大夫说休养一段时

间就没事了。你回去好好伺候二小姐，她这几天身子就没利索过，你们要当 心些，去吧。”

“是，奴婢告退。” 我躺在床上望着房顶发呆，中年美妇的双眼死死地看着我，然后皱了皱 眉头道:“璃儿，你好不容易才醒，却怎么好像不认识娘似的?你到底怎么 了?” 我呆呆地看着她，脑子里一片混乱，竟渐渐昏睡了过去，中途有人来给我 喂药，?也一股脑喝了下去。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就这样昏昏然地一觉睡醒， 天已经大亮。 中年美妇见我醒了，连忙唤过青荷把我扶起来，连声问道:“璃儿，你醒了，可觉得有什么不适?” 青荷笑道:“夫人，小姐现今说不了话呢，夫人不必担心，小姐昨儿夜里吃 了药，这一觉睡到晌午，看上去脸色好多了，肯定没什么大碍的。” 我心想:这丫头倒是伶俐得很，不由得笑着瞧了瞧她，她立即轻声道:“小 姐，你饿了吧?碧叶到厨房去了，今儿她亲自下厨做了小姐最爱吃的荷叶粥， 一会儿就送来。”我转眼望着中年美妇，她双眼泛青，脸色疲惫，想来昨夜一定 是守在我床前，不曾离开，我心中不禁有些感动。

第二章 天京第一美（1）

我在床上躺了三天，总算恢复了些力气。听娘说，我是福大命大，离音阁 烧起来的时候，烧塌下来的大房梁砸坏了门板，门板搭在书桌上，我则躲在书 桌底下，呛了些烟，没被烧着，子默找到我的时候，我除了胸口上被灼伤了一 块半指长的伤口以外，并没有其他的外伤。难怪我一直觉得胸口火烧火燎的 疼，调养了几日，嗓子已经能发出声音了，只是说话还有些困难，但那胸口上， 估计会留下疤痕。 这三天来我几乎没出门，不过来来往往的人可不少，我也把这一大家子的人认了个大概。这家姓阮，“我”这个爹一共娶了一妻二妾，正妻早亡，我 娘桂盈月为妾室之一，现为阮家当家主母;膝下有一子二女，“我”排行第三， 另二人乃正妻所出，与“我”是同父异母的兄妹。老大阮知秋便是头一天醒 来抱着我的那个男子，老二阮心瑜身体不好，一直病着，我没见着她。 屋里最常见到的就是我娘，还有青荷、碧叶两个丫头。青荷持重伶俐，懂 得察言观色，碧叶天真烂漫，是个直肠子。还有些来来往往的小厮和小丫头 我就叫不出名字来了。 这阮府里的主子，除了我爹和二姐，其他的人我算都认识了。至于那个 大哥阮知秋，数他最紧张我，但不知为何，他看我的眼神过于炽烈，让我有些 不舒服。 身体渐渐好了，行动已经没什么问题，我便整天琢磨着怎么才能回到我 原来的那个时代。努力地回想当时晕过去之前的情形，觉得问题的症结就在 那块牌子上，但是为何我到了这里，那块牌子却不见了呢?没有那块牌子，我 怎么回去呢? 我心一动，示意青荷拿纸笔来。 青荷眼睛一亮，笑道:“对啊，只想着小姐不能讲话，忘了小姐可以写字 了。”她迅速地将笔墨铺在桌上，殷切地看着我:“小姐，你想说什么就写下 来。” 我拿起毛笔，心中暗叹，幸好小时候父亲老是让我练书法，要不然现在可 要出丑了。遂在纸上写出:“我的脑子有些糊涂了，不太记得以前的事。现在 是什么朝代?” 青荷瞪大了眼睛看着我，急声道:“小姐，你是不是摔到脑子了?如今是 天垠朝啊!” 天垠?听

都没听过。我心中一沉，难道是什么不知名的异时空吗?心念 一动，接着写道:“那我爹是做什么的?” “小姐你居然连这个都不记得了?老爷是当朝宰相，内阁首辅啊!” 我吃了一惊，官不小哇，看来是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了，难怪府里派头十 足。 我连忙写道:“我失忆的事，不要让别人知道。” 青荷点了点头说:“是啊，要是夫人知道了，我们免不了又要受罚。小姐 不用担心，可能是因为受了惊，脑子有些糊涂了，说不定过些日子就什么都想 起来了。你要有什么记不清了，尽管问奴婢好了。” 我笑了笑，这丫头还真是忠心呢。 青荷见我笑了，不由得呆了呆，赞道:“小姐，你笑起来可真好看，奴婢现 在总算明白什么叫‘回眸一笑百媚生，六宫粉黛无颜色"了。” 听到这么高的赞美，我笑得更开心了。虽然本人有“校花”名号，但是被 人如此直白地赞美，倒还是头一回。 青荷拿过一面镜子，手持梳子走过来，笑道:“小姐，我帮你梳梳头吧，你 虽然这几天不能出门，但可不能糟蹋了这天京第一美人的名号。” 天京第一美人?谁?我吗?不会吧…… 我看着镜子里的人，顿时大吃一惊!这几天一直躺在床上，竟然不知道 自己居然长得这么美:光滑白皙的肌肤吹弹可破，两弯柳叶眉如烟似画，一双 含情目明亮如星，一点朱唇如樱桃般甜美，瀑布般的黑发衬着标准的鹅蛋脸， 足以令百花失色。我现在才知道，原来倾国倾城的容貌是这样的。 青荷见我对着镜子发呆，不由得笑道:“小姐，你不会连自己的样子也不 记得了吧?” 我勉强地笑了笑，心中却如一团乱麻。这镜子里的人和我本人虽有七八 分相像，但是年纪却差了许多，看上去最多不过十四五岁。我好歹是个大学 生，怎么在这儿成了未成年人了?古代女子差不多这个时候便要嫁人，嫁谁 还由不了自己做主，我这一时半会儿的回不去，呆在这儿岂不是任由别人做主?

青荷见我默然不语，道:“小姐在想什么呢?其实小姐真是仙人呢，那么 大的火，居然都没有损到小姐容貌的分毫，大家都说，这是小姐有仙人护佑 呢!” 我忍不住“扑哧”一笑，这丫头怎么说话语无伦次了，一会儿说我是仙 人，一会儿又说我有仙人护佑，当真是紧张得过头

了。 青荷见我笑了，松了一口气，道:“唉，也真是的，好端端的二小姐也病了， 不然有二小姐陪着小姐，就不会这么闷了。默公子因小姐受了伤，保护不周， 被老爷罚去思过，昕公子也是几天不见人影，就我们几个笨丫头陪着小姐，难 怪小姐会闷了。” 我好奇地看着她，不知她说的这默公子和昕公子是什么人，难不成平时 都在我身边吗?若是公子，就应该是男人，这大家闺□难道还时时有男人陪 伴?可真是奇怪了。 青荷见我一脸茫然，一拍脑袋，叫道:“哎呀，小姐如果忘了以前的事，想 必也不记得默公子和昕公子了。不过应该不会呀，小姐打小就和他们俩形影 不离的，怎么会连他们也不记得了?” 哦，原来还算是青梅竹马，我立即在纸上写道:“那默公子和昕公子是哪 家的公子呀?” 青荷张大了嘴看着我，连连念叨:“小姐你真的不记得了?完了完了，这 下完了。” “什么完了，几天不见，青荷你这丫头说话怎么连碧叶也不如了。”不知 何时，门口突然多出一个人来。我心中一惊，他何时进来的，竟然全无声息。 只见他全身素白，手持折扇，散发披肩，全然是一副翩翩公子的打扮。只见他 眉目清秀，丰神俊朗，身形虽纤秀却是风华正茂，一双眼睛正含笑看着我。 真是一个帅哥，只是美得很中性。 他径直朝我走过来，握住我的手，笑着问道:“小姐可好些了?这几天文 昕出府去办事，因为小姐一直昏迷，所以也没能及早通报，小姐不会生气吧?” 我连忙挣脱他的手，心中不禁诧异，这人也太大胆了吧，当着丫头的面就 这样跟我亲近。就算长得帅也不能有特权吧，当自己是情圣啊? 他见我对他一脸戒备，不由得一愣，复又笑道:“小姐生文昕的气吗?怪 我没有守在你身边?小姐要生气也是应该的，等小姐身子好了，要怎么罚我 都行，只是你刚刚才好些，别再气着自己的身子。” 我看了看他，转过身，不再理他。

第二章 天京第一美（2）

他苦笑了一下，叹了口气道:“我走的时候，见小姐呼吸尚可，身上也并无 大的伤口，想必子默救小姐出来时，必定是护了小姐周全，况且府中有这么多 人照料，小姐定能醒来。只是我当时发现了些线索，不得不立即追查，所以才 会舍你而去。小姐……若要怪文昕，文昕愿意受罚。”说到此处，他竟有些卑 微了。 我心中一动，他说话如此谨慎小心，全然没有半点大家公子的模样，难道 是对“我”有情?但见他眼神坦荡，关怀之切，似有几分情爱之意，我当真有 些吃不准他究竟是什么人了。 只听得青荷急道:“昕公子，小姐不是怪你，只不过是……” 他就是昕公子?那个青梅竹马之一? 他转脸看着青荷，眼神中似有冷意，追问道:“只不过是什么?” 青荷看了看我，欲言又止。我对她摆了摆手，转身朝床边走去，一副送客 的样子。青荷忙低声道:“昕公子，小姐身子不好，要歇着了，你先回去吧，明 日再来。” 文昕看了我一眼，眼神顿时有些冷漠，起身走到门口，回头道:“小姐既然 不适，文昕就先告辞了，只是我与子默自幼便跟着小姐，现如今子默还在静心 斋里，若是小姐还念着半点情义，就请小姐早点将子默放出来。” 我一愣，子默在静心斋里?那是个什么地方?听起来倒像是个监牢什么 的。只是这子默又是什么人?听起来，好像是他救了我，既然是救了我，应该 是有功了，怎么还会受罚?我一时半会儿想不明白，回过神来，文昕已经不在 了。 那天之后，虽然文昕日日都来问候，却对我冷淡了许多。我因为说话还 不利索，无法好好地问清楚，只得见无人的时候问问青荷。我一心惦记着怎 么才能回到我那个时空，可是不知该去哪里找那个奇怪的牌子。 我娘每天都过来，还说明南王就要进京，皇上让父亲负责安排此事，所以 父亲总不得空来看我，但每天都会询问我的状况，他心里对我还是十分关心 的，让我不要怪他。我平时里和心瑜要好，只是心瑜也一直病着，身子不好， 所以也不让她过来。 我听得无聊，心想:我娘既然在府里是个主子，想必对子默的事

也是知道 的，心中一动，拉过她的手来，在她的手心里写了个“默”字。 “傻孩子，你担心子默啊?这次他虽然救了你，但害你身陷火场，昏迷了几天，本也是他失职，所以你父亲才会罚他。” 失职?什么意思?我皱了皱眉。 我娘见状叹气道:“璃儿，娘知道你心肠软，见不得自己人受苦。文昕也 托了司杞在老爷那儿说了几次，只是老爷这阵子忙，确实没时间来处理这件 事。毕竟子默是你的人，要如何处置，你自己想清楚。” 我的人?我的什么人?下人吗?不管怎么样，他总算是救了我，看来我 还是应该为他尽尽心才对。 我当即做出一副身困心乏的样子，懒在床边，想要休息。我娘见了，便将 屋里的人都遣走了。我单独留了青荷伺候，见人都走光了，让青荷将房门关 了，取出纸笔来细细地问青荷。 青荷道:“原来是小姐真记不得了，我也觉得奇怪，自从小姐醒了以后，就 没问过默公子和昕公子，他们一向跟小姐形影不离，虽说不是好得不得了，却 也跟了小姐十年了，况且默公子救小姐出来的时候，好像也是受了伤的，按理 小姐决不会不闻不问。” 我一惊，连忙写道:“子默也受了伤?伤了哪里?” 青荷道:“这个奴婢也不是很清楚，只是听言公子说好像是受了伤。现在 他在静心斋也快十天了，奴婢还真有些担心呢。” 言公子?怎么又冒了个人出来。我觉得头脑发涨，继续写道:“文昕、子 默究竟是我的什么人?言公子又是什么人?” 青荷缓缓道:“小姐，这阮府里，每个主子都有文武公子护佑， 文昕是你 的文公子，子默是你的武公子。他们从小就跟着你，在这府里，论文韬武略、 人才武功，谁也比不上他们。我听说啊，小姐五岁时第一眼看到他们便要了 他们，可如今……” 我摆了摆手，继续指了指言公子。 青荷道:“言公子是二小姐的武公子，当时静气园着火，子言、子虚和子渊 三位公子都在，为了救你，连老爷的武公子元丰都来了。” 原来如此，这家人还真是奇怪，每个主子都有文武二公子护佑，这样看 来，文公子相当于军师，武公子相当于保镖了。有权有钱的人有个保镖不稀 奇，只是人人都有军师就奇怪了。如果是个男子，有个文公子当军师却也说 得过去，为了仕途前程，有个智囊总是好

的。我一个女孩儿，要个军师有什么 用? 心下正在疑惑，只听得青荷又道:“前几日昕公子去求了司杞公子几次，希望司杞公子，哦，小姐，这司杞公子是老爷的文公子，他一向都喜欢昕公子 的。昕公子求司杞公子给默公子说说情，可杞公子说老爷这几天忙，他也没 办法。” 这一堆公子听下来，我已经两眼发直了，看来我想把这一大家子的人认 完，恐怕得花些时日，不由得怀念起上课打瞌睡的好日子来。但一想到那个 子默还在什么静心斋里，只得又强打起精神问道:“这么说要把子默放出来， 只有去求我爹了?” 青荷道:“这个也不尽然，默公子是小姐的人，在这府里也只听命于小姐， 但是这次默公子护卫小姐不力，害得小姐昏迷了好几天，老爷要罚他，别人也 是没办法的。” 我心一动，问道:“你是说在这府里只有我能命令他?” 青荷道:“对，文武公子在府里可以算得上是半个主子，只有自己的主子 才能命令他们，就算是大少爷和夫人，也不能罚默公子的。” 大少爷不能罚，但是老爷却能，看来所有的权力还是在那个老爷的手上。 青荷见我沉默不语，小心地道:“小姐，老爷平日里最疼小姐了，这次也是见小姐受了伤，才会大发雷霆，把默公子关进了静心斋。小姐你大人不计小 人过，念在默公子拼了命救小姐出来的分上，就原谅他这一回吧。” 虽不知道那个默公子以前对我如何，但想到那么大的火，他居然都能把 我救出来，也算是个忠心的人，反正我一时半会儿也没办法离开这儿，不如就 做做好事，先把他放出来再说。 我转念一想，写道:“你说在这府里只有我能命令子默，那如果我下令放 他出来，可不可行?” 青荷惊喜道:“小姐愿意放默公子出来?那太好了，我还以为小姐在怪默 公子，所以不愿意放他呢!” 我惊诧万分，听这丫头的口气，好像我还真有这个权力可以放他出来。 可是人是老爷关的，我一句话真能顶用? 青荷见我脸色惊疑不定，笑道:“小姐不用担心，只要小姐愿意放默公子 出来，只需要跟老爷说一声就行了。文武公子只听命于自己的主子，这是阮 府的规矩，就算是老爷不愿意，只要小姐坚持，老爷也不能阻拦的。” 我心一惊，这个规矩可真是闻所未闻，难怪当日见

到文昕，他对我不似其 他奴才那般唯唯诺诺，来我屋里也没有人阻拦通报，想来这府里的奴才是管 不到他们的。而他大概是以为我不愿放子默出来，才对我那般冷淡的。“那你去传话，把子默放出来。”

第二章 天京第一美（3）

青荷笑道:“小姐不用急，默公子毕竟是老爷关的，我先去叫昕公子来，让 他去跟司杞公子说一声，免得老爷问起来，不好回话。” 我笑了笑，这丫头倒是想得周全，当下点了点头。 青荷传了文昕来见，我 让他去放子默出来。他的脸上闪过惊喜之色，急促道:“小姐不怪子默了?” 我笑了笑，看了看青荷。青荷轻声道:“昕公子，这次你可错怪小姐了，小 姐这次虽然大难不死，脑子却是……有些记不太清以前的事了，所以才会忘 记了默公子的事。小姐从来就没怪过默公子，要是小姐早些知道默公子被关 进了静心斋，哪里会等到现在才放他出来。” 文昕直直地看着我，面上似有愧意，轻声道:“文昕也知道小姐绝不是薄 情之人，只是自小姐醒后，就没有提起过子默，所以文昕才会……文昕得罪之 处，望小姐原谅。” 我笑着拉着他的手，缓缓地摇了摇头。青荷喜道:“昕公子，小姐没怪你 呢，你赶紧去把默公子放出来吧。” 见我笑着点了点头，文昕满面喜色，点头而去。约摸过了一个时辰，只听 到院里的碧叶叫了一声:“默公子回来了!” 我心中一动，忙走到门口，想看看这个救了我的人到底长什么模样。只 见文昕满面忧色走在前面，他身后跟着身着短衣长裤之人，头发在脑后束成 一束，衣衫有些脏乱，低首缓行。 文昕见我走了出来，口中叫道:“小姐身子还未好，不要出来了。” 他身后的人听到“小姐”二字，浑身一震，抬起头来望着我。我见他脸上 还留有黑烟的痕迹，尚有几分脏污，看不太清楚容貌，只是一双眼睛异常沉 静，见到我时闪过一丝光芒，嘴唇动了动，没发出声音，倒是先跪了下去，低声 道:“子默来向小姐请罪了。” 我一愣，他的声音虽低沉，却十分清亮，听上去不似男子的声音。我走过 去，一把扶住他，他却下意识地闪避开来。我见他袖袍已然被火烧去了一半， 手臂上隐约可见烧伤的痕迹，伤口虽然没有血渍，却也红得吓人。我吃了一 惊，失声道:“你被烧伤了?” 他用衣襟掩住手臂，退开两步，沉声道:“不碍事，小姐不必挂心。” 众人皆

吃惊地望着我，碧叶则大叫了一声:“小姐，你能说话了!” 我一愣，青荷欣喜地扶住我道:“小姐，你能说话了，太好了。” 文昕满面喜色地望着我，子默只是抬眼看了我一眼，复又低下头去，不发一语。我怔了怔，笑道:“还好，我还以为自己以后都要当哑巴了呢。”

文昕笑道:“小姐又乱说话了，你不过是嗓子受了烟，休养过后自然会好 的。不过如今才见你全然恢复，我也算是放了心了。” 我见他两眼含笑，倒是真心为我高兴，心中不由得一暖，复又看向子默， 见他依然立在一旁，不发一语，我走上前去，轻声道:“怎么了，子默不高兴 吗?” 子默却依然后退两步，始终与我保持一段距离，沉声道:“子默当然为小 姐高兴，只要小姐无恙，子默别无所求。” 我面上一沉，他说话语气平板，毫无感情，话也少之又少，虽然恭敬，却淡 漠至极。难不成也和文昕先前一样，怪我没有早些放他出来? 文昕见状忙道:“小姐，子默刚刚出来，让他先去梳洗一下，再来给小姐赔 罪。” 我只得说道:“也好，你先去吧!” 子默低首而去。我看着他的背影，感觉到他仿佛有些行走不稳，看来他 的伤应该不轻，忙唤过文昕:“文昕，子默的伤重不重?” 文昕道:“小姐放心，有凌霄宫秘制伤药，这点小伤应该不算什么。只不 过在那静心斋里关了十日，子默怕是心气不足。” 我不由得望着他，心中十分疑惑，道:“静心斋?那是个什么地方，很可怕 吗?” 文昕诧异地看着我，扶住我的胳膊，关切地问道:“小姐可是在火场里被 什么东西伤到了脑子，什么都不记得了?” 我心中一慌，不由得假笑道:“我也不知道，不过……我的确是什么都不 记得了。” 青荷忙道:“昕公子，小姐把以前的事忘得干干净净，不要说你们……就 连老爷，恐怕也是……” 文昕斥道:“闭嘴!这件事还有谁知道?” 青荷道:“只有我、碧叶，还有你知道。” 我好奇地望着他们面面相觑，沉默无言，不由得问道:“怎么了?我失忆 了，这件事很严重吗?” 文昕淡笑了一下，道:“没什么，小姐不必担心，失忆可能只是暂时的，过 些日子，小姐就会想起来。只是……小姐失忆的事，最好不要告诉别人。此 后文昕寸步不离小姐身边，子默也出来了，我们定当护

卫小姐周全。”我暗自心想，他们的脸色如此难看，多半我失忆了对他们会有极大的坏 处。心中不禁叹一口气，还是当主子好啊。

第二章 天京第一美（4）

忽听得碧叶道:“昕公子，不如你回凌霄宫一趟，说不定宫主有办法治好 小姐的病。” 文昕摇了摇头:“如果让宫主知道，你以为我和子默会有好日子过吗?宫 主只知小姐受伤不重，并不知道小姐已经全然失忆，不然，子默恐怕就不是关 进静心斋这么简单了。” 我好奇道:“凌霄宫是什么地方啊?那个宫主很厉害吗?” 文昕严肃地打量着我，低声道:“如今唯一的办法，就只有尽快让小姐恢 复记忆，不然……”他下定了决心似的，拉着我走进屋里，并让碧叶守在门边， 见人来便大声通报。 我不知他要做什么，只得任他将我安置在软椅上，只见他面色沉重，正色 道:“小姐，我把府里的情况好好地跟你说一说，你最好通通记住。以后若是 没有青荷、碧叶或是我、子默陪伴，你最好不要走出这间屋子，明白吗?” 我心中一喜，这正中我的下怀，点了点头道:“好，你说。” 文昕开始仔细地说起来。原来文武公子根本就不是阮府的人，而是凌霄 宫的人。凌霄宫与阮家有着很深的渊源，在一百多年前，天垠王朝开始夺取 天下的时候，阮家出了一文一武两个大人物，辅佐开国皇帝打下了大好江山， 建立了天垠王朝。此后，文官入朝，历代都出任要职，而武将却退隐江湖，成 立了凌霄宫一派。为保护文官一脉，但凡阮家有了新主子，凌霄宫便会派出 文武公子护卫主子。这期间似乎也发生了家族内乱之事，于是凌霄宫订下规 矩，文武公子除了凌霄宫主之外，只听命于自己的主子，终生护卫主子，如果主子身亡，文武公子便回凌霄宫终老。难怪除了我，别人都管不着文昕和子 默。 大多文武公子都比主子年长，主子四五岁始，文武公子就会到主子身边， 文公子陪伴主子读书识字，学习琴棋书画，文韬谋略，而武公子则勤练武功， 保护主子安全。在这阮府里，只有我爹和他的一子二女才有文武公子，就连 夫人也是命令不了的。 我爹，也就是这阮府的主人，虽然官居相位，贵为内阁首辅，但上面不仅 只有皇帝一人，还有东、南、西、北四王。这四位王爷轮流进京辅政，手中

握有 一方兵权，权势通天，但凡内阁所做决定，都要先经辅政王爷审核，才能上报 皇帝。说起来，这位辅政的王爷才算得上是真正的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 我心中一惊，想起前几天我娘对我说明南王进京，这明南王看来就是这 四王之一了。

转眼文昕已经将这府中、城中、国中的各种事情都交代了一番，我暗自纳 罕，这个王朝的制度还真是我前所未闻的。忽听得碧叶在门外说道:“默公子 来了。” 我一抬头，见子默走了进来。他已经换了一身浅灰色衣袍，长发随意地 束在脑后，脸上的脏污已然洗净，左边额头一块铜钱般大小的伤疤清晰可见。 只见他眉目如画，分明是个美貌女子的模样，只是眼中沉静如水，面无表情。 我不由得惊道:“你……究竟是男是女?” 他闻言一愣，看向文昕。文昕笑道:“你不用看我，小姐在火场伤了脑子， 以前的事都不记得了。” 他默不作声，只是沉思。文昕接着道:“此事只有你、我和青荷、碧叶知 道，暂时还不能跟别人说。老爷那里，能瞒一时是一时，只盼小姐能尽快好起 来。” 文昕见我在他和子默身上来回地打量，不由得笑道:“小姐不必疑心，文武公子素来是与主子性别相同的，她自然是女的。” 我大吃一惊，指着文昕道:“那……那……你也是女的?” 文昕失笑道:“我当然也是女的，小姐不知?” 想起初次见她的情形，我还当她对我有男女情意，不由得脸红到脖子根， “呀”的一声倒在了床上。

第三章 家 人（1）

我的身体已经大好，我娘十分高兴。倒是知秋见我身体已好，反倒沉默 下来，似有心事。我有了文昕与子默在身边，顿时觉得无所顾忌。文昕性格 温柔沉静，亲切和煦，如沐春风，子默寡言少语，但对我恭敬有加。这二人虽 然性格差异颇大，做事却极有默契，想必是多年来形成了习惯。 我能说话了，文昕便要恢复我每日的功课，无非是学习诗词歌赋、棋琴书 画。我对古代文学尤其头痛，便以记忆还未恢复为由，不想学习。文昕笑道: “小姐是想偷懒吧，若是平时，文昕也不会多劝小姐，只是这百花盛宴在即，若 再不努力，只怕到时候小姐会力不从心。” 我不由得一愣:“百花盛宴?做什么的?” 文昕正色道:“百花盛宴，三年一度，是当今天子与王公贵族们的选妃盛 事。” 我惊道:“选妃?”正想问个仔细，忽听到门外碧叶道:“紫莲姐姐今日怎 么有空过来了?” 正说着话，碧叶领着紫莲进了门，碧叶见我便笑道:“小姐，二小姐屋里的 紫莲姐姐来了。” 那“二小姐”三字似刻意提醒我。紫莲对我福了福身，柔声道:“奴婢给三小姐请安，三小姐身子可已大好 了?” 我笑了笑，这个丫头在我头一天醒来那天晚上是见过的，虽然是个丫头， 却生得美貌灵秀，对她印象很深。于是笑道:“好了，你坐着说话吧。” 紫莲道:“谢三小姐，奴婢不坐了。我家小姐打发我来瞧瞧，说若是三小 姐身子已经大好，请三小姐下午去静漪园里坐坐。” 我一愣，转眼去看文昕，见她微笑不语，神色安定，朗声道:“好啊，紫莲丫 头去回话，就说三小姐下午一定过去。” 紫莲道:“那真是太好了，哦，对了，方才我来之前，阑公子托我问昕公子 呢，说是那十三部书何时还她。” 文昕笑道:“文阑怎么这么小气，不过借她的书用几日，就急着要。行了， 下午我给她带过去。”

紫莲笑道:“那敢情好，免得奴婢回去不好交差，阑公子臭着一张脸，朱络 又要怨我。奴婢先告退了，三小姐好生休息。” 我笑道:“好，碧叶，送送紫莲。” 碧叶送了紫莲出门，文昕想了想道:“小姐

也该去看看二小姐，小姐伤了 几日，二小姐就病了几日。不过这次她叫小姐过去，恐怕也是为了百花盛宴 之事。” 我连忙问道:“对了，刚才我正想问你呢，这百花盛宴到底是怎么回事?” 文昕道:“百花盛宴原本只是历代皇后或太后举办的宴会，先前只是皇族 的女子们在一起玩乐的宴会。后来一些高官的女儿们也加入其中，联诗弹 琴，十分热闹。太祖皇帝一次无意间闯入百花盛宴，看中了一位高官之女，后 来封为皇后，自此宫中索性将这百花盛宴定为选妃之宴。从前朝起，不但皇 上可选妃，妃位未满的王公贵族们也可以在宴会上选妃。” 我犹疑道:“妃位未满?” 文昕道:“我朝对皇帝和王公贵族的后妃实行的是定额制。皇帝设一后 四妃八嫔十六仪，王爷设一正妃，四侧妃，八侍妾，若妃嫔已满，便不得再纳 妃。当今皇上登基三年，早先的太子妃未登后位便已薨逝，如今皇上后宫之 中只有一妃一嫔二仪，是历代皇帝中后妃最少的。众人皆猜测，此番百花盛 宴，皇帝定会在众多美人中选中一位皇后。” 我心中不禁喟叹，这古代男子总是妃嫔妻妾一大堆，也不嫌烦。突然想 起先前文昕对我说的话，蓦然一惊，道:“难道我也要去参加百花盛宴?” 文昕笑道:“小姐还真是会忘事，堂堂内阁首辅的千金，怎么可能不去参 加百花盛宴?” 我一拍脑门，哀叹一声，暗自咒道:“真是该死，过了几天千金小姐的日 子，就忘了自己是谁了，哪天一不小心变成后宫怨了，到时候怎么死的都不知 道。” 文昕见我一脸烦恼，道:“小姐怎么了?能入主中宫，不知道是多少女子 梦寐以求的事。阮家历代身居高官要职，却独独没有出过一位皇后。这次百 花盛宴，正是小姐一展风姿，名动天下之时啊!” 我将手中的扇子一扔，气道:“我才不稀罕!” 文昕怔住了，涩然道:“小姐何出此言?文昕、子默十三岁便跟着小姐，以小姐的才华美貌，入主中宫是迟早的事。”

我挥了挥手，道:“不是每个人都喜欢当皇后的。算了，这个以后再说。 对了，下午我要去见二姐，可是我连她长什么样子都不记得，怎么办?” “没关系的，二小姐与小姐感情一向很好，你只管去，陪二小姐说说话，没 准能想起点什么。” 想得起什么才怪。我明明是严希

真，不是什么阮家三小姐，我要是真记 得起什么，那可只能是见了鬼了。 下午文昕和子默陪着我去了静漪园，原来我住的地方叫凝香园，是姨娘 们住的园子，阮府里的少爷小姐都各住各的园子，并不和父母住在一起。我 原本有自己的住处，就是被烧毁了的静气园。阮心瑜住的静漪园，与静气园 隔着一个人工湖，围着这个湖还有阮知秋的静风园。走到静漪园门口，对面 的静气园已是一片废墟，可以想象当时的火有多大。 我正望着那废墟出神，却见一个穿粉色衣衫的丫头走了过来，娇声笑道: “呀，三小姐到了，奴婢出来得正是时候呢。”声音湿润柔软，十分可亲，我不 禁向她望去，见她五官精致，温柔似水，竟跟碧叶有几分相似，不由得有些疑 惑。 文昕在我身边轻声道:“这是二小姐的丫头朱络，也是碧叶的姐姐。” 原来如此，我于是朗声道:“朱络，你家小姐身子可好些了?” 朱络轻声道:“唉，服了这几日的药，始终不见起色。奴婢知道是小姐有 心事呢，盼着三小姐早些过来，好好开解才是。” 一边说着，一边进了门，紫莲见我们进了屋，连忙为我们倒茶。我坐下打 量，却不见了子默，正想问文昕，却听到里屋一个声音叫道:“妹妹来了吗?快 进来说话。” 文昕示意我进去，紫莲掀起帘子，我缓步走了进去，见软榻上躺着一个女 子，梳着简单的如意髻，插着一支白玉簪，身上只穿着一件月白的衣衫，脸色 苍白。

第三章 家 人（2）

她虽不及“我”明艳动人，却有着与生俱来的一身贵气，说不出的高雅 端庄，一双明眸漆黑如墨，别有光彩。 她见我便坐起身来，我一看见她，只觉得说不出的亲切，忙上前扶住她， 口中说道:“姐姐身子不好，还是躺着吧。” 她嫣然一笑，道:“我这病，别人不知道，妹妹还不知道吗?老毛病罢 了。”说着坐了起来，紫莲忙上前为她披上外衣。她握着我的手，仔细地打量我，轻声道:“前日里那场大火，可把我的魂都吓没了，幸好你没事，不然姐姐可要后悔死了。” “姐姐怎么这么说?” 阮心瑜抚了抚我的脸，道:“如果当时我没有跟你吵架，一气之下把你一 个人丢在离音阁里，又怎么会……让你吃那么多的苦。这些天，我天天盼着 你来，想去看你，母亲又不让，真是急死我了。” 紫莲倒了茶送给我，低声道:“总算是吉人自有天相，三小姐如今安然无恙，小姐你也不必茶不思、饭不想地过日子了。” 我顿时了然，笑道:“姐姐你这是何苦?舌头和牙齿还有打架的时候，何 况我们两姐妹吵个嘴算什么?我如今不是好好的吗，姐姐可要养好身子，莫 让妹妹担心。” 阮心瑜叹了口气，道:“从小到大，我们都好得很，我的一颗心恨不得分你 一半，姐姐哪里舍得骂你半句?只是那天，你实在是太固执，不然……” 见她说到这里，不由得落下泪来，我心中不禁一慌。我的确不知那日和 她吵了些什么，但见她如此伤心，待我又如此贴心，忙说道:“姐姐千万别这 样，是妹妹的错，不该和姐姐吵嘴，姐姐还病着呢，千万可别伤心了。” 阮心瑜这才笑了，拭了拭泪，说道:“是啊，见了面应该高高兴兴才是，怎 么哭起来了。” “就是，一哭就不好看啦，姐姐这样的美人啊，是人都愿意和姐姐好，姐姐 要常常笑才是。” 阮心瑜点了点我额头，嗔怪道:“死丫头，才好一点就开始贫嘴了。”我自 顾自地笑，却不料她却敛了笑容，淡声道:“妹妹，再过半个月就是百花盛宴 了，恐怕我们姐妹二人这般亲近的日子，没有几天了罢。” 我听她说起百花盛宴，心中不禁有些郁闷，默不作声。只听见

阮心瑜幽 幽地说道:“我和你虽不是一母所生，却自小便要好，在这府里，除了妹妹，再 无第二个知心知底的人。”说着，她走到窗边，望着外边出神。我看着她的背 影，不禁想到，这样美丽大方的女子，在这个时代，万事都由不得自己，真是不 幸。 “我的心事，妹妹向来是知道的，什么荣华富贵，高位权势，对于我来说， 不过都是一场云烟。只是身为阮家的女儿，凡事都由不得自己，反倒不如那 些平民女子，一生淡然，却过得轻轻松松，自由自在。” 我心中一动，原来她也不太愿意去做什么皇帝的妃子。这个女子，还算 是有些主见的。 阮心瑜回过头来望着我，眼睛里竟没有一丝波澜，深不见底。我暗自惊异，却不动声色，只听她说道:“妹妹，这世上的路别人可以选，我们却没得选。 若是我们姐妹都进了宫，姐姐只想求妹妹一件事。” 我应声道:“什么事?” “妹妹切不可为了任何人，失去自己的心性原则。” 我没有做声，只是在想，她说这番话到底是什么意思?是怕以后我们两个会争宠?还是想联合我，与其他人争宠?不对呀，她刚才明明说不喜欢什 么富贵权势，怎么又说出这些话来?对了，她是想告诉我，若是我们都进了 宫，她是绝不会和我争宠的。 她见我沉默不语，柔声道:“好妹妹，姐姐的一番心思，你以后自会明白。 总之你放心，姐姐决不会让你受到伤害。” 我含笑不语，只任她拉着手，静静地坐着。两个人又说了些话，紫莲进来 伺候心瑜服药，我便告辞出来。 我绕湖而行，一路想着阮心瑜的话，不知其意，想得出神，差点撞到一个 人的身上。我吓了一跳，连声道:“对不起。” 那人笑道:“三妹在想什么呢，这般入神?” 我抬头一看，竟是阮知秋。“原来是大哥，小妹刚刚从姐姐那儿过来，看 姐姐身子不好，心中正烦呢。” 阮知秋眼神黯然，叹道:“二妹从小身体就弱，父亲又不让她习武，所以总 是三天两头地生病。”见我满面愁容，复又笑道:“别发愁，璃儿要开开心心 的，万事有大哥呢。走，到大哥屋里去，我有样好东西送你。” 我愣了愣，有些犹豫。他一把拉着我，往静风园走去。我望了文昕一眼， 不得不随阮知秋进了静风园，谁知这静风园与静漪园全然不同，里面七

拐八 弯，转得我晕头转向，只觉得走过了一个颇为幽静的小径，突然见到一座精致 的小木屋。 阮知秋拉着我进了木屋，开心地道:“好了，进了秋风阁，就只有我们俩 了。” 我这才发现，文昕不知何时已经不在身后，心中不由得一慌，急道:“文 昕…… ” 阮知秋将我安置在软椅上，定定地看着我，柔声道:“璃儿，秋风阁文昕不 能进来，你忘了么?□里只有你跟我，我们好好地说会儿话。自打你醒了，我 就没能好好地跟你说话。”他将我的手握在手中，眼神里有一种让我害怕的炽热。

第三章 家 人（3）

我活了二十二年，很清楚那种眼神代表着什么，那是一个男人看自己喜 欢的女人的眼神。我心下大乱，这人不是“我”大哥吗?何以用那种眼神看 着我?难道他们之间还有一段畸恋? 阮知秋有些恨恨地道:“璃儿，我已经求过父亲，不让你去百花盛宴，可是 父亲却相信那个该死的和尚，硬说我们阮家这一代定会出一个皇后，这要怎 么办才好?大哥怎么能让你去那个地方过一辈子?我思前想后，如今……只 有一个办法，只是，要委屈你……”说着，他突然将我抱住，头埋进我的颈窝。 我大惊，急忙推他，叫道:“你要干什么?” 他死命地抱着我，不让我挣脱，口中只是不住地道:“璃儿，你不要怕，乖 乖的，大哥保证不会弄伤你，你是我的，是我的，我决不会把你让给别人……” 我心中大骇，他该不会是想强暴我吧?转念之间，他已经将我抱到床边，我拼命挣扎，无奈他高出我一个头，孔武有力，我哪里挣得过他，只得软语求 道:“好哥哥，你别这样，你疯了吗?我是你妹妹啊!” 阮知秋捧着我的脸，咬牙道:“你不是我妹妹，璃儿，从你十岁开始，你就 很清楚，你不是我妹妹，我不止一次跟你说过，这一生，如果我不能得到你，别 人也休想得到!” 我吃了一惊，这是怎么回事?来不及多想，他已将我扑倒在床，一只手把 我的外衣脱了下来。我只得死命抵住他的双手，双脚不停地乱蹬，想将他踢 下床去。谁料他被我踢了几下，却纹丝未动，嘴唇往我的脸上覆了上来。我 情急之下，只得拼命大叫:“救命啊，放开我，救命啊!” 他急忙将我的嘴巴掩住，我顿时发不出声音。他急得一头是汗，只顾脱 我的衣衫，好在古代女子穿得里三层外三层的，一时半会儿他也脱不下来。 我拼命挣扎，却撼不动他半分，不由得心生绝望，难不成就这样被他强暴了? 千钧一发之际，忽听到后面似有窗户轻微一响，我眼前一花，仿佛蹿进一 个人来，眨眼间，阮知秋忽然不动了，我顿时觉得身上一松。那人将阮知秋一 推，把我一拉，我立刻坐了起来，不住地喘气，抬眼一看，来人竟是子

默。 我正想问她是怎么进来的，门外却突然闪电般冲进来一人，也不说话，直 往子默面门打去。我惊叫出声。子默与那人在屋中缠斗起来，二人身法奇 快，我只觉得眼花缭乱，转眼之间竟然分不清二人的身形，不由得看得目瞪口 呆。这就是传说中的武功吗? 我看得出神，早已忘记自己刚才还身处险境。这还是我第一次见到子默动手，想不到她居然是个武林高手。只是那个人又是谁?看起来他们的武功 好像不分伯仲，我不禁有些担心。这时，一条黑色的人影突然插入二人之间， 二人迅速分开，中间赫然站了一人，厉声道:“住手，你们疯了吗?还是忘了凌 霄宫的宫规?” 子默与那人浑身一震，当即低下头去，不再言语。

第四章 疑惑重重（1）

那冲进来的黑衣人见子默二人不说话，叹了一口气，说道:“我只当你们 是疯了，若是被宫主看到，你们还有命吗?” 我见状不由得大声道:“你别骂子默，她是为了救我。” 黑衣人一见我和阮知秋，面上一惊。方才与子默打斗的人忙走过来，在 阮知秋的身上点了几下，阮知秋“啊“的一声，软了身子。子默见状，连忙将 我拉到她身后。阮知秋望着我，神情竟然万分悲切。 只听得黑衣人道:“子虚，怎么回事?” 原来与子默打斗之人是阮知秋的武公子子虚，难怪他与子默武功相当。 子虚沉声道:“方才我是听到大少爷屋里有人呼救，所以才会担心大少爷 的安危，进来又见大少爷被点了穴，一时情急，才会……出手。” 黑衣人道:“你怎么这么糊涂，就算一时情急，过了几招，也会知道是自己 人，宫规规定，凌霄宫的人决不能与自己人动手，否则……” 子默突然道:“元丰公子不必说了，我与子虚护主心切，才会一时糊涂，子 默愿意受罚。” 我心中大急，正要说话，门外突然来了三个人，其中一人竟是文昕。前头 一人已有四十多岁，脚步急快，神色凛然，进门便喝道:“知秋呢?” 阮知秋浑身一震，面露惧色，跪在地上，低声道:“父亲。” 我听见“父亲”二字，不由得往那人望去，只见他满面怒容，眉头拧成一 团，大声呵斥:“真是逆子!你给我在这儿跪着，没我的同意不准起来。司杞， 你在外面看着!” 他身后走出一人来，应了一声。既是司杞，应是父亲的文公子，那黑衣人 叫元丰，就是父亲的武公子了。我好奇地四下打量，父亲眼睛转到我身上，我 一愣，我还是第一次见到我的“父亲”，想不到居然是在这样的情景下，想到 此，不由得失笑。 众人见我笑了，都惊异地望着我。文昕走上前来，将外袍披在我身上，惊声道:“小姐没事吧?”

我忙收敛了笑容，正色道:“我没事，刚才只是和哥哥闹着玩呢。”阮知秋 抬起头望着我，神色复杂。父亲沉声道:“璃儿，你随我到波心亭来。” 文昕与子默闻言皆是一怔。文昕望着我，眼中似有几分

担忧。父亲走了 出去，我正要出门，只听见耳边突然有一个极为细微的声音说道:“和老爷不 可多说话。”那声音竟似贴在耳边。我回头，只见子默敛下眼去，其他的人仿 佛没听见任何声音似的。 我跟着父亲走了约摸一刻钟，身后不见任何人跟来，心中疑惑却不敢轻 易开口。渐渐听到水声，走过一个路口，眼前突然开阔，只见面前出现一道瀑布，旁边架着一座小木桥。穿过木桥，背后竟有一方八角亭，顶上挂着一块匾 额，上面写着“波心亭”。 走入亭中，水声竟小了许多。亭中别无他物，只有两个石椅。这个地方 倒是挺机密的，不知父亲要跟我说什么。 他在一张石椅上坐下，对我点点头道:“你坐吧。”我依言坐下，仍不敢说 话。只听他叹了一口气道:“你身子无大碍，爹就放心了。知秋这孩子，心眼 不坏，就是性子太拗，我本想等你去了百花盛宴以后，好好地为他寻一门亲 事，他便可安心了，谁知他竟然这般倔强。” 我低头不语，他又道:“好孩子，委屈你了，这些年来，要你守住这个秘密， 爹也是为了你好。若文昕、子默知道你本不是阮家人，恐怕对你就不会这么 尽心了。” 我大吃一惊，我不是阮家人?刚才阮知秋也说我不是他妹妹，难道…… 父亲起身，站立一旁，沉声道:“我和你娘本想这一辈子都不让你知道自 己的身世，谁知五年前会被知秋无意中听到我和你娘的对话，他一直心系于 你，才会把这件事告诉你。爹知道你一直只是把他当做亲生大哥一般对待， 并无男女之情，况且你的身份绝不能公布于众，那对阮家将会是灭顶之灾，所 以爹才会坚持让你去百花盛宴。谁知那孩子竟然那样死心眼，不惜以揭穿你 的身份相威胁，定要我阻止你去百花盛宴。” 我心中暗想，方才阮知秋所说的是，父亲是信了什么和尚之言，说我们阮 家会出一位皇后，所以才要我去百花盛宴;而父亲的意思，仿佛只是为了阮知 秋和我，才会这样做。到底谁说的是真话? 我当下默不作声。父亲背对着我，也未见我脸上阴晴不定，只是接着说 道:“回真大师说我们阮家这一代定会出一位皇后，你和你娘一样，素来知书达理，温柔贤淑，一定懂得父亲的苦心。”

果真是什么江湖术士!我冷笑道:“父亲也算是国之栋梁，饱学之士，怎 么会相信江湖术士之言!” 他猛然转过身来，直盯着我，那眼神颇为惊讶，我不由得一呆。他眯了眯 眼，道:“璃儿怎么这么说?你自小就喜欢在宝光寺里听回真大师讲经，回真 大师是我国第一法师，他一生之中所说之预言从无虚假。这皇后之位原本就 是你向他问来的，他本不愿说，只因觉得与你有缘，才私下告知于你，如今怎 么说出这样的话来?” 我顿时呆住，糕，这下说漏嘴了。“孩儿……也是刚刚被哥哥给气糊涂 了，有些语无伦次……”我勉强圆了过去，脑门上已惊出冷汗。 他看了看我，只是叹了口气。 我脑中转过千百个念头，文昕不在身边，我简直不知该如何应付。转念 一想，不由得心生怀疑，这个消息既是回真大师私下告知于我，那他又怎么知 道的? 他见我没再做声，接着又道:“那天你得了这个消息，高兴得紧，跑来告诉 了我这个预言。我知道你是真心替瑜儿高兴，却为何不愿接受父亲的安排?” 我听得一脑袋糨糊，心想:可不能再开口说话，这一说就是一个洞，到时候补都补不回来，于是紧闭了嘴，不再开口。 他见我一直不说话，突然又道:“那静气园的火燃得十分蹊跷，好好的，怎 么会从离音阁里烧起来?” 我立即道:“孩儿也不知道，文昕已经去查了。” “当时只有你一个人在离音阁，子默应当在你身边才是，为何火烧起来的 时候她居然会不在?你当真不记得火是怎么烧起来的?” 我小心道:“孩儿受了伤，脑子已经有些糊涂了，当时的事全然不记得 了。” 他直直地看着我，似要将我看穿。这个人的眼神如此犀利，深藏不露，精 光内敛，我直觉地感到他对“我”，恐怕不是简单的当做女儿看待。当下慌忙 低下头去，做出一副极度温顺的样子，不再看他。 过了半晌，他才又开口道:“你不记得就算了。不过，你应该会记得上一 次我在这儿跟你说的话。” 我一愣，天啦，我怎么知道你说了什么呀，真想对天长叹三声:“救命 啊!” 我听见他继续说道:“爹要你想尽一切办法，在百花盛宴上，帮助瑜儿夺 得后位!”

第四章 疑惑重重（2）

我闻言不禁心生怒气，既然你们阮家注定要出一位皇后，而且依他所言， 我也不是阮家人，那只需要心瑜去了百花盛宴，她定是皇后无疑，何必还要我 去?当我是什么人?当下忘了自己不能多说话，开口道:“父亲只需要让姐姐 去不就行了，何苦还要我去?” 他居然笑道:“璃儿这是怎么了?难道璃儿不想去看看明南王到底是什 么样的人吗?这次百花盛宴不仅皇上和二位亲王要去，最重要的是，明南王 也要去，这才是爹要你去百花盛宴的真正目的。璃儿，你，一定要成为明南王妃。” 从波心亭出来，我烦恼得要命，为何父亲一定要我嫁给明南王呢?真是 该死!我明明就是严希真，见了鬼才会来这个时空，上了这个身，偏偏这个 “身”的身世还那么复杂，爹不是爹，大哥不是大哥! 当务之急是应该赶紧找回那块牌子。打定了主意，方才抬头四望，不禁暗叫一声“糟糕”，刚才跟着父亲走过来的时候，心里忐忑不安的，根本就没 有记路，这下怎么回去?犹豫之间只得停下脚步，叹了一口气，却听得身后传 来一个声音:“小姐现在要回凝香园吗?” 我吓了一大跳，回头一望，子默竟然在我身后，我惊喜道:“子默，你怎么 在这儿?” 子默道:“小姐进了波心亭，子默必在此守候。” 我一怔，不觉道:“你一直在这儿，那……我方才与老爷说的话，你也听到 了?” 子默望了我一眼，脸有异色，复又平静道:“小姐，这波心亭外有流水声，别说是子默，就算是宫主亲临，恐怕也听不见亭子里的人说话。” 我心中释然，原来如此。这波心亭是这样机密之地，想来只有机密之事才会在这里说，难怪刚才文昕、子默见我要来这里，会如此担心。我笑道:“那 我们回去吧。子默，我不知道怎么走了。” 子默垂首道:“小姐只管一直往前走，子默会告诉小姐。” 我一愣，道:“何必那么麻烦，你在前面带路不就行了。” 子默抬头望了望我，复又说道:“子默要保护小姐安全，不能走在小姐前 面。”说完退后一步，双唇紧闭，不愿再多说话。我只得轻叹一声，任她跟在身 后，缓步前行。 回了凝香园，天

色已晚，文昕已在屋里等我，见我回来，面色一松，道:“小 姐可回来了。”青荷、碧叶奉了茶来，又到厨房去传饭了。我心中烦闷，也不想说话。 文昕担忧道:“小姐没事吧?上次也是老爷找了小姐去波心亭问话，晚上 回来离音阁便失了火，不知道老爷到底和小姐说了些什么。” 我一愣，上次?刚才父亲也说上次是和我说过什么话，应该是要我帮心 瑜夺得后位了，但这跟离音阁失火又有什么关系? 心下正疑惑，只听见文昕又道:“虽说老爷和小姐说什么，我们无权过问， 只是那离音阁失火十分蹊跷，我曾经到火场中去查看，火应是从里面烧起来 的。当时除了小姐，并无第二个人在离音阁……” 我心中一动，问道:“你和子默在哪儿?” 文昕沉然道:“当时二小姐和小姐吵了几句，很是生气，奇怪的是，小姐居 然让我和子默送二小姐回静漪园。二小姐和文阑子言在一起，小姐为何还要 我们相送?” 我呆了呆，那时情形我自然是不记得了，但听文昕的语气，仿佛是我将他 们支开的。可是为什么呢?文昕又道:“我原想，这静气园与静漪园相隔不 远，就算小姐有什么事，只需大叫一声，以子默的身手，要回身护卫小姐根本 不是难事，所以我们便送二小姐回去了，谁知我们刚到静漪园，才说了两三句 话，静气园就着火了。” 我“哦”了一声，原来如此，可是就算是着火，子默要回来救我，应该也不 是很难啊! 文昕沉声道:“子默大惊之下，急忙回身去救你，谁知半途居然会杀出一 个黑衣人。那人内力平常，但招式诡异，前所未见，子默急着要去救你，自是 慌乱，一时之间，竟然久攻不下。” 我“啊”地一声叫出声来，居然有人暗算! 文昕接着道:“子默与他打了不下一百招，我见他只是一味缠斗，突然明 白他是想拖延时间，心中大惊。此时二小姐、大少爷和四少爷也知道静气园 着了火，全府上下都跑去救火，连司杞、元丰都来了。子言、子渊见火势太大， 忙着护卫自己的主子，却独独不见子虚。子默也知道那黑衣人只是想拖住 她，拼着受了一掌，不顾一切，直往火场冲，她心急如焚，一心想救你出来，料 定那黑衣人必不敢也冲进火里去。” 我惊叫一声，火那么大，子默居然还敢往里冲。 文昕又道:“子默冲进离

音阁，那时火势已经大到冲天，众人皆以为你与 子默必葬身火海，谁知子默竟然背着你冲了出来。我见你尚有呼吸，身上也 没有明显的伤痕，心中才算是松了口气，倒是子默，气息紊乱，多处烧伤……” 我气血翻涌，心中微恸，竟不知子默为了救我，吃了这么多苦。 文昕接着道:“大家都忙着救你，我却突然看到了子虚，他脸色平静，似没 事一般。我心中疑惑，见他一直盯着火场中出来的子默，隐隐觉得不安。” 我惊讶道:“你怀疑他?他与你们不是同门吗?” 文昕道:“我们虽是同门，但入阮府之前，从未曾见过面。我进凌霄宫时， 他已经随大少爷进了阮府。宫主说子默虽是女子，却是百年难遇的练武奇 才，所有武公子中，子默天赋最高，只需假以时日，定是武公子之冠。子虚在凌霄宫‘子"字辈武公子中，资历最老，当然是不服气的。” 我恨恨道:“不服气就要设计害人?这也太过分了。” 文昕黯然道:“这也难说。凌霄宫宫主之位，历来都在文武公子中选拔， 子虚心高气傲，怕是早有觊觎之心。” 我愤懑不已，想不到这个子虚竟是个心胸狭窄的小人，怒道:“他也太恶 毒了，不如将这件事告诉你们那个宫主，早些把他换回去，免得在这儿生事!” 文昕失笑道:“这怎么可能。文武公子都是主子们自己选的，宫主可没这 个权力换。再说……这件事我也只是怀疑，还没有确切的证据。那日火灾之 后，子虚便出了府，我跟了他几日，也没发现有任何异常，心中也的确是百思 不得其解。” “这么说还不能确定是子虚所为?” 文昕道:“火的确是从离音阁里面烧起来的，子虚没有小姐的允许，是无 论如何也不可能进离音阁的，所以，他若要放火，可能性也不大。” 我没有说话，既然不是他放的火，又会是谁呢?难道是那个黑衣人? 文昕道:“我也怀疑过可能是那个黑衣人，子默说那黑衣人只以古怪的招 式与他缠斗，并不催动内力，可能是怕泄露自己的武功来历。但离音阁外有 玄音阵相护，除了凌霄宫的人，没有人可能靠近离音阁。” 我暗自叹道:“这可就奇了，那黑衣人难不成也是凌霄宫的人?咦，什么 叫玄音阵?” 文昕道:“玄音阵是凌霄宫自创的八大阵法之一，只传武公子。主子们园 子里的主阁都会摆下一阵，除

了武公子，谁也进不去。” 我心念一动，难怪阮知秋带我进了秋风阁，文昕便不见了，原来是进不去。可子默却能及时冲进来救我。想必那秋风阁也是摆了阵的。

文昕又道:“方才大少爷带小姐进了秋风阁，我心中着急，但不懂解玄风 阵，所以只得一边让子默进去看看，一边去请老爷过来，幸好子默愿意以身犯 险。” 我不禁奇怪道:“我与大哥进了秋风阁，你着什么急?难道你知道大哥会 对我不利?” 文昕怔了怔，犹豫道:“这……大少爷一向对小姐……甚好，只是为了百 花盛宴之事，屡次与老爷、小姐起冲突，我是怕，小姐又与大少爷吵起来。” 我叹道:“算了，这件事恐怕一时半会儿也弄不清楚。今天也晚了，有什 么事，明天再说吧。”我四下张望，突然想起随我回来的子默不知去了哪里。 她时常神出鬼没，让我好生奇怪。 文昕道:“上次之后，子默会加倍小心保护小姐。小姐歇着吧，这里是凝 香园，那人纵有天大的胆子，也不敢到这里来生事的。”

第五章 静日生波（1）

从那天以后，阮知秋被父亲禁了足，一个月不许出静风园，想必是父亲怕 他再做出什么事来。我心中暗叹，这阮知秋对“我”如此痴心，只怕是一江春 水要付诸东流了。 我娘似十分担心，她虽嘴上不说，心里却猜出了七八分，只是望着我叹 气。阮心瑜过来看了我几次，她身体已经没什么大碍，只是奇怪阮知秋为何 会被禁足。百花盛宴在即，她显得忧心忡忡。 我整日在屋里呆着，无所事事，文昕给我选的书，我一个字也看不进去。 文昕无奈，只得叹道:“小姐这般心烦，只怕有害无益啊，不如我陪小姐去翠微 山走走吧!” 我眼睛一亮，翠微山?听名字应该是个风景名胜之地，立刻笑道:“好，在 这里不被闷死，也会被烦死!”转念一想，我一个千金小姐，能随便出门吗? 碧叶嚷道:“啊，小姐又要跟昕公子出去玩了，每次都不带碧叶去!” 每次?看来这小姐倒是常常和文昕出去，当下喜道:“行，这次带你去!” 碧叶大喜道:“真的，小姐要带碧叶去?” 文昕一愣，道:“小姐要带碧叶出去，恐怕要先请示夫人。” 我叹道:“这么麻烦?” 碧叶道:“不麻烦不麻烦，多一个人好照应嘛。” 文昕笑道:“是多你一个人，多一些麻烦吧。” 碧叶嚷道:“谁说的，我一定会好好伺候小姐的。” 我于是带了碧叶去请 示我娘。她没有多说，只说要注意天色，不要太晚回来，嘱咐碧叶好生伺候， 便忙着与管家商量修复静气园去了。看起来，“我”可能是时常出门的。 一行三人高高兴兴地出了门，我方才想起子默没有跟来。“子默呢?叫 她一起去。”自从上次子默在秋风阁救了我，我觉得她可靠又可信，也就不再 计较她的寡言少语，凡事都想让她跟着。 文昕道:“我已让青荷通知她了，我们先走，她自然会赶来。” 我放下心来，坐了马车一路疾走。碧叶是个贪玩的丫头，一路上大呼小 叫的，看什么都觉得新鲜。我也是第一次出门观光，看到街上店铺林立，热闹 非凡，想着这天子脚下的京城还真是繁华。 不一会儿马车便出了城，来到一座幽静的山下。文昕让车夫在山下等 着，我们三人慢慢地往山上走

去。这翠微山原本叫仙湖山，离天京只有二里 地。山不算高，风景秀丽，奇的是山顶上有一个如明珠般的天然湖泊，一年四 季温暖如春，苍翠无比。太祖皇帝最喜欢来此山游玩，并留下了“翠幽清灵， 微香四溢”的字句，因此改名为“翠微山”。 我与文昕、碧叶一路上说说笑笑，打打闹闹，倒也不觉得疲累，连日来的 烦闷清除了不少。上山的路凿得很宽敞，想必是因为皇帝时常来玩的缘故。 只过了一个钟头，我们便走到了山顶。山顶仿佛是被人平削去了尖顶的宝 塔，竟十分平整，中间是一个约足球场大小的湖泊，湖水翠绿如玉，四周长满 了花草树木，微风袭来，花香阵阵，果真是个人间仙境。 我不禁大叫一声:“爽啊!” 碧叶好奇道:“小姐，爽是什么意思?” 我笑道:“爽，就是舒服啊!哇，如果能在这个地方住几天，真是神仙也羡 慕哦!” 忽听一人道:“那还不容易，本公子就陪小姐在这里住几天，保证小姐再 也不想回家。” 我定神一看，对面走来一个身着锦衣华服的男子，身后跟了十多个人，都 是家丁打扮。他笑得不怀好意，一双桃花眼在我身上放肆地打量，眼神挑逗， 举止轻浮。 我不禁沉下脸来，冷声道:“你是谁?” 他哈哈大笑，道:“阮小姐还真是贵人多忘事，这么快就忘了你我在天香 苑之约吗?不过本公子可是记得很清楚，我说过的，这笔账我一定会讨回来 的。” 我一愣，这个人认得我，难道以前和他结过怨?好女子不吃眼前亏，他们 人多，子默这会儿不知道在哪里，还是不要和他起什么冲突才好，于是假意笑 道:“这位公子一看就是海量之人，小女子以前若是多有冒犯，还请公子见 谅。” 他走到跟前，欲伸手来拉我，却被文昕挡住。他一双眼睛色迷迷地在我 身上打转，讪笑道:“小姐若是愿意，不如我们两个坐下来，把酒谈心?” 文昕沉声道:“汪公子，你还嫌我家小姐上次那一脚没把你踹够吗?”

第五章 静日生波（2）

汪公子勃然变色，恨恨道:“闭嘴，你算什么东西?我告诉你，今天我还真 就想好好回报小姐上次那一脚……”说完他迅速拉住了我的手臂。碧叶惊叫 一声:“快放开我家小姐!”对着汪公子扑了过去。汪公子闪避不及，只得松 开了我。文昕右手已搭上我的腰，我身子一晃，眨眼间我们居然已经在十米 开外。汪公子气急败坏地大叫道:“快，快抓住他们!”那十余人迅速围了上 来，我情急之下大叫:“碧叶!” 文昕恍若未闻，只是拉着我，东转西转，那十余人竟拦我们不住，眨眼我 们已下到半山。我心中惊疑不定，感觉像在坐过山车，头都晕了，连忙叫道: “停，停，停下。”文昕见我气息不稳，只得停了下来，关切道:“小姐没事吧?” 我不停地喘气，气道:“你、你怎么把碧叶一个人……留在山上?快 去…… 救她!”

文昕笑道:“原来小姐是担心碧叶，你放心，那些人抓不住她的。子默应 该就在附近，她听到打斗之声，必然会去相助。” 我急道:“不行，你赶紧去看看，要是碧叶有什么不测，我……反正我在这 儿他们也抓不到我，你跑得快，快去救碧叶，不然我可要生气了。” 文昕想了一想，四下张望一番，只得无奈道:“那好吧，小姐不可四处乱 走，此处是官道，应该不会有大碍。” 我喘着气，不住地点头，推她快去。她叹了口气，展动身形，眨眼已在十 米之外。我看得发呆，刚才见她拉着我一路狂奔，连气都没喘一下，可见也是 懂得武功的。我原以为文公子只学琴棋书画呢，竟不料她也是个武林高手。 刚松了一口气，忽听到身后一人笑道:“凌波微步，好高明的轻功，原来姑 娘是凌霄宫的人。” 我猛一回头，前面站了三个人，中间一人着月白锦袍，身材高大，气宇轩 昂。他剑眉星目，面如冠玉，轮廓分明，竟是个美男子。左右分立一人，肃穆 恭敬，腰有佩剑，应该是他的护卫。 他见我回头望他，不由得一怔，眼中分明有惊艳之意，精光一闪，复又笑道:“姑娘好身手。” 我见他们三人皆不是等闲之辈，怕又是“我”惹来的

什么仇家，当下暗暗 移动身形，防他们会有所动作，嘴上轻声道:“这位公子你搞错了，我不是凌霄 宫的人。” 他脸色未变，道:“哦?姑娘这么说，难道是在下看错了，刚才那位公子使的不是凌波微步?”

我见他口口声声称我“姑娘”，应该是不认识我的。他衣饰虽然简单，却 不平凡，身边又有护卫，想来非富即贵，当下正色道:“公子说笑了，我们不过 是平凡人家，哪里会什么波什么步。只不过刚才在山上遇到一伙强盗，我的 护卫心急才会拉着我快跑，但凡人逃命之时，必然是会跑得飞快。” 他沉声道:“姑娘说的强盗，可是你身后之人?” 我回头一看，大惊失色，那汪公子果然近在咫尺。我想抽身往回跑，已经 来不及了，他一把将我拖住，扯进怀里，一张脸涎笑着凑了过来。我挥手就 打，他死死地将我圈住，哈哈笑道:“美人儿，我看你今天还往哪儿跑!” 我拼命挣扎，四下张望，大声叫道:“文昕，子默!” 汪公子笑道:“你不用叫了，这会儿他们都在山上和几十个人打架，忙得很呢，今天少爷我为了你，可真是下了不少本钱，找了几十个高手来请你，这 下你可满意了吧?” 我不禁气极，又奈何他不得，只得努力吸气，想让自己平静下来。这会儿 跟他硬来可不是办法，得让他放松警惕，再找机会逃跑。我不自觉看向先前 那三人，他们竟然纹丝未动，不由得气道:“喂，你们这些人，怎么见死不救 啊?” 美男子微微一笑，道:“姑娘是在问我吗?可是在下与姑娘非亲非故，为 何要救姑娘?” 我大声叫道:“那你也可以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啊!你眼见一个流氓欺负 一个弱小女子也不出手，算什么男人!” 美男子笑容未变，他身后的二人闻言却脸色惊异，手握佩剑，似已按捺不 住，无奈那男子不曾开口，他们不敢妄动。我一见有门，立刻接着大声叫道: “喂，我看你也是个有身份的人吧，如果被别人知道，你眼睁睁地看着一个流 氓强盗欺负一个弱女子却不闻不问，看你以后还怎么在这世上混!” 汪公子怒道:“你给我闭嘴!喂，这小妞儿是我看上的，你们有什么资格 跟我汪世仁抢?识相的走远一点，不要妨碍本公子办事!” 那美男子似乎有了点兴趣，低笑道:“汪世仁?原来是当朝一品汪朝阳大 人的公子，难怪如此嚣

张。” 我急道:“喂，他老爹是大官又怎么样?我老爹也是大官，谁怕谁?你不 如帮我一把，我保证有你的好处。” 那美男子闻言，抬眼直看向我，双眼明亮，似有笑意，道:“那姑娘准备给在下什么好处呢?”

第五章 静日生波（3）

我一时愣住，什么好处?对了，无非是重金酬谢，钱嘛，谁不爱呀，于是大 声叫道:“你若是救了本姑娘，我爹一定好好谢你，你要多少钱都行。” 汪世仁见我们一问一答，全然没将他放在眼里，恼羞成怒地大叫道:“闭 嘴，死丫头，这次看你还怎么牙尖嘴利!”他拖着我想往山下走，我情急之下， 一脚往他的胯下踹去，谁知竟被他躲过。“哈哈，死丫头，还想用这一招，不管 用了。” 我趁机死命地踩他的右脚，他大叫一声，跳了起来，我心中一喜，撒腿就 跑，却忘了他早已将我的双手绑在他的腰上，我这一跑，反倒一个趔趄，摔倒 在地上。他气急败坏，将我拖了过去，一只手环住我的脖子，大声吼道:“死丫 头，竟敢踩本少爷，你还敢跑，看我怎么收拾你!” 我摔了一下，又被他制住，几乎喘不过气。此时突然听见一声呵斥:“放 开她!”我定睛一看，妈呀天呀上帝呀，子默终于来了，忙惊喜道:“子默，快救 我。” 汪公子一见她，似有畏惧，突然抽出一把匕首，比在我的颈边，大声叫道: “又是你，你走开，不然我就……杀了她!” 我被他勒得有些喘不过气，脑子却没有停下，如今我的左边是美男子，右 边是子默，子默见汪世仁拿出刀来，双眼一眨不眨地盯着她，不禁有些忌惮， 又不知对面那三人是何身份，她不敢妄动。除非有人引开汪世仁的注意力， 不然恐怕子默未必敢轻易出手。 于是我又笑道，虽然笑得难看:“喂，那个谁，你就不想名利双收吗?你救 了我，博得路见不平、拔刀相助的好名声，还可以……咳咳，可以得到重金酬 谢，咳咳……还不动手?”我大声地和他说话，只盼着那汪世仁能将注意力转 到他的身上。 那美男子脸色一动，笑道:“姑娘当真不是一般女子，这般情形之下居然 还笑得出来。既然如此，那在下就帮姑娘一把。”话音未落，我只觉得眼前一 花，转眼之间我居然到了他的怀里，那匕首正被握在他手中把玩，汪世仁则趴 在地上痛苦地哀号着。 他一张俊脸近在眼前，我不由得呆住。那眼睛似笑非笑地看着我，以前 我还以为自己

有定力，遇到帅哥决不会变花痴，想不到真遇到了却全然不听 使唤了。 只听碧叶惊叫声起:“小姐!”那声音不亚于发生了五级地震。 我急忙挣脱他的怀抱，尴尬地站到一旁，见文昕、子默和碧叶都面有异色。我连忙跑过去叫道:“你们没事吧?”

文昕将我拉到身后，对那美男子拱手道:“多谢这位公子救了我家小姐， 不知公子如何称呼?” 那美男子道:“不用谢我，只是……举手之劳。” 我连忙道:“要谢，要谢，好歹你也救了我的命，怎么能不谢呢?” 那美男子眼光闪动，微微一笑，道:“姑娘若一定要谢，不如……以身相 许，如何?” 我一愣，只听文昕沉然道:“公子请见谅，非是我家小姐不愿报恩，只是小 姐早已许配人家，恐怕与公子无缘了。” 那美男子脸色未变，只“哦”了一声，道:“若是如此，在下就不强求了。” 我不由得张大嘴看着文昕，她的这个理由还真是滴水不漏啊。又听得文 昕道:“多谢公子，请问公子尊姓大名，改日我们定登门道谢。” 那美男子道:“不必了，既然我要的东西没有，其他的要来也无用。我们 走吧。”说完转身往山上走去。 他们走得远了，碧叶才叹道:“哇，这位公子好俊哪。” 文昕沉声道:“身手更俊。” 回去的一路上，文昕沉默不语，我知道她定是怀疑那美男子的身份。想 起方才她拉着我疾跑，我问道:“文昕也会武功么?” 文昕怔了怔，道:“我是文公子，怎么会武功?” 我疑惑道:“那你刚才那个轻功，是不是叫凌波微步?” 文昕双眼一亮，道:“小姐知道凌波微步?是不是想起了什么?” 我叹道:“不是，是刚才救我的那人说，你使的是很高明的轻功，叫凌波微 步，还问我是不是凌霄宫的人。” 文昕一惊，道:“他当真这么问?我的确会凌波微步，这是凌霄宫的上乘 轻功，所有的文公子都会学习，我也只会这一招而已，此乃逃命之技，只在危 急时刻才会使。” “是这样。刚才救我那人看上去好像是个高手，子默，你觉得你跟他谁更 厉害?” 子默道:“二百招之内，难分胜负。” 文昕道:“你觉得他有没有可能是那个黑衣人?” 子默道:“他一招就制服了汪世仁，我虽看得清他如何出手，却看不出他的武功来历。像他这样的高手，在京城没几个。”

第五章 静日生波（4）

文昕想了想道:“没错，能跟你打到一百招以上的，除了武公子，京城之内 不出三人，他会是谁呢?” 我崇拜地看着子默，道:“他动作那么快，你也看得清，真是厉害。对了， 京城有哪三人能打得过你?” 文昕道:“一个是亲卫军统领云在天，此人师承玄武派，是黄乙真人的大弟子，内功深厚，京城内恐怕无人能及。另一个是天威将军府的褚复，这人来 历不明，一身武功却是出神入化，深不可测，凌霄宫只查到他与十年前消失的 铁血门有些渊源。” 子默皱了皱眉，道:“但这二人武功均是刚猛一派，以纯厚内力见长。看 刚才那人出手，翩然如风，动静之间全无痕迹，似乎并不太像是他们其中一 个。” 文昕道:“静气园失火后，我曾经暗地查过他们，当日云在天在玄天宫内 值班，而褚复陪着天威将军往九方城巡查，并不在京城，他们二人都不大可能 是那晚的黑衣人。今天见的那人，出手如此快，恐怕武功还在他二人之上。” 我想了想道:“这样的话，我倒觉得他不会是那黑衣人。” 文昕道:“为何?” 我正色道:“不管那黑衣人究竟是想害我还是子默，必然是知道我们身份 的人，那他刚才肯定不会出手救我。” 文昕道:“小姐这么说倒有些道理，只是这么长时间都查不出那黑衣人是谁，文昕有些急躁了。” 我笑道:“这也是人之常情嘛。哎，对了，刚才你不是说京城之内有三个 人能打得过子默，刚才说了两个，还有一个是谁?” 文昕笑道:“那个人就更不可能了。” “为什么这么肯定?” “因为那第三个人，是当今天子，皇帝陛下。” 我“啊”地惊叫出声，脑中似乎灵光一闪，脱口问道:“刚才那个，你们说， 会不会是皇帝?” 众人脸上皆是一惊。文昕叹道:“不错，看他的容貌气度，的确非富即贵。 如今皇族之中，除了皇叔昆王习武以外，就只有当今天子。方才那人的年纪 最多不过二十多岁，绝不会是昆王，那十之八九会是皇帝。” 我一拍额头，哀叹道:“哎呀，不会真的是他吧。对了，文昕，你猜他会不会知道我们是谁?”

文昕道:“凌霄宫与阮家的关系，天下皆知。他既然已看出我是凌霄宫的 人，恐怕不难猜出我们的身份。” 我气道:“当皇帝就好好当皇帝呗，没事练什么武功呀!” 碧叶扑哧一笑:“小姐，你这样说皇上，到了百花盛宴，你要再看到他可怎 么办哦。” 我拧着脸道:“怎么办?凉办，就当不认识好了。” 碧叶笑道:“不会吧，不知道刚才是谁看人家看得发呆了呢。” 我扑过去打她，口中叫道:“死丫头，就知道贫嘴，看我怎么收拾你。”碧 叶一边笑着，一边躲闪，马车里空间有限，但她左拧右扭的，我竟抓她不住。 文昕忙拦住我道:“好了，好了，碧叶你也别闹了，小姐还是歇歇吧。” 子默忽然跳出马车，扔下一句:“我去看看。”转眼就消失了。 我想着方才那美男子出手救我，当真是不费吹灰之力，不由得烦躁起来。 如若他真是皇帝，百花盛宴上我必定会再与他碰面，到时该怎么办才好?正 烦恼着，不觉已到了阮府。回了凝香园，子默居然早已经在屋里等着我们了。 文昕见他神色凝重，不禁也有些不安，“查到什么了?” “他进了重华门。” 文昕“啊”地叫了一声，眉头紧锁，没再说话。我好奇地问道:“重华门是 什么地方?” 文昕道:“皇宫北门。” “皇宫?那他……真是皇帝?” 、

第六章 百花盛宴（上）（1）

这事之后，阮修之不再让我出门，只说百花盛宴在即，需要在家里好好准 备。我只得每日呆在凝香园里，看书打发度日。 只有一件事比较奇怪，从翠微山回来之后，我每天总是觉得身困心乏，老 是想睡觉，而每次睡着就会做梦，梦见一个小女孩在漂亮的园子里读书识字， 练琴画画。那梦中所学之书，所练之琴，所画之画，竟如真的一般，就算是醒 了，也记得清清楚楚，仿佛是自己亲身经历。 文昕每天陪我看书弹琴，我虽然一窍不通，但也觉得有趣。这天，文昕找 来琴谱，让我多加练习，我好奇地接过一看，不由得气馁道:“我看不懂，怎么 办?” 文昕叹气道:“小姐当真是把什么都忘了，这可怎生是好?还有七日便是 百花盛宴，到时小姐要拿什么去献艺?” 我笑道:“没得献就不用献咯，有什么关系?我又不想当皇后。” 文昕无奈，叹道:“算了，小姐还是看看琴谱吧。这本琴谱是小姐和文昕 花了一年时间才整理出来的，普天之下只有小姐和我知道。” 我惊道:“还是原创?” 文昕不解道:“原创是什么?我只知道这本琴谱费尽了小姐的心血，一切 都为了这百花盛宴。那静气园着火，小姐平时所用之物皆付之一炬，只有这 琴谱，一直是文昕随身收藏，才不至于被毁。” 我心中一喜，乐道:“那文昕是会弹的吧，不如你先弹给我听听，说不定我 能想起什么来呢?” 文昕笑了笑，道:“好吧，我先弹一段，小姐听听。” 文昕将琴放在案上，凝神静气，十指轻弹，琴音如流水一般倾泻而出。旋 律清澈，如空谷回音，婉转起伏，听得我心旷神怡，弹到后面，我却有种说不出 的熟悉感，猛然想起自己昨夜仿佛在梦里练过这个曲子，不由得一怔。 我走过去，坐在案几边，看着琴发呆。文昕见状，停下问道:“小姐，要 练吗?”

我也不说话，双手往琴上抚去，指法灵动，犹胜文昕。文昕见状大喜:“小 姐，你想起来了吗?” 一语惊醒，我何时会弹琴了?难道那梦有古怪?当下心中惊疑不定，不 知如何是好。 文昕大喜道:“太好了，

小姐的记忆在慢慢恢复了。我去找以前小姐读过 的诗词书画给小姐看看，说不定还能想起点什么。” 我犹自发愣，文昕已将书画摆满了一桌子。我翻翻看看，竟有许多是在 梦中见过，更加疑惑了。文昕殷切地看着我，急切地问道:“小姐可想起了什 么?” 我呆呆地道:“文昕，我以前最喜欢的书可是这本《无香集》?” 文昕双眼一亮:“正是，《无香集》是前朝才女郭无香所作，小姐平日最爱 她的诗了。” 我又指着一幅图道:“那‘秋霜图"可是二姐与我一起画的?” 文昕喜道:“是啊，这画本来在二小姐那里，前些日子我去要了来，想给小 姐看看，希望小姐能想起点什么来，没想到小姐真的记起来了。” 我一屁股坐了下来，一脸苦闷，难道我在梦中恢复了阮心璃的记忆?是 不是就不会再变回严希真，而从此成为真正的阮心璃?一想到这一点，我就 心惊肉跳，这个阮心璃的身世这么复杂，哪有做严希真来得自在逍遥? 连续三天，我一直在梦中恢复阮心璃的记忆，奇怪的是，三天以后，我竟 不再做梦了，这才略略放下心来，与文昕商量怎样才能躲过百花盛宴。 文昕道:“我已经打听过了，此次百花盛宴，皇上、渭王、汝王和明南王都 会前去。渭王与汝王是皇上亲弟，府中妃妾虽未满却也不少，此番选妃只是 凑个热闹。明南王是接替宁西王进京辅政的，除了皇上之外，就数他最需要 防备。” 我心中一动。明南王，是了，父亲曾说我一定要嫁给明南王，于是皱眉问 道:“明南王是个什么样的人?” 文昕沉吟道:“说起这明南王倒是个人物。他是前明南王的第八子，母亲 是南方边境的蓝族第一美人，虽是庶出，但自小聪明过人，文韬武略，无所不 通，十八岁便继承王位，在位已有八年，在东南西北四位异姓王爷中，他是年 纪最轻的。此次是他第一次进京辅政，少年得志，意气风发啊。” “异姓王爷?他不是皇族?” “东南西北四王的祖先，曾随太祖皇帝征战天下，战功赫赫，天垠朝自建 立以来，便封四王，分守四方，爵位世袭罔替，握有一方兵权。四王轮流进京 辅政，五年一换，四王联合，有弹劾君王之权。” 我皱眉道:“那明南王没有妃子吗?” “民间传言明南王不好女色，府中只有一位侍妾，是他奶娘之女，从小一 起长

大，感情甚笃。太王妃屡次劝他早立正妃，但他却不为所动。” 我心想:这明南王还算是个长情之人，不由得叹道:“既是如此，又何必来 百花盛宴?” “以我之见，他非是不娶，只不过是未曾找到合适之人。此人心机深沉， 谋略过人，对于正妃之位不会那么轻易予人。此次进京辅政，有机会进入皇 权中心，不排除他以婚姻为饵，借机拉拢朝中之人，建立自己的党派势力。” 我怔了怔，阮修之要我嫁明南王，难不成是想拉拢明南王，成为他的人? “明南王与父亲可有交情?” “明南王首次进京，哪会与老爷有什么交情?不过据说十五年前，老爷曾 为了辽东王之事，与前明南王有过过节，事实究竟如何，我就不得而知了。” 有过节?那就是有怨了?那为何阮修之还要我嫁明南王?我想了半天 不得其解，只得问道:“算了，那些事不管了，你只说，我要怎样才能不被选 中?” “小姐可想清楚了?如果在百花盛宴不被皇上或是任何一位王爷选中， 小姐以后若想要寻得一位好人家，可就难了。” 我嬉笑道:“那有什么关系?找不到我喜欢的，不嫁也无所谓。” 文昕惊异地看了我一眼，只得道:“如此……好吧。这次百花盛宴共有美 人十八名，先要进行联诗会友，即皇上出一句诗，依座次联句，考的是各位美 人的文采。” 我笑道:“这个没关系，反正我也没什么文采，到时候我只需要随便说几 句普通的就行。还有呢?” “用过午膳后，要休息一个时辰，方才进行献艺，十八名美人要一一献出 自己的绝技。”

第六章 百花盛宴（上）（2）

“我献什么艺?” “先前我与小姐整理的曲子，便是小姐要献之艺。” 我恍然道:“弹琴?不行，那个太好了，弄个普通的来。” “这……琴棋书画，小姐历来以琴艺最佳，书法稍弱，那就……写一幅字，如何?” 我心中暗想，书法，不行啊，老爸天天逼我练书法，在省里都拿过几次奖。 “还是不行，再想个普通点的，比如大家都不屑做的那种。” 文昕苦笑道:“这个……美人献艺，无非就是琴棋书画，歌舞曲乐，小姐十几年来每天勤学苦练，可是样样在行啊。” 我不禁有些泄气:“那可怎么办?”心念一动，不禁乐道:“有了，到时我只 需再作首诗就行了。” 文昕愣住，道:“小姐这是……” 我得意道:“你想啊，上午才联过诗，下午又作诗，偏偏作的诗又不怎么 样，那他们岂不是失望透顶?好了，文昕，你的任务就是帮我做一首简简单 单、普普通通的诗就可以了。” 文昕哭笑不得，只得答应，忽又道:“小姐，你所学之武功，现今可还有想 得起来的?” 我惊道:“我会武功?什么武功?” 文昕道:“阮府之人皆要习武，小姐自然也是会的，只不过不像子默那般 精通罢了，只有二小姐自小身体不好，才没有学。小姐所学惊鸿十八式，是凌 霄宫最佳防身之技，无需深厚内力催动，只需施展身形步法便可于万人之中 自保。这些日子以来，我见小姐从未曾用过武功，想来是记不得了，这样更 好，内宫美人不得有习武之人，我原本还有些担心，怕小姐会露出破绽，如今 你既然已经忘了，反而无所顾忌了。” 我沉默不语，心中却惊讶万分。想不到我居然也会武功，可是我做了那 么多梦，怎么没有一个是和武功有关的呢? 百花盛宴这天一大早，老爷、夫人早早地将我们叫起，仔细叮咛，唯恐出 错。用过早饭，我与阮心瑜、紫莲、青荷、朱络、碧叶和文武公子一起到了重华 门。门前车马攒动，人流如织，却也井然有序。文阑、文昕去宫门递了名帖， 将我与阮心瑜的美人名牌领了回来。我见那名牌有巴掌大小，白玉所造，上 饰有花草图案，我的名字镂刻其中，甚为精致，不由得仔细把玩，心想:如

果将 这玩意儿拿回二十一世纪去，不知会不会是无价之宝? 阮心瑜见我拿着牌子傻笑，笑道:“妹妹笑什么呢，这牌子就是你的身份， 千万要小心保存，进了春熙宫，就记得别在腰间，不要弄丢了。” 一行人坐着马车进了重华门，便不能再坐，须步行前往春熙宫。时值春暖花开之季，宫墙之内万木逢春，百花竞放，香气扑鼻，令人神清气爽。领路 的宫女恭敬地前行，阮心瑜携了我的手慢慢跟着，不时也会看到前来的美人。 我好奇地东张西望，觉得这皇宫之内虽不像我想像的那样阴冷，却也空洞寂 寞，但见那些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子，争相将自己一生的命运交付给这高墙 之内的弹丸之地，不知是可叹还是可悲。 大约走了半个时辰，前面出现一排朱漆木门，门口站着不少侍卫，进进出 出的宫女不计其数。来来往往的人虽多，却并不忙乱，悄然无声，我不禁乍 舌，这宫中的管理想来是非常严格的。 阮心瑜被安置在梅香苑，我在芙蓉苑，两苑并不相邻，中间隔了幽兰苑和 蔷薇苑。我与青荷、碧叶、文昕、子默进了芙蓉苑，里面有一厅两房，房内墙壁上皆有芙蓉花彩绘，栩栩如生。左边房内是我休息的地方，右边是随侍人员 休息之地。 我好奇地四下张望，这里不愧是皇宫，所用之物皆精致漂亮，雍容华贵。 文昕道:“小姐，一会儿联诗会友，每位美人只能带一个丫头进去，我换了女 装，随你去吧。” 我喜道:“好啊，你穿上女装，定是个大美人，一会儿说不定哪个王爷看上 你了，也好寻一门好亲。” 文昕哭笑不得:“小姐，唉，你真是……” 我推着她赶紧去换装，青荷、碧叶在一旁偷笑。子默四下打量了半晌，才 沉声道:“春熙宫守卫森严，这芙蓉苑四周无物，又离牡丹园最近，是最安全之地。” 我笑道:“子默这下可以高枕无忧了。哎，为啥离牡丹园最近就最安全 呀?” 只听得文昕道:“牡丹园是太后与皇上休息之地，自然有重兵把守。”我 循着声音望去，文昕身着一身淡绿衣裙，头发挽成髻，别着一朵珠花，顿时显 得妩媚动人。 我不禁叹道:“真是漂亮，文昕你以后就穿女装好了。” 文昕脸上显出一抹微红:“小姐别拿我开心了。” 我又瞧着子默道:“子默，你不如也换了女装，肯定倾城倾国。” 子默皱着

眉，嘴动了动，微有怒气却没说话，径直走了出去。我不由得笑道:“呵呵，生气啦，干吗一天到晚绷着个脸，你不换装啊?” 文昕道:“小姐别闹她了，我们还是商量一下联诗会的事。” 我懒懒地歪在床边，叹道:“有啥好商量的，到时候尽量不惹人注意就行 了。” 青荷道:“小姐可是天京第一美人，想不引人注意，恐怕?难哦，再说…… 皇上还救过小姐。” 我一激灵，赶紧坐了起来。这时旁边苑门有声音传来，是蔷薇苑里来人 了。不一会儿，子默进来，文昕问道:“蔷薇苑里住的何人?” 子默道:“天威将军之女，赫连闻英。” 我正想问这赫连闻英是什么样的女子，却见一宫女进来， 身道:“请阮 美人到百花园候驾。” 文昕讶异道:“这么快?请问那梅香苑的阮美人可是过去了?” “这……奴婢不知，是皇上身边的倪公公来传话，请芙蓉苑的阮美人去百 花园。” 我心中一惊，皇上身边的人来传，是何意?只听得文昕道:“请这位姐姐 稍候，我家小姐整整妆容。” 那宫女应声，立在门外等候。文昕将我拉进里屋，轻声道:“小姐，按理 说，联诗会应该还有半个时辰才会开始，这会儿皇上居然传你去百花园，不知 是何用意，莫非是因为那日翠微山之事……小姐要小心应对才是。” 我笑道:“我知道啦，伴君如伴虎嘛，我会小心。”

第六章 百花盛宴（上）（3）

我携了文昕，随那宫女七拐八弯，不一会儿便到了百花园门口。宫女道: “请阮美人稍后，奴婢去倪公公处回话。”却见一宫装男子走了过来，喜道: “是阮美人到了么?” 宫女道:“回倪公公，芙蓉苑阮美人到了。” 我见那男子三十岁左右，脸色严肃，虽面带笑容，却并无笑意，不由得问 道:“倪公公有礼了。不知皇上传召民女，有何要事?” 那倪公公不料我有此一问，怔了怔道:“这……奴才不知，阮美人随我来便是。”我只得随他前行，文昕被挡在园门外，我望了望她，见她脸色平静，略 安了些心。 倪公公带我进了一暖阁内候驾，便下去了。今日阳光正好，暖阁内明媚 无比，我心中有些不安，无心欣赏。四下打量，屋内摆设简单，四处都是明黄 色，衬着那阳光，当真刺得人眼晕，不禁叹了口气，却听见一个声音道:“阮美 人何故叹气?” 我一惊，来人身着明黄锦袍，袍上的龙纹刺绣栩栩如生，长发高髻，戴紫金玉冠，不是当今天子是谁?慌忙低头跪下道:“民女阮心璃叩见皇上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。”

他走上前来，扶起我，轻声道:“璃儿怎么和朕如此生疏了?” 我一怔，不禁抬头看他，见他天庭饱满，双眼有神，不怒自威，此刻正笑意 盈盈地看着我，眼中掩不住一丝喜色，不由得呆住，他……他不是那日翠微山 救我之人! 当下心中乱了几拍，见他坐到软榻上，在身旁轻拍两下，笑道:“过来坐在 朕的身边。” 我只得依言坐下，脑里已转过千百个念头，却不敢轻易开口。 “是不是三年未见，璃儿已经将朕给忘了?” 我暗惊，难道这阮心璃早已与皇帝相识?不可能，如果阮心璃与皇帝见 过面，文昕怎会不知?是了，想必文昕也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，于是笑道:“怎 么会?只是……突然见到皇上威仪，有些不太习惯。” 皇帝哈哈笑道:“朕的璃儿会不习惯吗?以后你进了宫，还有更多的事要 慢慢习惯呢。不过璃儿不用担心，朕都已经安排好了，你多带几个贴心的人 过来，很快就会习惯的。”说着，他轻轻握住了我的

手，一双明眸含笑看着我: “璃儿真是越发娇媚了。朕说过的话，决不会食言。” 我又是一惊，他说过啥?看样子，这阮心璃与皇帝似有旧情，如何是好? 三年前“我”不过是个十二岁的小孩，怎么会跟他谈情说爱?“皇上……那 个…… 嗯，联诗会要开始了，我……得去准备准备。”

“也好，你先去吧，一会儿让朕好好看看璃儿都有些什么绝技。” 我连忙告退，急急出了门，文昕见到我出来，一脸苦相，心知不妙，忙问 道:“怎么了，小姐?” 我低声道:“那皇上，不是翠微山救我之人。” 文昕一愣，立即道:“此处不宜多话，我们还是先回芙蓉苑再说。”

第七章 百花盛宴（中）（1）

回到芙蓉苑，青荷和碧叶一见我们便道:“小姐可回来了，刚才那个赫连 闻英过来了，一副趾高气扬的样子，好不讨厌。” 我忙问道:“你们没说是皇上传我去的吧?” 青荷道:“都是碧叶这丫头，嘴快得要命，跟人家赌气似的，恨不得全园子 里的人都知道皇上传小姐过去了。” 我抚额哀叹:“你们怎么老是添乱!” 文昕轻声道:“先不要说这个，小姐可是见着皇上了?” 我叹了口气道:“见到了，不过不是那日翠微山救我之人，但是很奇怪， 他…… 他好像以前就见过我似的。”

文昕一惊:“见过小姐?什么时候?” “三年前。” 文昕疑道:“三年前?三年前皇上还是太子，难道……” 我叹气道:“开始我看他并不是翠微山那个人，好不容易松了口气，结果 更糟，他好像以前就认识我，搞不好已经打定主意要我进宫为妃。” “小姐……当真不愿进宫?” “不愿!不愿!不愿!” “如此，只有一个办法。” 我喜道:“什么办法?” “百花盛宴中的美人，若被帝王选中，必将其名牌索去，以示名花有主。 若是皇上向小姐索要名牌，小姐可……不必交付。” 青荷惊道:“那不是当众让皇上下不了台?” 文昕道:“我也知道此乃下下之策，对阮家会大大不利。” 碧叶叫道:“奴婢有个办法，不如小姐将名牌先给了哪个王爷，那……” 我瞪着她道:“死丫头，净出馊主意，那我不是要嫁给那个王爷?” 碧叶委屈地叫道:“小姐只是不想进宫嘛，这样不就可以不用进宫了?” 我闻言哀叹一声，青荷说得没错，今天我就是来给那些皇帝王爷选妃来了，哪有机会全身而退?

正在绞尽脑汁，千秀的声音响起:“太后有旨，请各位美人到百花园候 驾。” 我暗道:“算了，走一步看一步了。”于是带着文昕出了门，见蔷薇苑里出 来二人，穿紫色衣衫的女子身材窈窕，明眸如星，眼光骄傲得很，想必就是那 赫连闻英了。另一位着浅粉衣裙的少女娇小玲珑，温柔可人，却不知是谁。 赫连闻英见了我，眼中似有一丝惊讶，却掩不住随之而来的嫉妒，娇声道: “哟，这不是鼎鼎有名的天京第一

美人吗?看来也不过如此。” 那粉衣少女道:“英姐姐眼光太高了吧，那位姐姐当真是美得很呢。” 赫连闻英道:“是颐妹妹要求太低，她这样的也算美人?才进了这春熙 宫，就巴巴地想见皇上，以为自己是谁?” 文昕在我耳边轻声道:“那便是赫连闻英，旁边那个是当朝一品简松楠大人的女儿简颐。”我“哦”了一声，正想搭话，却听见一个声音道:“真是闻名不 如见面，天威将军之女，果然是严苛于人，怕是也担不了这美人之名。” 我定睛一看，竟是心瑜，当下喜道:“姐姐，你来了。” 阮心瑜目不斜视，径直走到我跟前，轻声道:“妹妹，不用理那些闲人，我们一起走吧。” 一行人进了百花园，园内南面开凿了一个百平米左右的人工湖，四周花 木林立，香气氤氲。北面主席上摆了一个主位，四个副位，底下两边各有九 位，是美人之位，当下依次坐了。阮修之是内阁首辅，官位最高，心瑜得以坐 了左首席，我随她次位而坐，文昕、文阑侍立于后。右首席便是赫连闻英，她 旁边是护国将军之女燕流云。众人坐定之后，宫女方才上前奉茶，静候帝王。 众人坐了片刻，才听见倪公公唱道:“皇上驾到，太后驾到!” 众人忙起身，跪立两旁。皇帝扶了太后，身后跟着三人，缓缓而来。 我偷偷抬眼看去，那太后娘娘最多也不过四十来岁，面慈目祥，雍容华 贵，眉眼含笑，很是可亲。却只见那皇帝眼光不经意朝我瞟来，我吓了一跳， 赶紧低下头。 只听见太后道:“都起来吧。你们也辛苦了，哀家先敬各位美人一杯。” 众人忙起身，谢恩饮酒。太后笑道:“皇上今日见着这么多美人，可有合 意之人?” 皇帝道:“母后怎么如此心急，这百花盛宴才刚刚开始，母后便要儿臣择定人选不成?在座各位美人皆是名士之女，琴棋书画，样样精通，不如先来联 诗会友吧!”众皆称诺。

皇帝笑道:“这样好了，以朕为首，从左至右，依次联句，如何?不过，朕有 个要求，每位美人的诗句之中，一定要有自己的名字。” 太后笑道:“这样倒好，一轮联诗下来，皇上对她们各人也就认得清楚了。” 皇帝继续道:“若是联得好，朕有赏，若是联，朕可是要罚的哦。” 我这几日将那《无香集》翻了几遍，若要联句，应该没什么大

问题，只是 要诗句中有名字，可是麻烦了。正在烦恼，只听见文昕在身后轻声道:“小姐 不用担心，有文昕呢。”当下心中一松。 只听皇帝道:“今日春光明媚，百花争艳，有了，‘浮香满园春"。” 太后笑道:“皇上是在照顾我老太婆吧。” 皇帝道:“儿臣岂敢，只不过是应景而作。” 太后道:“嗯，这春字最好联不过。有了，‘春来万木荣，一点红妆俏。"” 众皆称好，只听一人道:“俏堪怜心予，几番思意生。” 我一愣，这个声音怎么有点耳熟……只听见阮心瑜道:“明南王好诗，妾 身要献丑了。” 明南王?我不由自主抬头望去。他剑眉星眸，似笑非笑，竟……竟是那 翠微山救我的那个美男子!我当下大惊失色，心乱如麻，阮心瑜所作之诗竟 一个字也没听进去。只听见文昕急道:“小姐，小姐，到你了。” 我如梦初醒，手心已惊出冷汗，我连阮心瑜说的什么都没听清，这该怎么答? 只听见明南王道:“怎么，这位美人情急之中对不上了吗?刚才心瑜美人 那一句‘凡心无瑕瑜"可当真是绝妙得紧，也难怪。” 我见他如此说，似在为我解围，心中一定，朗声道:“瑜华气登仙，心明若 琉璃。” 皇帝叹道:“好，你们一位心瑜，一位心璃，句不离心，心心有意，不错不 错!” 我不禁暗自懊恼，本想不能引人注意，这下可好，一帝三王之中，竟有两 人是旧识，难道我严希真逃不掉这王宫内苑? 我低着头，不敢往那主席上瞧，文昕立在身后，也不敢多话，只怕她也已 经看见了明南王是谁。 太后道:“皇上，众位美人都作得一手好诗，恐怕皇上想罚，也不知道该罚谁吧?”

第七章 百花盛宴（中）（2）

赫连闻英突然道:“皇上，众位姐妹文采出众，不分伯仲，只不过……方才 心璃妹妹可是停了许久才联上诗，可算是该受罚?” 我心一沉，皱了皱眉。只听得皇帝沉吟道:“这个……” 阮心瑜忙道:“皇上，民女倒觉得但凡佳句，都是要经过深思熟虑，细细推 敲才得。心璃妹妹刚才那句诗，连皇上都赞好，想必是心璃妹妹花了许多心 思时间才想到的绝妙佳句，怎么能受罚?我倒觉得应该奖赏才是。” 我轻笑，还是有姐姐好啊，突然想到阮修之要我助她夺得后位之事，以阮 心瑜的聪明才智，也算是皇后的不二人选，照现在的情形来看，皇上对姐姐的印象应该不错。 只听得皇帝喜道:“心瑜这一番话，倒让朕觉得甚为有理，如此，就赏你们 姐妹二人珍珠一串。”阮心瑜忙领着我谢恩。 太后兴起，让众人即兴作了诗来看。我只盼这联诗会赶紧结束，便拣了平日所作最为普通的一首交了上去。这次仍是阮心瑜拔得头筹，皇帝、太后 大喜，皆有赏赐，一时之间，众皆道贺，风光无限。我心中略安，若她能中选皇 后，我也就算完成任务了。 我不敢再看明南王，想起那时他要我以身相许，今日又出言提醒，不由得 脸上微热。宴席之上，皇帝的眼光仍是有意无意地停留在我身上，我不禁心 生烦恼。 联诗会结束后，众人各自回去休息，下午还有献艺，众美人都是养精蓄 锐，全心备战。我心下烦闷，撇下文昕子默、青荷碧叶，独自在芙蓉苑后园里 晃荡。想起上午阮心瑜护我之心，前途茫茫，不由得大声叹起气来。只听见 一个声音笑道:“得了赏的阮美人还这般不快么?” 是他!我呆住了，心中暗恼，为何每次面对他都傻呆呆的?还让碧叶看 过笑话。当下沉下脸来，问道:“你怎么在这儿?” 明南王笑道:“这里是春熙宫，为何我不能在这儿?倒是你，见了本王，为 何还不请安?” 我深吸一口气，福了福身道:“阮心璃见过明南王。” 他低声道:“阮心璃……原来你许配的人家是这百花盛宴啊!” “不行吗?既然我要来百花盛宴，自然……自然是不能嫁你了。” 他笑容未变，只道:“只怕来了百花盛

宴，说不定也只能嫁我。” 我一惊，急道:“谁说的?我……这百花盛宴又不只你一个王爷来选妃。” 他眼色一沉，道:“哦?难不成阮美人意属皇后之位?” “我才不愿意当什么皇后，只不过……只不过……也不一定嫁你。” 他只是微笑，却未回话，慢慢走到我身旁，一眨不眨地看着我。我心中一 窒，完了，又来了，他那副和蔼可亲的样子，我完全缺乏抵抗力。 只听他轻笑一声，伸手揽住了我，抬起我的脸来，仔细地看着我，轻声道: “生得这么美，难叫男人不动心。” 我张口结舌地看着他，喃喃道:“你，你，你说什么?” 他笑道:“怎么，在翠微山上我早已经抱过你，你还怕么?” 听他提起翠微山，我的脸顿时红了，使劲推开他，气急败坏地道:“你走 开，别碰我!” 他竟已轻笑出声:“你就是这样报答你的救命恩人吗?” 他竟然如此戏弄我，我顿时气得说不出话，只是推他。只见他神色一变， 突然躲在一座假山之后，我还没回过神来，那园中竟打开一扇门来，一道明黄 色闪进，竟是皇帝。 我吓了一跳，忙跪下请安。皇帝一把拉起我，坐在亭子边，笑着问道:“璃儿可还好?” 我忐忑不安道:“很好，谢皇上挂心。” “下午不知璃儿要献什么艺?” “这……璃儿还未决定。” “哦?不过也无妨，琴棋书画，璃儿无不精通，想必定能让朕大开眼界。 只是……朕有一事，想与璃儿商量。” 我惶恐道:“民女不敢，皇上有事尽管吩咐。” 皇帝眼光一闪，沉声道:“方才我与母后商议，此番选妃，定要正皇后之 位。我三年前便对你许下诺言，要你成为朕的皇后……” 我大惊道:“皇上，此事万万不可!” 皇帝脸色一沉，道:“为何?朕曾亲口允诺于你，岂可反悔?” 我心中震惊，脑子转得飞快，急声道:“皇上，民女无德无才，恐担当不了 这母仪天下之责。” 皇帝复又笑道:“璃儿何必妄自菲薄?以你的才情美貌，后宫之中无人能 及，皇后之位非你莫属。朕是来跟你商量选哪几位美人进宫，不是来跟你争 论皇后之位的。嗯，你姐姐文采出众，智慧过人，与你又是骨肉至亲，选她是必然的。”

我暗叹口气，心中微冷。这皇帝就算是再喜欢我，也免不了三宫六院，看 来如今只有横下一条心，豁出去了。于是郑重跪下，正色

道:“皇上，民女有一 事相求，无论如何，请皇上一定答应!” “璃儿这是怎么了，什么大不了的事要跪着说?你先起来。” 我坚持道:“皇上，你若不答应璃儿，璃儿就不起来。” 皇帝无奈道:“好，朕答应你便是，你起来说话。” 我并未起身，只是斩钉截铁地说道:“求皇上立姐姐为后!” 皇帝一惊，道:“这?为何?朕知道你们姐妹情深，就算立你为后，你姐姐 也会贵为四妃之一，朕决不会亏待于她。” 我只得哀声道:“姐姐是这个世上待我最好的人，我进来之前就发过誓， 定要助姐姐为后，请皇上成全。” 皇帝沉思半晌，叹口气道:“你这又是何苦?朕答应你，你们姐妹二人，以 后在宫中用度，一视同仁，如何?” 我见他脸色不定，心意难决，心想必须得下一剂猛药，得罪就得罪，不然 就逃不掉这进宫的命运了。几番思索之下，我轻声道:“求皇上答应璃儿这个 请求，璃儿……璃儿已有心上之人，不能进宫服侍皇上。” 皇帝闻言，脸色大变，腾地一声站了起来，直盯着我，那眼光似有怒气，又 不可置信。我知道我这一番话已是大不敬，不知他会如何处置我，当下大气也不敢出，低头不敢看他。 过了半晌，才听见他压抑着道:“你说的……可是真话?” 我不禁有些心软，但一想到心瑜，不由得狠下心来，说道:“求皇上立姐姐 为后，姐姐性情极好，才智过人，定会是个好皇后。璃儿……璃儿已发下重 誓，与他不离不弃，今生如违誓言，定不得好死，求皇上成全璃儿吧。” 皇帝手握成拳，眉头紧锁，闭了闭眼道:“既如此，你为何还要来这百花盛 宴?” 我小心道:“这……均是家父之意，民女不敢违背。但民女知道，皇上是 一代明君，定不会强逼民女为妃的，所以民女才敢斗胆进言，望皇上体恤民女 苦心，成全民女。”说罢泣不成声，不住地叩头。 皇帝喘了一口气，道:“好，很好，你当真令朕失望!”说罢拂袖而去。我 惧意未消，一屁股坐在了地上，一颗心跳个不停，突然记起那明南王藏在假山 后面，连忙跑去，那假山后空空如也，哪里还有人在?

第八章 百花盛宴（下）（1）

下午再进百花园，方才那左右两排座椅，以主席为中心，呈半圆形围绕着 广场，正对着人工湖。大家依次坐了，我偷眼看那主席之上，皇帝面无表情， 心不在焉，看来还在生我的气，不由得深叹一口气，复又见明南王淡笑着望了 我一眼，似乎在说，你可真行啊!心中一慌，收敛眼神，不敢再看他。 太后道:“百花盛宴向来不必过于拘礼，众位美人有绝技，尽管献来，就拈 签为序，以示公正。” 宫女拿了签来，我拈了个“九”，阮心瑜竟然拈到“十八”，是末尾之数。 文阑道:“既是末尾，反而更好，先看看她们都献何技，小姐再做商榷。” 第一个出场的是护国将军之女燕流云，她身姿柔软，眉目含情，一曲飞天 舞下来，灵动妩媚，优雅无比，赢得满堂喝彩。太后说她开了个好头，让整个 百花园都亮了，于是赏了珍珠翡翠。接下来的美人们见她赢得头彩，皆使尽 了浑身解数，歌舞曲乐，无不费尽心思，但在我眼里看来，虽然精彩有余，却无 甚新意，突然间想起妓院里选花魁，也不过如此吧?想来有趣，竟止不住“扑 哧”一笑。明南王的眼光不经意瞥来，我吓了一跳，赶紧正襟危坐，不敢再有 半分懈怠。 转眼已经是第八位美人登场，只听她朗声道:“民女易 ，才疏学浅，实在 没有什么出色之技，仅献一首诗，望皇上、太后和各位王爷多多包涵。” 众人闻言，有低微的抽气声起。我心一动，竟然想得和我一样，不由得抬头望去，只见一个穿着浅蓝色衣服的女子，打扮得极其素雅，与他人花枝招展 截然不同。她五官清秀，眉宇间似有轻愁。只听得她朗声道:“东风日暖百花 香，春意几度思华年，岁岁年年花相似，丝琴琼瑶满庭芳。” 太后道:“难为你了，坐下吧。” 易 应声坐下。她这诗普通至极，只是应景，毫无意境，众女脸上似有不 屑之色。我正自思索，她这一献诗，我不能再献诗了吧，这可如何是好?只听 得千秀道:“下面该是第九位，阮心璃美人献艺了。” 众人眼光看向我，我只得站了起来，见皇帝眼光直看向我，沉晦难明，心 中一动，不如将心意说得更

明白些，以免他还对我抱有幻想，当下沉吟道:“易 姐姐作了一首好诗，不如妹妹来献一首词吧。‘伫倚危楼风细细，望极春 愁，黯黯生天际。草色烟光残照里，无言谁会凭栏意。拟把疏狂图一醉，对酒 当歌，强乐还无味。衣带渐宽终不悔，为伊消得人憔悴。"” 此乃宋朝柳永的“蝶恋花”，我生平最怕古代文学，唯此一首词，只因心 中喜欢，才会记得清楚，关键时刻总算是派上用场。果然，皇帝脸色灰黯，双眼闭了闭，没有说话。只听得太后道:“阮美人这词意境倒好，只是伤感了 些。” 我连忙福身道:“谢太后。”心中却是一喜，这下好了，看来太后意不属 我。我后面正好是赫连闻英，她别出心裁地跳了一段剑舞，英姿飒爽，刚柔并 济，博得太后赞道:“好，不愧为将门之后!”赐了赏，赫连闻英不禁得意地看 了我一眼，我不动声色。再来是简颐的曲乐，只见她十指轻弹，吟唱婉转，颇 为清雅。我见她眼光不时扫向主席上明南王所坐之位，不禁心中一动，难道 这小丫头喜欢明南王?我向明南王看去，他静神凝气，面带微笑，似有欣赏之 意，暗自冷笑，自古男子多薄幸，看来不假，左拥右抱，得意很呢!不知为何，心中烦闷起来。 过了大半个时辰，众美人都献完绝技，终于轮到阮心瑜最后上场。十七 个人，琴棋书画，歌舞曲乐，无不精彩，却不知阮心瑜要表演什么。只见阮心 瑜袅袅上前，淡笑道:“这会儿众位姐妹和皇上太后都乏了，心瑜若论才学技 艺，恐不及各位姐妹，只有表演个小玩意，供大家轻松轻松。”说着她居然拿出 一方丝巾，拢在手中，众人不知她意欲何为，皆好奇地看着她。只见她将丝巾 在手中摆弄几下，双手一挥，丝巾化作一阵轻烟，居然平空消失了。众皆惊 呼，皇帝不由得问道:“这……这是怎么回事?” 这一下午，皇帝还是第一次说话，大家都不觉一愣。阮心瑜笑道:“众位 姐妹好好找找，说不定那丝巾就在你们桌子底下呢。此乃祥瑞之巾，得到之 人，乃是福泽深厚之人，定得神灵庇佑。” 一时之间大家都在桌子底下摸索。阮心瑜又道:“太后娘娘，您也瞧瞧， 我们这儿就数您是最有福的人，说不定那绢子在您那儿。” 太后身后的宫女连忙伸手去摸，果然在，取出一

看，上绣有八个大字:“国 泰民安，太平盛世”。太后惊道:“这……阮美人莫非是神人不成?” 阮心瑜道:“太后娘娘见笑了，这是民间的小技艺，名曰‘幻术"，不过是障眼法而已。”原来是魔术，想不到阮心瑜居然还会这一招。 太后道:“想不到阮美人还懂得这民间的小技艺。”

第八章 百花盛宴（下）（2）

“回太后，民女生在民间，懂得民间技艺不难，只是民女觉得，关心民间百 态，懂得民心所向，才是我朝这太平盛世得以代代相传的根本。” 太后赞道:“嗯，果真与众不同，阮美人有此惜民爱民之心，难能可贵，皇 上以为如何?” 皇帝沉吟道:“阮美人的确秀外慧中，善心可嘉。”说罢不经意望了我一 眼。我心中暗叹，姐姐果然是出奇制胜。这百花盛宴，最不缺的就是美貌才 情，关键是如何才能博得皇帝心意，她意不在那魔术新奇，旨在体现她一番平 易之心。 太后道:“好了，大家都献了绝艺，哀家见你们个个兰心慧质，很是欣慰， 你们去桃花林候旨吧。阮美人，你随哀家来，哀家想好好问问你，这丝巾是如 何变出来的。” 众人跪送皇帝太后，阮心瑜望了我一眼，眼神中竟有一丝无奈。众人前 往桃花林候旨，文昕随我到了门口，叮咛我要事事小心。 这桃花林大得看不到边际，种满了艳丽的桃花，开得正繁华。众美人因 皇帝、太后不在，放松了许多。我见易 独自一人站在一旁发呆，不由得走上 前去，笑道:“易姐姐，可有心事呢?” 易 一惊，低声道:“原来是阮妹妹，让妹妹见笑了，我哪有什么心事。” 我见她不似其他美人，说说笑笑，总是心不在焉似的，笑道:“姐姐方才为 何作了那样简单的一首诗?” 易 勉强笑道:“妹妹见谅，易 才学有限，怕是入不了各位的眼。” 我正想问个明白，却见她惊然一瞥，匆匆道:“妹妹好好游玩，易 失陪 了。”我顺眼望去，原来是渭王、汝王和明南王三人进了园来。众人忙上前请 安，我抬眼四望，竟不见了易 。只见简颐一双眼睛一直偷偷在明南王身上 流连，我不禁有些失笑。 我在桃花林里转悠着，以刚才的情形，皇帝应该不会再想让我进宫为妃， 若他执意为之，大不了我如文昕所说，到时候不将名牌给他便是，只是如此一来，皇帝大怒，阮家必受牵连。不过我管不了那么多，反正出了这皇宫，我就 想方设法去将那个古怪的牌子找到，回到我自己的时代。 打定主意，不由得心中一宽，自语道:“希望一切顺利才好。”却听见身后

一人道:“阮美人好大的胆子啊!” 我回头一看，吸一口气道:“民女阮心璃见过明南王。”

他笑道:“何必多礼?若你成了皇后娘娘，那臣就得向娘娘行礼了!” 我见他又要取笑于我，转过身去不再理他。只听他又道:“只是……阮美 人那一番推脱之辞编得如此完美，圣明如皇上，竟然也被你蒙骗过去。” 我霍然一惊:“你说什么，什么推脱之辞?请明南王不要胡乱说，这可是 欺君之罪。” 他敛去笑意，神色未变:“哦?那阮美人当真肯为心上人抛弃一切?那不 如本王做一件好事，这就去禀明皇上，将那人召来，完成阮美人的心愿，让有 情人终成眷属，成就一段佳话，如何?”说完他竟转身就走。 我吓了一跳，只得拉住他的衣袖，假意笑道:“多谢明南王好意，只是民女 无福消受。他……只是一介平民，岂能面君?” 他顿住身形，复又笑道:“那又有何难?他姓甚名谁?家住何处?本王帮 人帮到底，不如认他做个义弟，不就名正言顺了?” 我气得咬牙切齿，却又不得不挤出笑容道:“这……这恐怕不妥，要王爷 如此费心，民女怎么过意得去?” 他哈哈一笑，道:“无妨，只要阮美人得偿心愿，本王愿意效劳。” 我气得只是喘气，却不知如何应对，只得死死地拽住他的衣袖，不肯松 手。他却欺身上前，轻声道:“阮美人这样拽住本王不放，别人还只当你是在 对本王投怀送抱。” 我吓得立刻放开他，四下张望，似有几人朝这边看来，不由得满面通红。 他自笑道:“那本王就去了，请阮美人静候佳音。” 我气得大叫:“你回来!”心中一惊，不由得又小声道:“你到底想怎么样? 我若是获罪，对你有什么好处?” 他只是微笑道:“要本王替你保守这个秘密，也不难。” 我只得道:“你想怎样?” 他笑意更深了:“本王只需要姑娘报答救命之恩。” 我呆了一呆，见他称我姑娘而不是阮美人，必是在向我讨要那日翠微山 相救之情，不由得笑道:“应该，应该，我回去定叫父亲备好厚礼，登门道谢，再 告知天下，说你是个……见义勇为、武艺高强、有正义感的大好男儿!” 他轻笑出声:“你当真愿意报答我?好，我只要一样东西。”说完只见他 袖袍微动，手中便多了一物。我定睛一看，竟是我

腰间的名牌，来不及多想， 伸手就抢。他微一侧身，我扑了个空。他立即朗声道:“承蒙阮美人厚爱，馈赠名牌，本王不胜欣喜，定当竭尽所能，定不辜负阮美人一番情意。”

他声音洪亮，清朗入云，似有内力灌注其中，桃花林中无人不听得清清楚 楚。我吓得不轻，赶紧上前捂住他的嘴，口中叫道:“你干什么?” 他只将我手握住，随手拈起一朵桃花，别在我的发上，轻声道:“真是人比 花更艳，从这一刻起，你便是明南王妃了。” 我心跳得厉害，还来不及消化这突如其来的变故，却见众人齐齐拥上前 来，跪了一地，当中直立一人，龙袍在身，不是皇帝是谁? 皇帝一脸阴霾，震惊万分，却似有不甘，一双利眼直直地要将我看穿。我 心中一紧，忙低下头去，跪拜道:“民女阮心璃给皇上请安。” “你……你说的是他……” 明南王伏身道:“臣与阮心璃两情相悦，请皇上做主，将阮心璃许给臣为 王妃。”说罢，一双眼笑着看我，眼中颇有深意。 皇帝没有做声，忽听得阮心瑜道:“启禀皇上，我这个妹妹平时虽然任性， 但对感情之事却尤为认真。此番私赠名牌，虽于礼不合，实则情有可原。既 然他们两情相悦，皇上何不做个顺水人情，成就一段佳话?” 众人皆称是。皇帝只得道:“既然如此，就传朕旨意，阮氏心璃，德才兼 备，温婉聪慧，赐……明南王为正妃。” 我无奈，只得叩头谢恩，转眼瞥见简颐，她神色不安，眼神落寞，心中无 奈。 皇帝赐了桃花给十人，众人献上名牌，一时大局已定。阮心瑜封皇后，赫 连闻英封英妃，简颐封静妃，燕流云封云妃，底下尚有四嫔二仪。渭王、汝王 各点中一侧妃二侍妾，十八名美人，除了易 ，各自名花有主。 皇帝看了名册，沉思道:“二位皇弟妃位已满，不宜再纳妃。明南王只得 一正妃，似乎不够，不如将易 点去做个侍妾，如何?” 却见易 闪身出列，跪下道:“民女无德无能，实不敢有误明南王，请皇上 收回成命。” 皇帝惊道:“明南王少年才俊，乃国之栋梁，易美人何故不肯?” 易 正色道:“请皇上明鉴，正因明南王乃惊世之才，当有绝世佳人相配。 易 姿容平凡，才德平庸，若只是做个丫头奴婢，端茶送水，勉强能当，若要服 侍王爷，

则实不敢当。” 明南王笑道:“易美人既如此，本王也不强人所难。皇上，臣得一正妃，心 愿已足，就请皇上收回成命吧。” 皇帝沉吟半晌，只得道:“既如此，易 就遣送回家，改日再寻一门好 亲。” 易 谢恩归座，我心里却似打翻了五味瓶。这些王公贵族，哪一个不是 三妻四妾，朝三暮四?只怕今日宠你一日是新鲜，明日宠她一日是高兴，可有一人想过交付真心?倒还不如嫁个平凡人家，恩恩爱爱，白头到老。不禁又 抬起头看了看明南王，只见他面容带笑，双眼正似有似无地扫过我。我微微 一怔，低下头去，心中暗想，今日才算是懂了什么叫“说了一次谎言，便要说十 个谎言来圆这个谎”，只为了不想进宫，反倒阴差阳错成了明南王王妃。这里 的十八个女子，想来只有那易 是个幸运之人哪。 到这里，百花盛宴才算得以结束，众美人各自回苑，整装归家，等待婚礼 之期。 出了重华门，我与阮心瑜同乘一车，笑道:“姐姐力挫群芳，得以封后，我 们阮家终于扬眉吐气啦!” 阮心瑜淡淡一笑，却并未说话。我心一动，若是寻常女子，得以封为皇 后，不知会兴奋成什么样子，阮心瑜年纪轻轻，却从容镇静，波澜不惊，异于常人。“姐姐这是怎么了?如今是皇后了，还不高兴吗?” 阮心瑜面色凝重，也不正眼看我，只道:“联诗会之前，妹妹可是私见了皇 上?” 我一愣，笑道:“是啊，也没什么，皇上只是随便问问，头一次进宫可还习惯。” “那皇上为何独独召见妹妹?” 我心中暗忖，阮心瑜如今已经封后，难不成还疑心什么?只得道:“姐姐， 也许我住的芙蓉苑离牡丹园近，所以皇上只是随便那么一问，怎么了?” 阮心瑜仔细地看我，眼睛漆黑如墨，轻声道:“那，妹妹又为何将名牌私赠 明南王?” 我叹气道:“因为……我喜欢他啊。” “妹妹……喜欢他?那明南王进京不过半月，是个什么样的人，恐怕连皇 上都未必清楚，妹妹如何会喜欢他?” 我只得嗫嚅道:“这个……我们……一见钟情嘛。” 阮心瑜顿了半晌，叹了口气，道:“妹妹，只打你那次受伤醒了之后，就和 姐姐生分了，有了心事也不愿跟姐姐说，莫不是还在怪我?你以前不止一次 说，定要进宫母仪天下，可是今天……你在百花盛宴，处处留心，有意掩盖锋

芒，根本就不愿进宫。虽然姐姐知道，这样对你也许是件好事，但是……是什 么让你改变了主意?”

我呆住了，原来这阮心璃以前竟然有想当皇后之心，难怪那皇帝见了我， 就说什么曾允诺于我，定封我为后。 阮心瑜见我没有做声，只得又道:“那日我在离音阁，曾劝你不要进宫，你 并不以为然，还与我争吵。那后宫之中多是勾心斗角之事，一不小心恐有性 命之忧，况且自古帝王最是无情，进了宫，终此一生怕是难再过上开开心心的 日子。我们虽然身为阮家女儿，需要担负家族之望，但这些事姐姐一个人来 做就行了，你……只要高高兴兴地做阮家小姐，将来寻一个真心相爱之人，白 头偕老，才是幸福之道。” 我见她言辞恳切，倒是真心为我着想，心下感动，忙拉着她的手笑道:“我 知道姐姐是真心为我好，璃儿有你这样的好姐姐，才是前辈子修来的福气!” 阮心瑜笑了笑，道:“傻丫头。”复又正色道:“你好好跟姐姐说，你……当 真喜欢那明南王?” 我心中一叹，只得道:“是啊，要不……我干吗给他名牌?” “那明南王容貌俊美，气度不凡，的确是人中之龙。只是……此人精光内敛，心机深沉，恐怕不是什么简单的人物。他府中妃妾甚少，如今你嫁过去应 该不难应付，我只是怕将来……” 我叫道:“哎呀，没事啦，姐姐你也想太多了，我要是真嫁了过去，他也别 想三妻四妾!” 阮心瑜笑道:“你呀，净说傻话，明南王要纳妃，你还能阻止不成?他若是 对你有情，自然会好好待你，如若不然……” “不然怎么样?我肯嫁他，是他的福气，还敢三妻四妾!我若是成了他的 老婆，他当然要对我一心一意，要不然我才不要他呢!” “哟，看不出我们璃儿还是个悍妇呢。” 我佯怒道:“好啊，姐姐居然骂璃儿是悍妇，看我不饶你!”说完上前挠她，二人笑作一团。

第九章 宝光寺（1）

家中已摆下宴席，坐了不少人，我扫了一眼，却见我娘虽面带笑容，眼中 却有忧色，不由得一愣。 一家人围坐一起，阮修之举杯道:“来，我们一家人好久没这么高兴过了， 如今瑜儿封后，璃儿也成了王妃，总算是得偿所愿，为我们阮家大大地争了口 气，大家好好喝一杯。” 众人饮过酒，阮修之道:“知秋，你两个妹妹都已名花有主，你还不敬她们 一杯?”阮知秋缓缓地站起身来，眼睛看向我，苦涩道:“大哥……敬二位妹 妹，祝你们觅得佳婿……”说完一饮而尽。 我心中无奈，又不便多言，只得饮过坐下，一桌美味竟然吃得索然无味。 二日后，宫中传下话来，皇帝与阮心瑜大婚之日定在四月初八，而我与明南王的婚礼则定在五月十六。仔细算下来，心瑜再过一个多月便要进宫，而 我还有两个月的时间。奇的是从百花盛宴那日开始，我竟然又开始做梦，吓 得我睡不安稳，每日烦闷不已。 阮心瑜让我搬去静漪园住，说我们姐妹相聚的时日无多，不如与她同住， 反正我那静气园一时半会儿也建不好，她进宫之后，我也可在静漪园待嫁。 我娘自那日家宴之后，很少再来我屋里，我见她对于我中选明南王妃之 事似乎并不乐见，却不知为何。这日在静漪园里与阮心瑜闲坐，却见夫人带 了惜人过来。心瑜忙让紫莲奉茶，我见她脸色憔悴，心事重重，关切道:“娘有 心事吗?” 她勉强一笑，道:“璃儿，明日陪娘去一趟宝光寺如何?你去百花盛宴之 前，为娘曾经去许过愿，若你能中选，定去谢佛主保佑。” 我“哦”了一声，心中不禁欣喜。这自从百花盛宴回来，父亲便几乎不让 我们出门，只说都已经封了后妃，不可再出去到处招摇，以免生事。我在家里 闷得发慌，难得有这个机会出去，于是开口笑道:“好啊，姐姐也一起去吧。” 阮心瑜道:“还是妹妹和二娘去吧，明日宫中的姑姑要过来教我大婚礼仪，我去不了。”

第二天一早，娘带着惜人，我带了碧叶、文昕和子默，一行五人到了宝光 寺。宝光寺位于巍山之顶，乃是皇家寺院，太祖皇帝登基之

时曾在此祭天，由 此香火鼎盛，经久不衰。再加上寺中的主持回真大师，据说是法力无边，所说 之预言皆会成真，连皇帝也对他尊敬有加。我不禁好奇，那个说我们阮家定 会出一位皇后的回真大师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? 那大雄宝殿金碧辉煌，修得甚是宏伟，不过可惜我对佛学一无所知，只是 看个热闹。我见娘见佛便拜，十分虔诚，寺院中人流如织，却庄严肃穆，不见 嘈杂，心中肃然。 拜过之后，娘轻声道:“璃儿，你随我去见见回真大师吧。你这么久没来， 是该好好去拜会他老人家的。” 我满口答应，任她带着我往后院走去，心中思索，不知见了那回真大师该 如何应对。转念一想，他既是得道高僧，说不定可以为我指点迷津。正在低 头走神，却听见一位僧人说道:“施主一向可好?师父已经在里面等候多时 了。” 我抬头一看，只见身在一禅房门口，一位小师父打开房门，恭敬地道:“施 主请。”我一愣，却见娘与众人站在院内，微笑地看着我道:“你去吧，我们在 这儿等你。” 我心中疑惑，只得进了门去。小师父回身关门，我不得不只身走入内室，里面淡香幽雅，只见一位白眉老僧坐在蒲团之上，双目紧闭，似在养神。我躬 身行礼道:“回真大师，小女子阮心璃有礼。” 他缓缓睁开眼，似有笑意，低声道:“你来了。” 我好奇地看着他，见他面色沉静，不动如山，却自有光华。“大师一向可 好?” 他缓声道:“好，施主来这里可还习惯?” 我一愣，“来这里”是何意?当下只得回话道:“大师是指宝光寺么?挺 好的。” 他微微笑道:“施主原本就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人，然则，既来之，则安之， 时机未到，别无选择。” 我心中一惊，不由得问道:“大师你……知道我是谁?” 他只是淡声道:“你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你为何会来这里。” 我皱眉道:“我也不知道。” “天地之间，凡事皆有因果，你既然来了这里，自是有缘。” 我急忙问道:“那我什么时候能回去?” 他敛下眼去，道:“施主只需平心静气，等待时机。”复又睁开眼道:“到时 候施主能否改写命运，只在一念之间。” 我愣了愣，不解其意，只得道:“一念之间?可是大师，现在的我……和以 前的我，是两个人，以前的我……到哪里去了?” 他淡声道:“来他来的地方来，去

他去的地方去，万物皆有归处。” 我听得满头雾水，不知其然，只得长叹一声道:“如今我不是我，可如何是 好?” 他沉声道:“你便是你，你只是你，施主为何不愿随缘往生?” 我一惊，道:“大师，我只想做回原来的自己，为什么不行?” 他却微笑道:“过去现在，还不都是施主自己么?不必过于执著。” 我深思半晌，只得道:“那将来会如??” 他淡声道:“将来自有定数，天机不可泄露。凡事而为，只在施主自己而 已，恩怨情缠，得失之间，皆是平衡之理。你去吧。” 说罢便闭目沉思，不再说话。 我走出禅房，兀自沉思，不解其意。文昕关切地道:“小姐，回真大师说了 什么?”我摇了摇头。娘道:“璃儿，你以前最爱在寺里听经，我们不如在这里 打扰一日，明日再回府吧。” 我一愣，问道:“住在寺里，能行吗?” 娘笑道:“有什么不行，以前你也经常在这里住两三天才回去的。让昕公 子回去说一声，我们明天再回去好了。娘想在这儿多念些经，为你祈福。” “那……好吧。”我心想也好，也许在这寺庙里就不会再做那些奇奇怪怪 的梦了，再找个机会仔细地问问那回真大师，说不定能知道回去的方法，于是 遣了文昕回阮府传话，留了碧叶和子默伺候。 宝光寺建在巍山之顶，因前来进香之人甚多，寺院东南特意还建有别苑， 专供香客们住宿休息。我与娘亲捐了功德，在别苑中住了下来。用过晚膳 后，娘独自来到我房中，脸色有些凝重。我只得让碧叶先去歇着，细细地问她 究竟有何心事。

第九章 宝光寺（2）

她只是默默地看我，眼中似已有泪，我不禁着急，连声问道:“娘这是怎么 了?女儿是不是做了什么事让娘不高兴了?” 她拭泪道:“璃儿，再过几日就是你的生日了。十六年来，娘天天盼着你早些长大，能够寻一个好人家嫁了，如今……” 我笑道:“娘，我这不是挺好的吗?” 她似有恼意:“好什么好!我问你，你为何会被明南王选中?” 我心一宽，原来娘是在担心这个，轻笑道:“这有什么关系?女儿又不是 被选进宫，以后再也见不着娘了。明南王府的大门随时都为娘敞开着，以后 就算女儿嫁进了王府，娘也随时可以来看女儿。” 她看着我，正色道:“璃儿，那明南王明明是我们的仇人，你为何还这般开 心?” 我一惊，仇人?这话从何说起? 她见我脸色惊疑不定，叹了口气道:“你这孩子从小就倔强，你可不要告 诉娘，你嫁给他是为了报仇，娘不许你这样毁了自己一辈子。” 我张大了嘴，说不出话来。 “当年虽然我们也不知道究竟是何人向皇上告密，说你父王心存不轨，但 却是那明南王亲自带来人来府中，拿人、抄家，说不定那告密诽谤之人就是 他。如果不是你爹事先得知消息，先一步将我接出府去，我哪里还有命在? 当时我还怀着你，只身一人能往哪里去?本想一死了之，只是想到你还未出 生便……娘怎么狠得下心?” 我不禁暗自思索，当年?也就是十六年前了，那时的明南王也不过是小 孩儿，说起来应该是他爹了。莫非阮修之与他就是因此事而结怨? 娘抹了抹眼泪，继续道:“好在老爷愿意冒天下之大不韪，将我收留在临 江别苑之中，直到把你平安生下来。老爷大恩大德，我们母女这辈子也难以 报答。” 我沉下脸，有一种说不出的不舒服。这阮修之哪来这么大的胆子，敢收 留罪臣之妻女?不仅如此，还将我养大成人，甚至送去百花盛宴，居然要我嫁 给明南王!他到底是何居心? 娘见我默不作声，以为我心中有愧，复又平声道:“如今，你被选为明南王 妃，已经既成事实，无法更改，你叫娘……情何以堪?” 我一惊，忙道:“娘，你别这么说，我……我在百花盛宴，也是

身不由己。” 娘满面愁容地望着我，道:“这可如何是好?不如让你爹想个法子，退掉 这门亲事?” 我沉声道:“恐怕不行，皇上亲口御封，岂是儿戏?再说……” 娘哭道:“那怎么办?怎么办哪?不行，我去求你爹，你虽不是他亲生，他却一向最疼你，我去求他，他一定能想到办法。”

我打断她道:“没用的，娘。如果我告诉你，就是爹要我嫁给明南王的，你 会如何?” 她吃惊地张大了嘴，颤声道:“怎么会?不会的，你爹不会让你嫁给仇人 的，你爹……与你父王有八拜之交，你在府里，吃的用的，比知秋还要好，他待 你比心瑜还要亲，他怎么会把你往火坑里推?” 我冷笑道:“果真如此?可是他曾亲口跟我说过，定要我嫁去明南王 府。” 娘颓然坐在椅子上，喃喃道:“怎么会?怎么会?” 我淡然道:“说不定，爹早就打定主意，要我去报仇呢?” 娘猛然道:“不会的，你父王临终之前曾经亲口告诉我，要我将你好好抚 养成人，决不可去寻人报仇，你爹也知道，他不会让你去报仇的。” “那又是为何?” 娘直直地看着我，道:“傻孩子，虽是明南王来拿人抄家，下旨的却是皇上啊，你想找谁报仇?你父王贵为辽东王，与其他三王却素无往来，谁想到竟会 遭人暗算?” 我一惊，沉声道:“那如今的辽东王是何人?” 娘叹声道:“是你二叔严维岭。你父王过世后，皇上便下旨让你二叔承袭 爵位，他……恐怕还不知道有你呢!” 我脑中灵光一闪，急声道:“娘，我父王的名讳是什么?” 娘讶异道:“你父王姓严，名维正啊，你怎么不记得了?” 我胸口一窒，顿时惊得有些喘不过气来。严维正，不正是我严希真老爸 的名字吗?怎么会这么巧? 娘没发觉我的异样，只是说道:“幸好我们母女二人的名字不曾在族谱之 中，否则这十六年来哪里可能活得下来。” 我震惊之余，哪里还听得进她说了些什么。娘见我呆呆地不语，只得唤 了碧叶来服侍我休息。我躺在床上，翻来覆去地睡不着。 后半夜，天突然下起雨来，远处隆隆作响，似有雷声。我不觉生乏，竟然 昏昏睡去，一夜无梦。我细心算了算，去百花盛宴已有三日，为何每次都是三 日之后便再无梦? 清晨醒来，碧叶慌慌张张地跑来告诉我，说是昨夜一场大雨，竟将上山的 路给毁去了一段，如今所

有的人都给困在这山上了，下面的人上不来，上面的人也下不去。宝光寺的师父们说只能让大家在山上再住几日，官府已经派人 去修路了，估计也用不了几天就能下山。我们无奈，只得安心住下。大家都说这一场雨来得奇怪，往年在这个季节极少有这么大的雨，而且上山之路乃 青石铺成，坚固耐用，竟然会被一场大雨给毁坏?实在是前所未有。 山上经过一场大雨的洗礼，愈加苍翠清新，我四处闲逛，倒也乐得自在。 子默怕山中蛇虫鼠蚁众多，不让我走得太远。开玩笑，我严希真是出了名的 大胆妹，会怕那些东西?趁他们没留意，我偷偷地跑到后山去玩，一来想四处 观光，二来昨晚娘跟我说的话我实在难以接受，想一个人好好静静。 后山的路就没有前山那么好走了，虽然还是人工开凿出来的路，却要陡 峭许多。我只得手脚并用，竟然也走了许久。好不容易见到一处地势稍微平 坦之处，找块石头坐了下来。 我只顾想着心事，也没留意四周的情况，不经意一瞥，只见一条手臂般粗 壮的大蛇已悄悄爬了过来，离我不过一米远。我吓得不敢大叫，只得凝神不 动，心中念着它当我是透明人，可是脚却是抖得厉害。我见它离我越来越近， 终于忍不住想跑，不料脚下一软，跌在地上。那大蛇一扭身体，居然朝我扑了 上来! 我一见那蛇居然朝我扑了过来，吓得一声尖叫，蒙住了眼睛，等了半天， 却不见有东西咬我，忙睁开眼一看，那蛇居然如一堆烂泥一般，瘫在地上，一 动也不动了。眼前站着一个灰衣僧人，双掌合十道:“阿弥陀佛，施主你没事 吧?” 我惊魂未定，连忙爬了起来，对那灰衣僧人施礼道:“多谢师父相救，请问 师父如何称呼?” “施主不必多礼，贫僧乃宝光寺弟子，法号无生。”我见他面目祥和，谨慎 有礼，感激道:“幸好遇到大师，不然我可就要成了它的大餐了。”

第九章 宝光寺（3）

无生只是笑了笑，走上前去将那蛇拎了起来，口中道:“阿弥陀佛，你去 吧。”说罢将蛇往林中一抛，那大蛇晃了几晃，竟乖乖地走了。我看得发呆，叹 道:“无生大师，你可真是厉害，可是你这样放走了它，那它万一又去咬别人怎 么办?” “万物皆有灵性，贫僧是出家人，不可杀生。” 我讪笑着点了点头，却不料林中传来一声冷哼:“哼，大师是不是人杀腻 了，如今反倒装起慈悲来了?”说着，林中走出一个蓝衣女子，身段苗条，步履 轻盈，走路竟然没有声音，脸上覆着一层轻纱，让人看不清楚她的容貌。 “阿弥陀佛，女施主折煞贫僧了。女施主一路跟着贫僧，不知有什么 事?” 蓝衣女子恨恨道:“哼，满嘴仁义道德的人，都不是什么好东西!千手观 音，你以为你做了和尚，我就不认识你了?你可知道我是谁?” 无生叹了口气道:“贫僧不知道施主是谁，贫僧法号无生，施主所说的千 手观音，早已经不在人世了。” 蓝衣女子猛地掀开面纱，露出一张脸来。我猛然一见，不由得叫出声来。 那左脸之上竟然没有一块好皮肤，一片血红的疤痕，十分吓人。只听得那蓝 衣女子怒道:“看看我是谁?你方才打蛇的手法，明明就是拈花手，还敢说你 不是千手观音?” 无生脸色一惊，黯然道:“善哉善哉，施主之难，都是贫僧的过错。” 那蓝衣女子喝道:“废话少说，纳命来!”话音刚落，十指如钩，飞身往无 生扑去。我大惊失色，叫道:“小心!” 只见无生身形一晃，躲了过去，二人瞬间交上了手。我不懂武功，不知二 人谁更厉害，心中焦急万分。那无生刚才出手救我，我自是感激，而这蓝衣女 子却来历不明，还跟踪人家，恐怕也未见得是什么好人。正在忧虑之中，忽然 一人抓住我的胳膊，低声道:“小姐，站远些。” 我回头一看，原来是子默，心中一喜，当下叫道:“子默，快帮忙!” 子默二话没说，闪身冲了上去，我正高兴，却见子默与蓝衣女子合攻无 生，急叫道:“子默，你干什么?我是叫你帮那和尚。” 子默一愣，跳了出来，沉声道:“小姐，请恕子默难以从命。” 我气道:“为什

么?” “凌霄宫有宫规，不能与自己人动手。” 我惊叹道:“什么意思?那女的……是凌霄宫的人?” “正是，她是左护法姬蓝风。” “这是怎么回事?她为何要杀无生大师?子默，刚才无生大师救了我一 命，你快帮帮他。” 子默看了我一眼，摇了摇头，没有做声。我心急如焚，大声斥道:“你是怎 么回事?那人救了你主子，如果不然，我早死了，你也活不成!” 子默浑身一震，却没有动。“砰”的一声，无生似已中招，摔在地上，口角 流出鲜血。姬蓝风翩然落下，大笑道:“哈哈哈，想不到大名鼎鼎的千手观音， 我凌霄宫的头号仇人，今日竟然落在我的手上。” 无生挣扎着坐起，惨然笑道:“十年未见，姬护法的武功精进不少，贫僧…… 自愧不如。”

姬蓝风脸色抽动，愤然道:“十年，人一辈子有多少个十年?你可知道，我 恨你入骨!” “当年确是我负了你，只不过……咳咳……”话未说完，咳出一口鲜血。 我见状大惊，忙上前扶住他，急声道:“无生大师，无生大师，你受伤了?” 无生喘了一口气，轻声道:“多谢女施主关心，贫僧无碍。” 姬蓝风喝道:“你也知道是你负了我，苗一岚!我只问你一句，当初你为 何要偷走《百草经》?为何要弃我于不顾?” 无生苦笑道:“我一生炼毒成痴，怎会放过凌霄宫的绝世药书?谁知…… 咳咳……竟然害了那么多人。”他闭了闭眼，似有不忍，又道:“你……我只是 利用你，你恨我……咳咳……也是应该的。” 我睁大眼睛看着他，不料他与那姬蓝风竟然有这样一段过往，当下心中 犹疑不定。无生见我沉默不语，微笑道:“女施主，我是人人欲除之而后快的 千手观音苗一岚，你……你不必同情贫僧……” 我立即道:“我不管你以前是谁，我只知道你是刚刚才救了我一命的无生 大师。你放心，有我在，我不会让她杀你的。” 姬蓝风怒道:“你是什么人?凭什么对他保证?” “就凭他是我的恩人!他如果刚才不出手救我，你能看见他显露武功吗? 你能那么肯定他就是千手观音?他明明知道你跟在他身后，可还是毫不犹豫 地救了我，那就说明他是个好人!” 姬蓝风哈哈大笑，笑声凄厉冲天，怒道:“他是个好人?那可真是天大的 笑话!你看看我这张脸，那就

是拜他所赐，我凌霄宫悬壶殿几十口人命，都是 被他所杀，你居然还说他是个好人!” 我悚然一惊，复又转回头去看无生。只见他微闭双目，脸现悲凄之色，叹 道:“唉，贫僧十年前所造之孽，实难偿还，你……你动手罢。” 姬蓝风道:“你以为我不敢杀你!” 子默忽然道:“左护法，千手观音乃我凌霄宫的大仇人，依属下看，还是将 他带回凌霄宫，交由宫主处置吧。” 姬蓝风道:“闭嘴，我自有主张，轮不到你说话。” 我情急之下不由得叫道:“你不能杀他，他是宝光寺的人，你杀了他，宝光 寺恐怕就会和凌霄宫结怨了。” 姬蓝风道:“区区一个宝光寺就能威胁我凌霄宫?就算是皇帝亲临，也要 对我们礼让三分。况且这千手观音本就作恶多端，我们不追究他们窝藏之 罪，已经算是便宜他们了。” 无生黯然道:“我在寺中多年，承蒙师父不弃，收为关门弟子，每日抄念佛 经，以赎前罪，如今……怎么能再去连累他老人家?姬蓝风，你要杀便杀，不 必多说。” 姬蓝风不怒反笑:“好，我就送你去见阎王。”说罢，举掌袭来，我大惊之 下，顾不得多想，反身扑到无生身前。眼见那姬蓝风掌风袭到，我吓得埋下头 去，却见眼前人影一晃，“砰”的一声，那一掌硬生生地打在了子默身上，子默 身子一晃，倒在地上。 我失声叫道:“子默!”不由得怒视姬蓝风道:“你好狠毒，竟然连同门也 打!” 姬蓝风怒道:“子默，你疯了吗?” 子默沉默不语，只是翻身坐起，闭目运功。姬蓝风见我瞪着她不放，寒声 道:“我凌霄宫虽为你阮家训练护卫，可不是要听你号令，你走开，不然我可不 管你是不是阮家人，一样照打不误!” 我直声道:“有本事就先杀了我!” 姬蓝风怒极，左手微动，闪电般地挥了过来，却见白袍一闪，一个僧人挡 在我们面前，双掌合十道:“姬施主手下留情，主持方丈有请。” 姬蓝风不由得收招忍气，怒道:“你又是什么人?” 那白袍道人道:“贫僧无智，乃回真大师座下大弟子，无生是我师弟。”

第十章 凌霄宫主（1）

那白袍道人微笑道:“世间之事，皆有因果。施主不如前往宝光寺一叙， 师父已在普航禅院恭候施主。” 姬蓝风道:“我凭什么要听你的?” 白袍道人只微微一笑，并未答话，只见他抓起无生，转眼已跳出十米多 远。姬蓝风急忙展动身形追了上去。我眼见这变故只在瞬息之间，心想也追 不上他们，心中担心子默的伤，便守在子默身旁。不一会儿，子默调匀气息， 睁开了眼。我忙问道:“子默，你没事吧?” 子默低声道:“我没事。” 我急声道:“你刚才为什么挡过来?你知道那样很危险，以后千万不能这 样!” “保护小姐安全是我的职责。” 我柔声道:“我知道你是为了我，不过也不能这样不要命，我要你答应我， 以后不准再这样!” 子默飞快地瞥了我一眼，只是不做声。我无奈道:“你呀，别以为自己武 功好就逞强，你知不知道如果刚才你被她打伤了，我……我可怎么办呀?我 会内疚一辈子的。” 子默惊异地看了我一眼，生硬地道:“子默是小姐的武公子，为小姐死是 应该的。” 我气道:“胡说什么，我不要你死，总之你要答应我，以后不准再这样，不 然……我可不要你了。” 子默沉默半晌，只得闷声道:“好。” 我这才放缓脸色，道:“他们好像去什么普航禅院了，我担心无生大师，不 如去看看吧。” 我见天色已晚，便让子默背着我一路疾行，很快便到了普航禅院。我示 意她躲起来，不要暴露了自己，自己找了个门缝偷偷望去。那院中蒲团坐的正是回真大师，无智站在右边，他脚下躺着的居然是无生。我心里一惊，只听 见姬蓝风道:“回真大师，我敬你是一代宗师，才和你讲道理，这人分明就是祸 害武林的千手观音苗一岚，他抢我凌霄宫秘笈，杀我门人，我定要将他带回凌 霄宫处置。” 回真大师道:“善哉善哉，施主说他是千手观音，老衲却说他是无生。前 尘如烟，他既已入我佛门，虔心向善，施主又何必苦苦相逼?” 姬蓝风道:“老和尚，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!他是我凌霄宫的要人，今 天我就要带他走，你要如何?” 我正自着急，却有人拍了拍我的肩膀，我当是子默，挥了两下

手，道:“等 一下，有什么事一会儿再说。” 那人却笑道:“姑娘为何在此故作神秘?” 我一惊，回头一看，哪里是子默?分明是个白衣男子。只见他白衣胜雪， 黑发如墨，双眼如漆，风雅翩翩，站在月光里恍若仙人，不由得看呆了。他复 又笑道:“姑娘怎么了?在下脸上有字吗?” 我不禁脸红，暗想道:严希真啊严希真，你的定力真是越来越差了，见了帅哥就发傻!当下清了清喉咙道:“你是谁?” “在下宫雪衣，姑娘如何称呼?” 我不禁笑道:“宫雪衣，名字很好听。我叫阮心璃。” 他脸色微变，喜道:“你是璃儿?已经这么大了?” 他认识我?糟糕，我的记忆中全然没有这样一个人哪!正在犯疑，却见 子默自房顶飘了下来，见他便躬身行礼，口中道:“属下参见宫主。” 我一愣，宫主?难道是凌霄宫宫主?他微微一笑，道:“子默的武功又精 进了，嗯，璃儿的眼光不错。” 子默道:“宫主怎么会来这里?” “我四处追查千手观音苗一岚的下落，方才得知他藏匿于宝光寺中，所以 过来看看。” “属下刚才见到姬护法与无生，就是苗一岚在后山动手，随后无智大师便 将姬护法请到这普航禅院来了。” 宫雪衣只“嗯”了一声，复又看向我，眼中温柔万分，是那样温润如玉，清 透无害，全然不似明南王的深沉内敛。只听他笑道:“璃儿这些年可好?上次 听说离音阁着火，你无大碍吧?” 我笑了笑，道:“我没事，多谢宫主关心。” 他走上前来握住我的手，他的手温和柔软，那么自然而然，只见他推开门 道:“随我进去看看。”我只得任他牵着我走了进去。

第十章 凌霄宫主（2）

姬蓝风一见宫雪衣，忙躬身行礼。回真大师合十道:“凌霄宫主，老衲有 礼了。” 宫雪衣拱手道:“大师有礼。我等打扰大师清修，实在有愧，望大师见 谅。” 回真大师清声道:“宫主远道而来，来者是客，老衲自当尽尽地主之谊。 无智，你去准备一桌斋饭，我与宫主共进晚膳。” 无智应声而去。姬蓝风气道:“我们不是来吃你什么斋饭的，快将苗一岚 交出来，不然，可别怪我踏平你这宝光寺。” 宫雪衣斥道:“蓝风，你怎么对大师如此无礼?”他虽然是在呵斥她，语气 却无比轻柔，似春风拂面，哪里有半点不适?却见姬蓝风脸色一变，当下低头 默不作声。我不禁暗暗称奇，这可是我见过的最没威严的呵斥了，但那姬蓝 风却畏惧得很，神色之间不敢有半分不敬，当真是奇怪。 宫雪衣走到无生身边，仔细地查看，朗声道:“他……果真是苗一岚?” 回真大师道:“阿弥陀佛!千手观音早已于十年前消失人间了，此人乃是 我关门弟子，无生。” 我怕他会对无生不利，急忙道:“宫主，他是无生，不是什么千手观音，你 不要杀他好不好?刚才在山上，他还救过璃儿呢。” “哦?他救了你?” 我连声道:“是啊，刚才有条大蛇袭击我，幸好被无生大师看到，他出手救 我，所以……才会被姬护法看出来他的武功。” 宫雪衣没有说话，只是一味地查看无生。我吃不准他的心意，只得紧紧 盯着他。忽见他抬起头来对回真大师道:“大师，我若放过此人，那《百草经》 和悬壶殿三十三条人命，恐怕也不会宽恕雪衣。” 回真大师道:“善哉善哉!因果循环皆有定数。那《百草经》已然被毁， 三十三条人命已经不在，我们为何纠缠于已不在的生灵，却不肯放过一个已经悔过的灵魂?无生为他所造之罪孽日夜诵经，十年来从无间断，已是赎罪 了。” 忽然听见无生喘声说道:“师父，弟子一生所造之罪孽无可饶恕，就让弟 子去吧，这样弟子也得以解脱了 。” 宫雪衣沉思半晌，淡声道:“大师，他已身受重伤，没有我凌霄宫独门伤药，难以存活，不如大师将他交给我，我带他回凌霄宫治伤。” 我惊喜道:“宫主肯放过

无生大师?” 宫雪衣看着回真大师，正色道:“不过在下有个条件，伤好之后，他需在悬 壶殿赎罪，终身不得踏出凌霄宫半步。” 听到宫雪衣开出的条件，我不禁骇然，那不等于终身监禁?我皱了皱眉， 转念一想，只要保得命在，还是好的。 回真大师思索半晌，叹声道:“好吧，不过施主可向老衲保证，不伤他性 命?” 宫雪衣淡声道:“在下保证。” “凌霄宫主一言九鼎，胸襟广阔，所说之话从无虚言，江湖上无人不敬仰 宫主的为人，今日得见，果然名不虚传。宫主既然保他性命，老衲也就放心 了。” 姬蓝风脸抽动了几下，终是没有出声。我不禁松了一口气，心想这宫雪 衣还算是个宽宏之人，不由得对他又生了一分敬佩之心。 只见他轻声道:“大师言重了。”当下取出一粒药丸来，塞入无生口中。 我不禁愣了愣，只听他道:“九宵灵玉丸可护他心脉，三天之内不会有性命之 忧，待我们回到宫中，再取伤药医治。” 回真大师唤了人来，将无生抬去休息了。我心中忐忑不安，宫雪衣见我 神色不定，温和笑道:“璃儿怎么了?还在担心他吗?宫主哥哥向你保证，他 不会有事的。” 我见他眼神沉静，有一种安定人心的力量，心神一松，轻声道:“我知道， 有宫主在，他不会有事。” 回真大师道:“请宫主、护法先去别苑休息，待斋饭好了，老衲再差人来 请。” 宫雪衣微微一笑道:“好，有劳大师。”说罢，复又牵起我的手，慢慢地向 别苑走去。我见他对我如此亲近，却是自然无比，仿佛认识了很久，心中觉得 很是温暖。 宫雪衣笑道:“璃儿小时候最喜欢缠着我讲故事了，总是跟在我后面宫主 哥哥，宫主哥哥地叫，现在见了我，怎么有些生分了?” 我一愣，听他提起往事，不由得望了子默一眼，见子默神色之间似有一丝紧张，当下不敢做声，唯恐又说错了话。 宫雪衣又道:“那时候你身子太弱，总是生病。修之怕你长不大，不得已才把你送来凌霄宫。你才三岁，已经玉雪可爱，小嘴又甜，整个宫里的人都喜 欢你得很呢。”

我笑了，这阮心璃倒是人见人爱哪。 宫雪衣笑道:“你五岁时离宫回家，哭得稀里哗啦，把我的衣袖都擦湿了， 你可还记得?那时我不住地哄你，你却说要我等你长大，定要嫁我为妻呢。” 我张大了嘴，

脸红了红，低声道:“宫主哥哥怎么尽提些璃儿的丑事?” 宫雪衣笑道:“小璃儿不好意思了呢!好了，我不提你的丑事了。我听说 这次百花盛宴你被选为明南王妃了?” 我只得“哦”了一声，不知该说些什么。 宫雪衣淡声道:“我们凌霄宫与明南王府没有打过什么交道，但从通晓殿的消息来看，这一代明南王是少年得志，十八岁就继承了王位。此人励精图 治，大胆激进，将南藩之地治理得国泰民安，蒸蒸日上，的确有经天纬地之 才。” 我心中一动，他怎么会知道这么多? “我已经让通晓殿去搜集更多与明南王有关的消息，弄清楚他究竟是怎 么样的一个人，璃儿将来嫁了过去，也不至于太糊涂。” 我心生感动，他这般为我打算，简直就如亲人一般。我握紧了他的手，轻 声道:“宫主哥哥，谢谢你，你对璃儿……真好。” 宫雪衣微微一笑，柔声道:“我当然要对你好了，因为你是我的小璃儿啊， 将来谁敢欺负我们璃儿，宫主哥哥决不会放过他。” 我笑着点了点头，拉着他的手，不觉已走到别苑门口。娘正在门口张望， 想必是见我许久不归，有些急了，见到我才松了一口气，但见我拉着一个男人 的手，不由得吃了一惊。 我只得笑道:“娘，这位是凌霄宫宫主。” 娘忙福了福身道:“原来是宫主，盈月有礼了!” “夫人不必多礼。天色已晚，风又凉，你们赶紧进屋歇着吧。” 我随娘回了屋，娘去张罗晚膳，我唤了子默过来，想问问他有关宫雪衣的 事，免得明日见到他又露出破绽。 子默道:“小姐想知道什么?” 我想了想道:“宫主当真会救无生大师?” “宫主说的话从来不会有假，他既已许诺留他性命，就绝不会杀他。” 我沉思道:“小时候我曾在凌霄宫中住过?” “是。”

“宫主对我这么好，我都有点不知所措了。” “小姐不必多虑，宫主一向疼爱小姐。” 我沉思半晌，复又问道:“那通晓殿是做什么的?” “凌霄宫除了中宫之外，底下所属有三殿，文武殿、悬壶殿和通晓殿。文 武殿专门训练文武公子，所有武功秘笈都在文武殿。悬壶殿是研究药理毒草 的，凌霄宫所有毒药和伤药都出自悬壶殿。至于通晓殿，是专门搜集天下情 报消息的组织。” 我讶然，想不到一个凌霄宫居然这

么庞大复杂，分门别类，样样俱全，当 下叹道:“想来这个宫主恐怕不那么好当。” “这是自然。宫主虽然有一军师、二护法相助，分管三殿，却仍然需要以 德服众。宫主十六岁便做了凌霄宫主，早先宫中不服之人大有人在。” 我惊叹道:“十六岁!太厉害了，他也是文武公子吗?”

第十章 凌霄宫主（3）

“是。宫主原是‘元"字辈武公子中年纪最轻的一个，只因他性情温和， 天赋极高，因此最得前任宫主喜爱。” 我不由得叹道:“是啊，刚才见他训斥姬蓝风都那般温和，像他那样一个 人，恐怕永远也不会生气吧?” 子默正色道:“属下从来没见过宫主生气。” 我不禁喟然，这宫雪衣方才见到凌霄宫的大仇人苗一岚都不曾动怒，可 见他的涵养有多好了。不知道这样一个玉雪一样的人儿，生起气来会是什么 样子?我不由得眉毛一扬，笑道:“你们宫主，可有娶妻?” 子默一愣，答道:“未曾娶妻。” 我复又笑道:“难怪啦，以后有了老婆，说不定就会时常生气了。” “为何?” 我乐道:“你不知道吗?通常谈恋爱的人呢，情绪就很容易受到自己喜欢 的那个人的影响，说不定就会时常为了一些小事生气。” 子默默不作声，我暗自觉得好笑。不禁想知道那宫雪衣以后的妻子到底 是个什么样子的女人，看那个姬蓝风就是一副火暴脾气，如果他们俩凑一块， 倒是有趣。 一想起姬蓝风，忽然想起她脸上的伤疤，不由得问道:“子默，无生大师为 何会害死凌霄宫那么多人?” 子默见我问起无生，沉默了许久。我见她不说话，似有内情，便追问道:“他明明是个男子，为何号称‘千手观音"?”

子默叹一口气道:“苗一岚武功高强，但最精通的乃是用毒和易容之术。 他在江湖上行走，竟无人得知他的真实面目，常人见他忽男忽女，不知其究， 所以才称他‘千手观音"。” 易容?武侠小说里倒是经常看到，想不到还真有其术。 子默又道:“他酷爱研究药理，天下药书，只要他找得到，便要去翻来研 究。不知他如何得知我凌霄宫悬壶殿有一本《百草经》，便打上了主意。当 时姬护法分管悬壶殿，于是他便乔装成大夫，设计亲近姬护法，让她带他进了 凌霄宫。” 我想起先前姬蓝风对他的恨意，方才明白那苗一岚竟是以感情为饵，进 入凌霄宫，盗经杀人，难怪姬蓝风对他恨之入骨。 子默又道:“后来被军师尧汨发现了。尧汨心思缜密，不动声色，只让人 去细细盘查他的身份，

才得知他原来是千手观音，当即布下天罗地网，欲在悬 壶殿擒他。他发现行藏败露，不惜毁了《百草经》，放出烟花冥。那烟花冥是 如轻烟一般的毒雾，无色无味，杀人于无形，悬壶殿三十三口人，尽皆死于非 命。宫主震惊，忙命文武殿所有武公子全力追杀，怎料姬护法情系于他，反倒 不顾同门之谊，助他逃脱。谁知苗一岚为逃命，竟置姬护法的性命于不顾，弃 她而去。” 我黯然无语，不知当时是怎样的惊心动魄。 子默痛心道:“宫主心痛难当，三天三夜不眠不语。饶是如此，宫主见 姬护法也中了毒，九死一生，一张左脸尽毁，心中不忍，只收了她悬壶殿 管事之权，但凡宫中之事，一律不许她过问，只令她一心一意追查苗一岚 的下落。” 原来如此，想必这十年中，姬蓝风、无生、宫雪衣的日子都不好过吧。 子默又道:“凌霄宫对苗一岚下了江湖追杀令，想必他已无处容身，才会 进了这宝光寺。” 我叹息道:“他做了回真大师的弟子，应该是真心悔过，这些年过得恐怕 也是难挨。” 我们两人相对无言，各怀心事，忽听见宝光寺中有钟声响起，甚为急促。 子默一惊，道:“不好，宝光寺出事了!”我们连忙出门张望，只见宫雪衣身影 一闪，转眼不见，只有声音徐徐传来:“子默护好璃儿，不得擅离!” 我急道:“发生什么事了?宫主要去哪儿?” “小姐不必担心，宫主已经过去察看了。”

我坐立不安，总觉得有大事发生，于是唤道:“子默，我不放心，我们还是 去看看吧。” 子默无奈，只得陪我前去宝光寺。我抓着一个和尚便问，那和尚慌慌张 张，只说好像是无生大师出事了，我心里一惊，直朝寺后禅院奔去。进了后 院，只听见姬蓝风凄然大笑道:“我报了仇了，我终于报了仇了!” 院中僧人站了一排，无智大师也在。宫雪衣立于院中，眼中似有不忍，沉 声道:“蓝风，你这是何苦?” 姬蓝风恨恨道:“我这一辈子只有一个心愿，就是手刃这无耻之徒!如今 属下心愿已了，宫主你要杀要剐，蓝风绝无怨言!” 宫雪衣眼色黯淡，闭目不语。我心知不妙，连忙跑进房中，见无生倒在榻 上，双目紧闭，似已断气，当下惊喘一声，扑过去将他扶起。 我手忙脚乱，不住地唤他，

希望他能醒转过来，盼宫雪衣还能将他医治 好。我又摇又推，急得半死，忽见他睁开双眼，淡然笑道:“施主，想不到贫僧 将死之人，还能遇到施主这样的好人，贫僧死而无憾了。” “无生大师你别这么说，我一定会让宫主哥哥治好你的。” 无生喘一口气道:“施主不必安慰贫僧，能死在她的手上，贫僧并无怨 言。”说完复又看着我，道:“施主面带祥瑞之光，定是心善之人，你我有 缘…… 咳咳……”

我忙抚他背，轻声道:“无生大师，你别说了，好好休息。” “贫僧一生，杀人如麻，罪孽深重，死不足惜，只是可惜……” 我正想问他有什么可惜，却听他叹了一口气道:“贫僧有一物，乃是贫僧 毕生心血所铸，从未离身，若贫僧死了，此物长埋于地下，不能造福于人，也甚 为可惜，不如……” “大师你到底想说什么?” 他忽然猛烈地喘气，双手颤抖着从怀中摸出一个布包来，慢慢打开，竟是 一个半尺见方的小盒子，似纯银制造，表面镶有一块翠绿的碧玉，十分精致。 他的气息越发微弱，断断续续道:“此物……若落在恶毒之人手上， 必…… 后患无穷。我见……施主是个……有缘人，不如……收下此物…… 我…… 也心安了。”

他将银盒递到我手中，我犹疑不定，不知如何是好，只听他拼尽力气道: “乾……乾方坤圆……记住……” 话音一落，他手一松，颓然倒下，已然断气。我心中哀恸，不禁哭出声来。 子默进来，惊见我伏在无生身上哭泣，忙将我扶起。我抽泣道:“无生大 师…… 死了。”

第十一章 情意暗生（1）

无生一死，宝光寺中丧钟响起，在山中回荡，说不出的凄婉哀凉。 第二日，回真大师闭门清修，不再见外客。我心中黯然，只得将那银盒收 好，心想，人虽然不在了，但有个纪念物总是好的。宫雪衣本想命姬蓝风回凌 霄宫领罪，但见她双眼涣散，神志不明，竟然已有疯癫之态。宝光寺也无奈， 在宫雪衣一再赔礼之后，不再追究她杀人之罪。宫雪衣召来弟子，将姬蓝风 送回凌霄宫去。 我不禁觉得奇怪，那上山的路已经被毁，他们都是怎么上山来的?宫雪 衣只是笑道:“璃儿，前山的路不通，还有后山啊。只不过，平常之人是上不来 的，习武之人要上来，却不是难事。” 我释然，忽见文昕远远地走了过来，惊喜交加，叫道:“文昕，你怎么来 了?” 文昕上前拜过宫雪衣，方才答道:“听说上山的路坏了，府里都很不放心， 遣我来瞧瞧。我刚才上山时见路已经修得差不多了，虽不平整，但能过人，就 上来看看小姐。” 宫雪衣道:“既然路已经修得差不多了，我也该下山了。我离宫多日，还 真有些不放心。” “宫主哥哥你要走了?那我们一起走吧。” 宫雪衣笑着抚了抚我的头发，柔声道:“好吧，我也送璃儿一程。” “宫主哥哥，你心里……还恨无生大师吗?” 宫雪衣轻叹一声，声音微弱如水:“恨?人生苦短，恨有何用?当年他伤 我凌霄宫数十条人命，如今罪孽已赎，不过是化作一般尘土，何必再有恨?随 风去吧。” 下山的路有些湿滑，我让碧叶和惜人小心扶着娘，自己闷闷地走在 前面。宫雪衣一路少言，只大略问了问文昕百花盛宴之事。文昕不敢隐瞒， 事无巨细，一一禀报，我不禁有些暗恼。 宫雪衣听闻我主动将名牌赠与明南王，沉思半晌，轻声唤道:“璃儿。” 我气恼道:“宫主哥哥不用再问了，这件事，的确是我……唉，自作自 受。”遂咬了咬嘴唇，不想再说话。

宫雪衣淡笑道:“璃儿害羞了?我们的璃儿长大了，有心事了。”我只是 不语，他叹了一口气，将一样东西塞进我的手中。我细细一看，

竟是块玉， 呈淡紫色，通透无比，清凉圆润，刻有一个“衣”字。 我一愣，不知何意。宫雪衣笑道:“此乃我贴身之物，江湖上的人见了它就如同见了我。以后璃儿若有什么事，可以把它拿出来，料想他们还会给我 这个凌霄宫主几分薄面。” 我心中一惊，这么贵重之物，为何私赠与我?当下犹豫道:“宫主哥哥，这 太贵重了，璃儿……恐怕受不起。” 宫雪衣微微一笑，牵着我的手缓缓前行，轻声道:“我的小璃儿长大了，不 知道还是不是像小时候那样爱闯祸?以后做了明南王妃，不可再任性了。宫 主哥哥不能时时在你身边，见到此玉，就如同见了我，不好吗?” 我心中一暖，只得道:“既如此，多谢宫主哥哥，我一定好好珍藏。”复又 仔细去看那玉，阳光里那玉的颜色似乎起了变化，我不觉惊讶出声:“它…… 它变色了!”我只顾看玉，脚下却没留神，不小心一滑，眼看就要摔到地上。宫 雪衣袖袍轻拂，将我揽进怀里，关切地道:“璃儿小心。” 宫雪衣的怀抱柔软而温暖，和明南王完全不同。我面色红了红，歉声道: “谢谢，璃儿没事。”却觉得窝在他怀里无比舒服，正暗自窃笑，却发现大家都 停了下来，不由得抬头望去，眼前不知何时多出三人来，赫然是明南王和他的 两个护卫。 明南王见我倚在宫雪衣的怀里，眼色一暗，却没说话。我一呆，下意识地 脱开宫雪衣怀抱，低下头去。文昕在我耳边轻声道:“此番路塌，皇上责令天 京府衙三日内必须修好，那明南王想必是来查看的。” 我“哦”了一声，只听见宫雪衣朗声道:“原来是明南王，在下宫雪衣，见 过王爷。” 明南王脸色微变，笑道:“原来是大名鼎鼎的凌霄宫主，久仰久仰。” “王爷过奖了，在下不过是江湖闲人，徒有虚名而已。” “凌霄宫文武公子都是当代俊才，悬壶殿的伤药连大内皇宫也比之不及， 通晓殿的弟子更是遍布天下，没有凌霄宫打听不出来的事。本王虚有王爷之 名，哪比得上宫主你惊世之才。” “王爷真是折煞雪衣了，实愧不敢当。在下得知王爷已点中璃儿为王妃，特来探望。璃儿年幼贪玩，以后嫁进王府，若有不是之处，还望王爷多多包 涵。” 明南王眼光一闪:“哦?”向我看来，我只得浮出一个微笑，却不知说些什 么。他却笑道:“既然如

此，就由本王来送未来的王妃回府吧。” 宫雪衣道:“也好，在下还有要事在身，就先走一步了。”遂回过头来对我 笑了笑，道:“璃儿好好爱惜自己，我先走了。” 我有些不舍，却只得点了点头。他与众人作别，吩咐文昕与子默好好照 顾我，便转身离去。我望着他的背影，想起与他相处不过一日，却仿佛认识了 十几年一般，好生感慨。 明南王的护卫走上前来，恭敬地道:“属下已在前面备了马?，走过这一 段路，便可上车前行。”我心不在焉地“嗯”了一声，只得跟着他们慢慢前行。 眼前这一段山路颇为狭窄，凹凸不平，仿佛是刚刚才铺好的，想必就是大雨中 被毁去的一段。我担心我娘，便让子默背了她先走，只让文昕扶了我缓慢地 走着。路面湿滑泥泞，走了不过一会儿，我就已经累得难受，脚底一滑，被碎 石一绊，竟崴了脚。一阵钻心的疼痛袭来，我“啊”地叫出声来。文昕急道: “小姐，我背你吧。” 我咬了咬牙道:“不用，你照顾好自己就行，我自己……慢慢来。”话刚说 完，突然觉得腰间一紧，脚下一空，竟然被明南王腾空抱了起来。我一惊，不 得不拢住他的双肩，急道:“你干吗?放我下来，我能走。” 他也不答话，只是抱着我一路快走，几下已将文昕她们甩在身后。我有 些不快:“你快放我下来，为什么你每次都让别人看我笑话?” 他沉声道:“什么笑话?你的脚扭伤了，还能走吗?痛就不要逞强，不然 苦的是自己。反正我已经抱过你几次了，更何况，如今你已是钦定的明南王 妃，还怕什么?” 我瘪瘪嘴，任他抱着我走得飞快，不一会儿已经走出那段毁坏之路，前面 的路宽阔平坦，我又叫道:“好了，好了，放我下来吧。”

第十一章 情意暗生（2）

他并未如我所愿，只是看着我，轻声道:“我不想放，如何是好?” 我愣了愣，呆呆地看着他。那宫雪衣也是无比俊俏之人，与他相比，一个 温柔和煦，一个却俊美无俦。只见他五官精致，刚柔并济，眉宇之间更有坚毅 之意。我靠在他怀中，闻到他身上十分干净的味道，很是舒服，心中暗叹，若 是真嫁了他，只是每天看看，也是赏心悦目的吧。 他也不说话，只是一瞬不瞬地盯着我看，眼光平静无波，似有柔情暗生。我不禁红了脸，低声道:“你……你干吗一直盯着我看?” 他浅浅一笑，道:“心璃……我叫你心璃可好?” 我一愣，脱口道:“好啊，可是，我都还不知道你的名字，这不公平。” 他轻笑出声:“天下居然有你这样的女子，连自己夫君的名字都不知 道。” 我懊恼道:“这有什么奇怪的，人人都叫你明南王，又不是叫你的名字。” “既如此，就让为夫亲口告诉爱妃，我复姓东方，单名一个汐字，潮汐的 汐。你可记住了?此人将会成为你的夫君，终生与你相守……” 我喃喃道:“东方汐?”复又抬眼去看他，听得他说终生相守，心中一阵狂 跳，他……他是什么意思?不由得又念道:“东方汐……” 他笑道:“嗯，爱妃唤我有何事?” 我嘻嘻笑道:“王爷不累吗?还是放我下来吧，你可别把我宠坏了，以后 就赖着你!” 他只是看我，似乎不愿将眼光移向别处，轻声说道:“心璃，叫我的名 字…… ” 他的脸越来越近，离我的脸不足一寸，几乎可以闻到他的呼吸。我不禁 呼吸急促，心跳如鼓。我不停地劝自己不要紧张，手上却愈发没力，仿佛中了 魔，只得喃喃叫道:“东方汐……” 他满意地笑道:“你要记着，以后但凡没有外人的时候，便要叫我的名字， 知道吗?” 我紧张得说不出话来，只是点头。他一路抱着我走到山下，放在马车上， 一只手竟去掀我的罗裙，我吓了一跳，按住裙子紧张地问道:“你要干吗?” 他笑容未变，只是轻轻地握住我的脚，缓慢地揉搓，那力道恰好，疼痛竟 然缓解了不少。他轻声问道:“还疼不疼?”我羞得满脸通红，生怕被文昕她 们见到，连忙将脚缩了回来，

急声道:“不疼了，不疼了，谢谢你。” 他轻笑出声，不觉轻抚我的脸道:“阮心璃，这天下之大，你，只属于我东 方汐一个人。” 自那日东方汐将我一路抱回了静漪园后，整个天京的人都知 道了明南王对未来的王妃是如何关心宠爱，不久便传开了“第一美人情定明 南王，二人佳偶天成，乃绝世良缘”之类的故事，各种版本层出不穷。 我暗自觉得好笑，大约这才子佳人的故事就是这样编出来的吧。但一想 到那日他对我出乎意料地温柔体贴，不由得思绪万千，当真是剪不断，理还 乱。 府中的人也知道了这位未来的姑爷待我不错，众人皆是称羡，阮心瑜也 笑意绵绵，似已打消了顾虑，只有我娘，脸色愈发落寞。她似乎已经去找过阮 修之，但知道我要嫁入明南王府，已不可更改，心情更为沉重，每日只是看着 我叹气，不再言语。众人只当她是不忍心我嫁人后离她而去，也不以为意。 可是，自那日之后，我便又开始不停地做梦，有时候白天不小心打个盹， 也会梦见阮心璃的往事。梦中所见，一会儿是小女孩，一会儿又是少女，我不 胜其烦。只是此事颇为奇怪，我又不敢轻易对人讲，终日心神恍惚，神不守 舍。 阮心瑜见我如此精神不济，笑道:“妹妹这是怎么了，整天都没精打采的? 是不是……在想明南王了?” 我嘟着嘴道:“谁有空想他啊。” “还不承认?那天他送你回来的时候，我看你满脸喜色，尽是小女儿的娇 羞之态，还不承认你对他早已情根深种?” 我张大了嘴，惊讶道:“我哪有?姐姐就知道取笑我，是他……非要抱我 回来的……生怕别人不知道似的……一路招摇过市。” “呵呵，姐姐看得出来，明南王是真心喜欢妹妹呢。你若是对他无意，哪 会让他抱你回来?还敢说对他毫无情意?” 我气道:“我不跟你说了。”转身就走。 阮心瑜忙拉住我道:“好了，好妹妹，姐姐不过是跟你说笑呢，你倒认真 了。” 我看了看她，没有说话。她只得赔笑道:“好妹妹，别生气了，姐姐陪你去 无瑕阁里坐坐，那里可有你喜欢的宝贝哦。”

第十二章 惊 梦（1）

听到“宝贝”二字，我心一动，满心欢喜地答应了，唤来子言、子默，一起 往无瑕阁去。那无瑕阁是静漪园的主阁，我还一次都没有去过。上次听文昕 说每个园子的主阁都会摆下一个阵法，不知那无瑕阁又是摆的什么阵? 静漪园里花草甚多，园中有一湾流水，贯穿其中，仿佛别有深意。无瑕阁 在园子深处，若没有人带路，几乎就找不到它的所在。我暗暗问子默:“无瑕 阁摆了什么阵?” 子默低声道:“玄水阵。” 我皱了皱眉，问道:“有什么奥妙?” “虚实不定，以柔克刚。” 我听得不明所以，心想也问不明白，兴味索然，只随她们几弯几拐，进了 无瑕阁。子言和子默在门外守候，我随阮心瑜上了楼，不由得一惊，这阁里的 东西摆设竟在梦中见过。“姐姐，宝贝在哪儿啊?” 阮心瑜道:“你自己去拿啊!” 我下意识地走到一个书柜旁边，掀开几本书，里面有一个小小的暗格，格 内放着一本书，还有一小石头珠子和沙包，竟是些小孩玩的玩意儿。 阮心瑜笑道:“你小时候可会玩这些了，不过有一次被爹看到，训了你一 顿，吓得你半死，就把东西藏在我这儿了，你可记得?” 我内心惊惶不安，眼前仿佛又看到一个小女孩被一个成年男子训斥，在 那里嘤嘤哭泣，当下手一松，东西统统掉到了地上。 我神思恍惚，头脑发晕，轻声道:“姐姐，我……我有点不舒服，想……歇 一会儿。” 阮心瑜见我脸色有些苍白，关切地道:“你怎么了?要不要我去唤子默上 来，让她陪你回去歇着?” 我摆了摆手道:“不用，我……躺一会儿就好。” 阮心瑜只得扶了我躺在软榻上，不住地道:“你这是怎么了，这几天好像精神也不好，是不是生病了?叫个大夫来瞧瞧?”

我低声道:“不用，一会儿就好。”说着，竟自睡去。 恍惚中，我似乎和阮修之站在波心亭里，我神色畏惧，好像十分不安。阮 修之脸色严厉，似有不快。只听得阮修之道:“璃儿，你要听话，爹不是偏心，爹这么做，虽是委曲求全，但也是为了你好。” 我颤声道:“爹爹为何不愿让璃儿进宫?那明南王是我的仇人，我才不要 嫁给他!” 阮修之叹了

口气道:“非是爹爹有私心，实在是……你也知道我们阮家会 出一位皇后，瑜儿去了百花盛宴，必是皇后无疑，你又何必……” 我低声道:“璃儿从来没想过要和姐姐争。璃儿只要能进宫，就算是做个 普通妃子，也是甘愿的。” 阮修之厉声道:“不行，你以为爹爹不知道你在打什么主意?你以为只要 你进了宫，得到皇上宠爱，便可以查出你父王被害的真相?你太天真了，后宫 是什么地方，岂能容你一个女子干预朝政?我不许你去。” 我吓了一跳，眼中似有泪:“不会的，皇上……会待璃儿好的，他……一定 会帮我的，他答应过我……” 阮修之断然喝道:“够了，傻璃儿，皇上不过是随便哄哄你，你倒是当真 了!” 我吓得不敢再说话。阮修之放柔了声音:“好孩子，爹也舍不得把你往狼 窝里放。可是你也知道那明南王不是个简单的人物，如果你不嫁给他，如何 能进得他府中查个清楚?只有做了他最亲近的人，他才不会防备你，这样你 才好行事。” 我低低地哭起来，抽泣道:“可是……可是璃儿……真的不想嫁给仇 人。” 阮修之脸色有些不耐:“你怎么如此不明事理?我跟你说过多少次，在哪 里跌倒，就要在哪里爬起来。明南王害死你全家，你这般不能忍辱负重，如何 能成大事?你还想报仇?就这个样子，何时才能为你的父王讨回公道?” 我垂泪不已，心中似乎十分害怕。 阮修之挥了挥手道:“好了，你回去吧。百花盛宴你一定要成为明南王 妃，为了你父王，也为了你自己。你要是有一点出息，就好好地筹谋打算，不 要再浪费时间去想一些无关紧要的事。” 我只得黯然地走了出来，忽然景物一变，我似乎身在一个精致的楼阁里，阮心瑜正气呼呼地看着我。我大声叫道:“文昕、子默，你们送二小姐回静漪 园去!”文昕与子默对望一眼，神色不解。阮心瑜转身走了，我一个人坐在屋 子里，眼泪却流了下来，口中只是说着:“爹不准我进宫，连姐姐也不让我进宫，为什么?皇上，难道璃儿这一生真的无缘服侍你吗?”手中抚着一朵桃花， 脸有悲凄之色，伏在桌上嘤嘤哭起来，忽又突然站起身来，拼命地摔东西，书 本、笔墨掉了一地。烛火被我扫翻在地，蜡油流出，火迅速点燃了书本和布 帘，四处流窜。我只是呆了一呆，禁不住笑出

声:“好!烧!都烧掉!全部都 烧掉!什么明南王，全都见鬼去吧!” 火势越来越大，书柜爆出一块烧着的木屑，砸中了我的胸口，我“啊”地 叫了一声，倒在了书桌底下。此时我才开始有些害怕，只得躲在书桌底下，四 周热浪袭人，我喘不过气来，几乎快要死过去…… 我双眼一睁，“啊”地一声坐了起来，凝神一看，窗□天色已黑，我竟然又 做了一梦。 醒来时，我已经在静漪园里，心中为那梦中之事惊惶不定，也不知自己是 如何回的屋。定下神来细细地想，那离音阁里的火竟然是阮心璃自己放的， 心下犹疑难定。照梦中的情形来看，那阮心璃似乎对皇帝有情，而阮修之又 不许她进宫，反而要她嫁给仇人，因而心生绝望，纵火自焚。为何她如此惧怕 阮修之?阮修之又如何能肯定阮心璃去了百花盛宴就会成为明南王妃?真 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。 青荷点了灯进来，见我一个人坐在床上发呆，轻声道:“小姐醒了?为何 不让奴婢进来服侍?” 我回过神来，见青荷神色不定，只觉有几分迷糊，遂叹气道:“我刚刚才 醒，正想叫你呢，对了，我明明是在无瑕阁，何时回来的?” 青荷笑道:“还说呢，二小姐说小姐睡得沉，怎么都叫不醒，只好让默公子 背你回来的。”

第十二章 惊 梦（2）

我不好意思地笑了笑，连忙叫道:“叫碧叶去请文昕来，我有事问她。” 过了一会儿，文昕进来，见我正在吃饭，愣了一愣，问道:“小姐这么急叫 文昕来，有什么要事?” 我让青荷、碧叶出去，拉着文昕坐到里间，低声说:“凌霄宫通晓殿是不是 什么事都打听得出来?” “这个……我不敢说凡事都知道，但是只要是发生过的事，都会有一些线索。小姐想打听什么?” 我想了想道:“你去帮我查查十六年前辽东王叛乱之事，越快越好。” “十六年前?小姐查这件事做什么?” “先别问这么多，只管去查，我自有主张。”文昕只得领命而去。 我又是接连梦了三天，便不再做梦。我隐约知晓了一些事情的真相，心 中反倒越发不安。 过了两天，文昕便得了消息，手中捏着几张纸，说道:“小姐，凌霄宫来消 息了，我正在看，不仅仅是前辽东王之案，还有有关现明南王的，宫主一并传 了过来。”说罢将手中的那叠纸递了过来。 我心想，当时宫雪衣说去查查明南王的为人，想不到这么快就有了消息，他对我倒是关心得紧，心中一暖，拿着那叠纸仔细看了起来。 辽东王严维正二十八岁继王位，三十岁进京辅政，性直豪爽，交游广阔， 才干过人，朝中文武大臣无不与之交好，并与内阁一品学士阮修之结为异姓 兄弟。时值西南有月异国人不断侵犯我边境，仗着兵强马壮，屡屡强行闯进 我边界城市烧杀抢掠，犯下滔天罪行。宁西王凤宇赞及明南王东方昱，皆以 边城在两藩交界之地，不便出兵为由，向灵苍帝请旨。帝不能决，命严维正与 内阁八名一品学士商议对策，正拟朝中出一主帅，领军十万，西、南二王各出 兵五万，共同退敌。然内阁八名一品学士中，简松楠、易铭志等七人均不赞同 出兵征讨，只责令西、南二王加强防备，勿使百姓再受其扰。帝许之，三月后， 月异国与其西面的耀新国联合来犯，大军三十万兵临城下，边关告急。正见 朝中无人请命，遂上书愿亲自领兵，杀敌报国。帝不得已许之，拨兵马十万。 正从辽东藩地调来五万兵马助阵，遂有告密者称，严维正自备龙

袍玉玺，拥兵 自重，意图谋反，帝惊而抄之，令明南王带兵进京，在辅政王府搜得龙袍玉玺， 继尔将其满门抄斩。阮修之及其不在天京之家属，未获其罪。帝感念严氏一 门多为有功之臣，令其弟严维岭继承辽东王爵位。 我一口气看完，呆坐在椅子上，心下思虑万千。这其中倒是把事情交代 得十分清楚，只是并未提及告密者是何许人。此人能亲自向皇帝告密，多半 也是朝中官员，只是满朝文武那么多人，会是谁呢?当下沉声道:“文昕，凌霄 宫可否查到那告密之人?” “这……事隔多年，恐怕很难。况且既是告密，那知道这个人的除了他本 人，就只有先帝爷。先帝三年前已殡天，这个秘密要查出来，怕是……” 我打断道:“无论如何，一定要尽力去查。先帝虽然去了，但他身边的人 应该还在。他在下旨抄家之前，必定是见过什么人的，你速速去查!” 文昕应了一声“是”。我复又小声道:“此事不可让任何人知道，尤其是 老爷，明白吗?”文昕看了我一眼，点了点头，转身走了。

见她出了门，我又不断翻看着手中的纸页，后面几页都是与东方汐有关 的。 东方汐，东方昱第八子，母亲 ，蓝族第一美人，昱之侧妃。汐三岁识 字，五岁赋诗，博览天下群书，文韬武略，智慧过人。武承蓝族空灵门门下，乃 第十三代门主蓝其山之关门弟子。内力绵延，身法灵秀，深不可测。昱先立 长子沂为世子，沂十岁夭折，复立次子汜。汜不学无术，酒后伤人命，遂废之。 再无正妃之子可立。昱对汐喜爱之胜，几欲立之而不得。后为平息世子之 争，设下三道关卡，过者可立。余四子中唯汐过三关，昱大喜，遂立之，时年十 六岁。其后，昱将藩国之事多交于汐决断，汐果断英明，赏罚分明，深得民心。 两年后，昱病逝，汐继明南王位。 汐继位以来，励精图治，手腕严谨，国中之人无不敬重。兄弟中虽有不 服，却无机可乘。汐无妃，只继位时得一侍妾，乃其奶娘之女，温柔贤淑，端庄 大方，体弱，无子嗣，却深得汐心。后于今年百花盛宴，点中阮修之之次女阮心璃为正妃。 看到后面几句，我叹了口气。上次也听文昕提起过，他府中有一侍妾，已 经是众多王爷中妃妾最少的了，可是心中却仍然似

有什么东西堵住似的。也 许这也就是我不想嫁他的原因之一了吧，我，严希真，现代文明社会的独立女 子，怎能容忍自己的老公三妻四妾? 可是在这个蒙昧的古代社会，你不让男人三妻四妾，那才是怪事。想到 此，我重重地叹了口气，门外传来脚步声，我忙将纸页烧了，出了内室。 过了几日，文昕带了消息回来，只说先帝殡天之时，身边的人尽皆殉葬， 几乎查不到任何线索。那告密之人究竟是?，已经成了一个谜。以严维正的 为人，刚正性直，料他不会做谋反之事，但在他府中竟搜出龙袍玉玺，的确令 人怀疑，除非有人嫁祸于他。于是又吩咐文昕道:“如此，就麻烦了。你去查 查严维正是否与人结怨?尤其是朝中官员。” 文昕沉思道:“小姐，此番要翻查旧案，着实费力，当时之人大多不在了。 那严维正是性情中人，最为耿直，要说结怨，似乎并没有什么仇家。” “那当时的朝中官员，可有与他政见不和的?” “要说政见不合，那倒是挺多的。朝中党派势力向来分为两派，一派是以 老爷为首的，内阁中的易铭志、方华生和护国将军燕北翎都属这派;另一派便是以天威将军赫连越为首，内阁中的简松楠和其他四人均属这派。严维正之 乱时，只有老爷、简松楠、方华生、易铭志四人在内阁之中，那时的天威将军和 护国将军都还只是军中的副将。只是在平定月异国之乱时，建立战功，才得 以封了将军。”

第十二章 惊 梦（3）

“这样说来，父亲与严维正有八拜之交，那辽东王也应属父亲这一派 了?” “不然。那严维正向来刚正不阿，从不因私废公，虽私下与老爷交好，却 并不属于哪一派。小姐，我们如此追查，太过于费力，如果能知道先帝下旨之 前召见过谁，就好办多了。” “没错，如果能查出这一点，可能告密者是谁，就呼之欲出了。文昕，你再 去盘查宫中之人，我就不信先帝身边的人全都死光了，你细细地查，定要找出 一个半个来。” 文昕应了声“是”，却未动身。 “怎么了?还有什么事吗?” 文昕犹疑道:“有一件事，文昕实在不解。” 我淡声道:“我们之间还有什么不能说的。” “小姐为何对这件十六年前的旧案如此感兴趣?倘若是查明南王之事， 还尚可理解，可这辽东王……” 我笑道:“文昕不必多虑，我查这件旧案，其实与明南王也有关联。你不 用多想，只管去查，速速来报便是。” 文昕只得应声而去。 片刻，只见碧叶气喘吁吁地跑了进来，叫道:“小姐，小姐!” 我轻斥道:“你这丫头怎么老是冒冒失失的，什么事?” 碧叶不好意思地笑了笑，道:“小姐，明南王的聘礼送到了，你赶紧去看 吧。”

第十三章 情 动（1）

我来到院子里，只见静漪园里摆满了大大小小的箱子，每一口箱子都精 致无比，扎着红艳的绸缎，喜气洋洋。我娘正在一一查看，并吩咐众人将箱子 抬进西院房中。 我细细一看，那箱子居然有几十个，心想这明南王还真是个有钱人，这要 是在二十一世纪，恐怕也算是个百万富翁吧。 正看得新奇，只听我娘幽幽道:“璃儿，那明南王方才听说明天是你的生 日，主动提出要亲自为你过生日。” 我一惊，问道:“方才?他来过了?” “他亲自来下的聘，老爷这会儿还在北苑书房和他谈话。” 我心里不觉一喜，却是没说话。我娘淡声道:“璃儿在想什么?” 我正欲找话回答，却听得有人传话道:“夫人，老爷让三小姐到书房去。” 我娘道:“好了，知道了。”她若有所思地看了我一眼，点了点头。 我只得唤了碧叶一同过去。走到书房门口，便听见屋里传来一个熟悉的 声音:“岳父大人过谦了，小王岂敢与岳父大人相比。” 我咳了一声，碧叶大声道:“老爷，三小姐到了。”推门进去，见阮修之坐 在书桌旁，旁边坐着东方汐。今日他穿着一件浅紫色滚银边的衣袍，愈发显 得尊贵俊朗，我心头一跳，不敢去看他，只是轻声道:“爹爹唤女儿来有何 事?” 阮修之见东方汐自我进了门，眼光便一直含笑地望着我，不由得笑道: “璃儿，明天是你的生日，明南王想带你出去玩玩，也算是为你过个生日，你可 愿意?” 我一愣，就为这事?复又向东方汐看去，他只是面带微笑，眼神沉静，似 乎十分自信。我赶紧将眼光收了回来，看向阮修之，他似乎并不在意，只是低 头饮茶，于是低声道:“孩儿……孩儿听父亲的。” 阮修之哈哈一笑，道:“这孩子害羞了。明南王，老夫也不是那些迂腐陈 旧之人，璃儿与你两情相悦，你待璃儿又这般尽心，老夫真是十分高兴，明日 就让她随你去吧，把她交给你，我们也放心。” 东方汐站起来，拱手道:“多谢岳父大人成全，那明日一早，小婿就来接心 璃。告辞了。” 我心一跳，连忙让到一旁。阮修之送他出了门，我还在发愣。没多久阮 修之便返了回来，对我说

道:“璃儿，看来明南王待你确实不错。只要你能将 他的心拴住，就不愁办不了大事。你去准备准备，明天好好玩玩。” 我只得应声出来，心里却高兴不起来。本来有机会出去玩是挺开心的， 但一想到阮修之的别有用心，就浑身不舒服。 第二天，东方汐果然早早地便到了府中等候。娘让我吃了寿面，神色复 杂地送我出了门。东方汐这次没有驾车，也没有坐轿，我觉得好生奇怪，问 道:“我们要去哪里?” 他只是笑笑，道:“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”说着轻轻牵起我的手，似不经意 地说道:“心璃，以后你的手，只有我能牵，知道吗?” 我由他牵了我走过街口，前面传来一声马嘶声，只见他的护卫牵着一匹 高大的白马站在一旁等候。那马儿通身雪白，额前有一绺黑毛，双目炯炯，灵 气逼人。我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漂亮的马，惊叹道:“好俊的马。” 疾步跑过去，想伸手去摸。 东方汐连忙拉住我的手，笑道:“小心，御风不会让陌生人摸它的。” “它叫御风?好棒的名字!” 东方汐皱眉道:“好棒?”我嘻嘻笑了:“这是土话，就是非常好的意思。 东方汐，我们今天要和它一起去玩吗?” 东方汐见我乐不可支的样子，忍不住笑道:“是，你要和它熟悉一下，以后 除了你，它不会再载任何人。武吉，我们走了，你先回去吧。” 那护卫应声而去。东方汐先将我抱上马去，然后自己翻身上马，说了一 声“抱紧我”，双腿一蹬，御风即刻疾驰起来。眼前的景物不断飞驰，风声在 耳边呼啸而过，我紧紧地靠在东方汐的怀中，这样疾跑了约有半个小时，我们 已经远远出了天京城。 眼前宽阔起来，竟到了一片花草平原。御风放慢了速度，缓缓地停了。 东方汐将我抱下马，放了御风自己去吃草。我兴奋得在草地上乱跑，哇哇大 叫:“天啦，太美啦!”如果不是穿着长裙，我真想在这儿翻两个跟头，好好地撒回野!

东方汐见我如此开心，也不管我，只是微笑地站在一旁。我采了野花硬 要插在他的头上，弄得他哭笑不得，只得抓住我的手道:“心璃，别闹了。” 我大声道:“不行，今天我过生日哎，我最大，你得听我的，来嘛，听话嘛， 就插一下，插一下就行了，我看看效果。” 他不

由得轻斥道:“今天我算是见识了，堂堂内阁首辅的千金，原来是这 般模样!” 我故作凶恶道:“什么模样?” 他笑道:“如此疯狂，哪里有半点淑女风范，简直就像个野丫头!” 我湊到他眼前，媚笑道:“那你是不是后悔上了贼船啦?原来指望选个名 门淑女当王妃，结果一不小心，上了我这野丫头的当!” 他只是不语，轻轻地摇头。 我嘟嘴道:“你心里肯定后悔了吧，未来的明南王妃?竟然如此不识礼仪， 不知道让多少人看了笑话!不过还来得及，你只要跟皇上说……” 他突然将我扯进怀里，双唇温柔地覆在我的唇上，将我未说完的话尽数 吞没。我惊得一呆，竟忘了反应，只是瞪大眼睛望着他。他轻笑出声，轻轻地 扶着我的腰，掌住我的后脑，蛊惑道:“闭上眼睛。”我下意识地闭了眼，只觉 得他的唇温软无比，在我的唇上辗转吮吻，缓缓地加深力道，撬开我的双唇， 舌头滑进我的嘴里。我浑身一震，连忙想推开他，怎奈他双手用力地控制着 我，我推了半天也推不动他半分。直到我的脸憋得通红，几乎快喘不过气来， 他才轻轻放开了我。 我心跳如鼓，浑身发烫，只得软软地靠在他的身上，结结巴巴道:“你…… 你要做什么……” 他眼色深沉，平复半晌，方才低沉道:“我只想要你这个野丫头，如何?” 我像是找回了自个儿的声音，嗔怒道:“以后……不许这样偷袭我!” 他只是笑道:“这也叫偷袭?” 我气恼道:“我、我喘不过气!” 他哈哈大笑，抱着我转圈子。我吓了一跳，赶紧使劲拉他，结果他手一 松，两个人倒在了草地上。他翻身将我压在身下，我顿时动弹不得，当下急得 大叫:“快让我起来，你又欺负我!” 他笑意更深:“哦，爱妃何出此言?本王疼你还来不及呢，怎么舍得欺负 你?” 我心一动，故作娇媚地勾住他的脖子，笑道:“是吗，不知王爷要如何疼爱 妾身呢?”

他一愣，我借机用手肘撑开他，往下一滚，脱开他的掌控，站了起来，对着 他做了个鬼脸，嬉笑道:“哈哈，上当了吧，本姑娘走了!” 他轻笑道:“鬼灵精!”只见他身形一晃，只在转瞬间，便将我紧紧地圈进了怀里，得意道:“你以为你跑得掉?”我一呆，忽然之间不想再挣扎，只由他 抱在怀里。 天地在这一刻都安静了。

第十四章 出 嫁（1）

四月初八，阮心瑜大婚，天还没亮，府里已经忙得翻了天，静漪园里人来 人往，乱作一团。 我娘拉着阮心瑜的手，说:“瑜儿虽说不是二娘所生，但是二娘待你如同 亲生女儿一样，这一进了宫，想要再见一见，怕是难了，叫二娘如何舍得?” 阮心瑜双眼微红，似已有泪，只是不住地道:“二娘快别这样，女儿怎么承 受得起。” 碧叶也拉着朱络依依不舍。我见她们个个都有泪意，心中也不禁伤感起 来。忽听得门外有人道:“吉时已到，请皇后娘娘摆驾!” 一行人将阮心瑜送到门口。阮心瑜跪拜道:“女儿去了，望父亲、母亲保 重身体，切勿以儿为念。儿定当谨守妇德，尽心侍奉皇上。”说罢，拜了三拜。 我娘忙将她扶起，她方上了车。 阮心瑜，我那聪慧无比、兰心慧质的姐姐，为了整个家族的希望，终于走 进了似海的后宫。 皇帝大婚后，我便独自一人住在静漪园中。自生日之后，东方汐来过阮 府两次，皆是与阮修之讨论政事，我并不曾与之相见。奇怪的是，生日那天 后，我又连续做梦三天，仔细地回想，似乎每次都是见过东方汐之后便会做 梦，不由得心生疑窦，却又不知为何。 我让文昕去盘查宫中曾侍奉过先皇的故人，但始终没有什么进展，只带 来一个新消息，说此次阮心瑜得以封后，阮派势力有了加强。朝中党争日渐 激烈，皇帝似已有不满。明南王虽与阮家结亲，却并未表明态度。 我心想，有文阑、子言、紫莲和朱络在身边，阮心瑜的后位必定无碍，这才 反应过来，为何阮府主子，不论男女都有文武公子，想必即使是阮家小姐，也 是要担得大任的。 我终日在静漪园里闲坐，也甚是无聊，文昕找了不少书给我看。无波无 澜地过了一个月，转眼就到了五月十六。 天气已经微热了。天还没亮，我便被娘从被窝里拉了出来。青荷、碧叶 细心地为我装扮，喜服穿了里三层外三层不说，头上更是插满了珠钗，我一个 早上没进食，连水都来不及喝一口，一站起来就觉得头重脚轻，恨不得立刻倒下去。但一看到镜中的人儿果然美得不像真人，也就叹口气忍了。 我

想趁空偷点吃的揣在身上，可惜一直没有机会，拉了碧叶过来，悄声道:“你去弄点吃的给我，不然我可能还没进洞房就先挂了。” 碧叶愣道:“挂了?” “哎呀，就是死了，赶紧去呀!” 碧叶大叫道:“小姐，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，什么死呀死的……”突然吓 得捂紧了嘴，我娘立刻斥道:“碧叶!” 碧叶吓得“咚”地一声跪在了地上，低头道:“夫人恕罪，奴婢……奴婢一 时失了口。” 我翻了翻白眼，正在烦恼，忽然看见子默的身影一晃，又不见了。我娘轻 斥道:“起来，今儿是什么日子?这么没有分寸，几个丫头当中，就数你最莽 撞!你若是随小姐进了王府，可叫我怎么放得下心!” 碧叶只是磕头，泪流不止，我心一软，说道:“娘，别怪她了，是我不好。算 了，赶紧帮我把头发弄好，别误了时辰。”碧叶这才含泪起身，帮我把衣饰弄 好。 明南王的花轿一路吹吹打打地过来，大红的喜色染红了整个天京城。我 在府门口拜别父母，娘只是看着我，眼眶红红的，不发一语。 轿子很稳，可惜我饿得发晕，哀声连连，突然见文昕悄悄地塞了几个桂花 糕在我手中，我又惊又喜，连声称谢。 文昕笑道:“小姐不必谢我，这是子默专门给你留的。” 这子默啊，平常当她是块木头，想不到竟是如此细心的一个人呐! 锣鼓喧天地走了有一个多钟头，轿子总算是停了下来。我头上盖着喜 帕，什么都看不见，心中一急，叫道:“青荷!”却见伸出两只手来，将我抱出轿 子。我心中一跳，知道是他，也不再说话，由他抱我进了喜堂。 喜堂之上似乎 宾客众多，东方汐扶着我站好，我只看得见他脚下大红的喜袍，耳边听见他轻 语道:“爱妃，先叩见皇上、皇后娘娘。” 我心中一惊，怎么连皇上、皇后都来了，看来这明南王的面子果然够大。 于是随他跪下，口中说道:“臣妾阮心璃见过皇上、皇后娘娘!”只听见皇上 道:“平身吧，今天是你们大喜的日子，不必多礼。” 我听那声调平静无波，却仿佛有暗涛汹涌，不由得一阵紧张。东方汐稳稳地扶住了我，似有一丝安慰。在热闹声中拜过了天地，我便被送入了洞房 之中。 我一个人坐在偌大的喜床之上，盖着喜帕好生无聊，叹道:“青荷!” 青荷忙来到我跟前，细语道:“小姐千万要忍耐些，一会儿王

爷过来，与小 姐喝过交杯酒，才算是礼成了。” “忍忍忍!我忍不下去了，又累又饿，不行，你先去弄点吃的来!” 青荷惊道:“这……小姐，王爷还没来呢，你不能单独进食的。” 我一把扯下头上的喜帕，气道:“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，你想饿死我啊?” 青荷吓得赶紧把喜帕往我头上盖去，一边说道:“小姐，你这是做什么? 新娘子不能自己掀喜帕的，不吉利，快点盖上!” 我扯过随手一扔，那喜帕便飞到了墙角。我愤愤道:“这是些什么破规 矩，新郎在外面吃香的喝辣的，新娘子就得在这里呆坐着挨饿?” 青荷吓得不轻，赶紧去捡那喜帕，却见文昕走了进来，笑道:“小姐这是怎 么了，这大喜的日子，发起脾气来可就不好看了。”一边说着一边挡住青荷塞 给我一个纸包。我心头暗喜，叫道:“青荷，你到外面去候着，我这儿不要你伺 候!” 青荷跺了跺脚，只得出去了。文昕道:“小姐只在这屋里坐坐，切不可出 这喜房的门。文昕也出去守着，若是王爷来了，便通报一声。”

第十四章 出 嫁（2）

我“嗯”了一声，忙打开那纸包，竟是两只鸡腿，大喜过望。啃得正高兴， 忽然听到青荷道:“奴婢恭贺王爷大喜!”心中一惊，连忙将没吃完的鸡腿塞 到床底下，胡乱地擦了两下嘴，把喜帕一盖，屏住了呼吸。 门开了，好像进来了不少人，男男女女。我正疑惑，却听见东方汐道:“皇 上请上座。”我心头一跳，连忙要站起来，却有一人拉住了我，轻声道:“妹妹 快别多礼了，坐着吧。”竟是阮心瑜，听她仍称我妹妹，心中一暖。 东方汐径直走到我身边坐下，忽听一人道:“听闻新娘子可是天京第一美 人，王爷何不让我们开开眼?” 东方汐笑道:“张公子谬赞了。”正说着，却见他手持一柄秤杆，将我的喜 帕掀了下来，我不禁抬头一望，见众人皆有惊叹之色。我也知道自己此刻定 是美若天仙，微微一笑，转眼望去，见皇帝与皇后坐在右边首位上，屋里站了 不少人，都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看。我望了望身旁的东方汐，他穿着大红喜袍， 长发束成高髻，戴紫金冠，双目含情，丰神俊朗，心中一跳，忙低下头去。 阮心瑜笑道:“真是郎才女貌，一对璧人。”

众人皆是笑语赞美，我只是不语，过了半晌，忽听得阮心瑜道:“好了，诸 位还是散了吧，春宵一刻值千金，我们就不耽误两位新人了。皇上，我们也该 摆驾回宫了。” 皇帝“嗯”了一声，站起身来，自他进了这喜房，我才听见他说头一句话: “摆驾回宫。” 众人忙躬身送别圣驾，我与东方汐送众人出了门口，方才松了一口气。 我叹气道:“唉，结婚可真是一件辛苦的事。”当下坐在椅子上，不愿再动。 东方汐取来酒杯，浅笑道:“爱妃，饮过交杯酒，我们可就是正式的夫妻了。” 我笑了笑，戏道:“王爷刚才在外面还没喝够么?” 他走到我面前坐下，双眼与我平视，只是看我，却不发一语。我有些不安 起来，小声道:“你在外面吃吃喝喝，高兴得很呢，我可是饿了一天了，你说，多 不公平!” 他轻笑道:“爱妃这么说，倒是我的不是了。” 我挥了挥手道:“算了，我也……没怪你，都怪那些该死的礼仪，总是害我 们女

人!” 他双眉轻挑，似有讶异，说道:“心璃……果然不是平常女子。” 我干笑了两声，叹道:“你这么说是在赞我还是贬我啊?哎呀，不要尽顾 说话了，我现在很饿，可以吃下一头牛。” 他哈哈大笑，将酒杯递到我手中。我只得与他合颈交杯，一杯下肚，竟然 不是酒。我诧异道:“这不是酒?” 东方汐笑道:“当然不是酒，我可不想把你灌醉了。”说着不停地为我布 菜，我只顾埋头苦吃，哪有功夫细想他言下之意?我饿的时候，脑子就呈白痴 状态，狼吞虎咽了半天，也不见他进食，问道:“你怎么不吃?” 他笑了笑，轻声道:“我已经吃过了。” 是哦，刚才他可是在外面海吃胡喝来着，当下也不管他，只管敞开吃了个 饱。他也不说话，只是静静地看我吃得起劲，不时地为我添菜。好不容易吃 饱了，只觉得神清气爽，舒服多了。东方汐唤了人来将酒席撤了，拉着我进了 内室。 洞房花烛夜，我当然知道新婚夫妇要干什么，没来由地有些不安。我见 他坐在床边也不说话，手心忽然冒出汗来。虽然生日那天与他也曾亲近，但和今日相比，却是两回事。我名义上算是个大学生，可对这种事却毫无经验， 我两眼四处乱瞄，却不敢正眼看他，只得吞吞口水道:“我……我还是叫青荷 进来，帮我先把头发拆了吧。” 他抚上我的发，轻语道:“我来。”说着，将我头上的珠钗一一取下，头发 顿时散落下来。他扶住我的腰，将我压向他。我叫道:“还没吹灯呢。”只见 他袖袍一拂，屋子里顿时一片漆黑。 我心一慌，瞬时已被他压在床上。他温软的双唇落在我的脸上，却轻柔 无比，只听得他轻笑:“心璃，放轻松，我不会吃了你。” 我不安地扭动身体，却猛然觉得身上一凉，喜服似已被他脱下。他的手 在我的内衣里来回游走，我全身发烫，颤抖不已。他温柔地抱住我，动作极为 缓慢轻柔，直到我紧绷的身子慢慢地放松下来。 这一夜，东方汐极尽温柔，令我不知不觉沉溺其中。 天明时醒来，一夜竟无梦。他将我拥在怀中，睡得正熟。我睁开眼仔细 地看他，认识这么久，还是第一次这么近、这么细致地看他。我见他眼睫微 动，似要醒了，吓得赶紧闭上眼睛装睡，却听见他轻笑:“小丫头，还装睡?快 睁开眼睛。” 我兀自没动，他忽将我压在

身下，叫道:“如若再不醒，本王可就要……” 我吓得赶紧睁开眼叫道:“醒了醒了!”

第十四章 出 嫁（3）

他笑道:“醒了更好，那就……”说着一只手已往身下摸去。我吓得不 轻，赶紧抓住他的手叫道:“不要，好痛哦。” 他收敛了笑容，轻声道:“现在还痛?”见我点了点头，他只得将我拥进怀 里，轻笑道:“没事，只此一次，以后便不会再痛了。”我羞得脸通红。他在我 唇上吻了一下，将我抱了起来，我未着寸缕，吓得抓着被子不放。他复又笑道:“心璃还害羞?你身上哪一处我没见过，没摸过?” 昨夜的记忆立时涌上心头，我羞得只能将头埋进他的怀里，不敢看他。 他将我抱进左侧一个大的屏风后面，里面竟然有一个十平方米大的浴池。 两人下到池子里，水没到胸口，我便放松了许多。那水竟是温的，似有流 动之声。东方汐的眼光停留在我的胸口，我知道那里有一处上次被火烧伤留 下的疤痕，我不自在地动了动。他在我耳边轻声道:“此乃温泉池，只有爱妃 与本王方可享用，心璃可喜欢?” 我呆了一呆，这里居然有温泉?想那阮府已经极尽奢华，尚且没有温泉， 这辅政王府是如何引进温泉来的?我惊讶地抬头望他，他只是一笑，又道:“你定是奇怪这里怎么会有温泉?据说是前辽东王在京辅政之时，发现后面 山谷之中有泉眼，因此才在府中建了这个温泉池。”

我心一沉，前辽东王，莫不是严维正?正暗自琢磨，又听东方汐道:“心璃 只需在这池里泡上一会儿，身子就不会痛了。” 见他如此细心，我心一宽，当下玩笑道:“想不到辅政王府还有这么好的 地方，只不过以后我们离京，可就享受不到啦。” 东方汐眼色一沉，道:“那又有何难?只要心璃喜欢，本王在明南王府再 建一处便是。” 我愣了愣，低下头道:“不必了，我是开玩笑的，何必兴师动众?王爷这样 宠我，就不怕别人说你贪恋美色?” 他懒懒地将我揽进怀中，轻柔地抚摸着，抬起我的脸来，柔声道:“我说 过，没外人的时候，要叫我的名字。” 我只得叹息道:“东方汐……” 他满意地笑了笑，道:“本王要宠谁便宠谁，天下人爱怎么说就怎么说，又 能奈我何?”

第十五章 非 烟（1）

我心一沉，抬起头认真地望着他，低语道:“王爷……”忽见他神色一顿， 立即改口道:“汐……只会宠我吗?” 他毫不在意地一笑:“当然。”说罢，温柔地吻我，我抵不住他的诱惑，竟 在浴池中与他缠绵。这一泡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他才将我抱回床上，唤了青 荷进来为我更衣。 刚刚梳洗妥当，却听见门外一个清脆的声音道:“奴婢昭然，给王爷和王 妃请安!” 东方汐道:“进来吧，昭然，你不在快意园里，怎么来这里了?若织那丫头 呢?” 她朗声道:“这儿有奴婢就行了，若织还在快意园里。” 东方汐“嗯”了一声，牵起我的手笑道:“昭然、若织是我身边的丫头，平 时做事还行，就是爱管闲事，她们若有什么不好，你只管教训。” 我低头笑了笑，没有说话。我初来乍到，虽说是这王府的女主人，却是个 新人，府里的情况我毕竟不熟，对于这些大丫头应该客气些。想到这里，我笑 吟吟地道:“你叫昭然?” 昭然对我福了福身，恭敬地道:“是的，王妃。我们这些奴才们都日盼夜 盼，盼着这王府里能早日有个女主人，如今您来了，奴才们都高兴得很呢。” 我见她虽言辞极为恭敬，却不卑不亢，举手投足皆与一般奴才不同，心中不禁一动，又笑了笑道:“你倒是个伶俐的丫头，难怪王爷如此器重你。” 昭然闻言一怔，连忙道:“奴婢不敢，奴婢只不过做好分内的事，王妃若不 嫌奴婢笨手笨脚，有什么事尽管吩咐奴婢就是。” 东方汐笑道:“你今儿可真是有些怪了，怎么如此听话?放心，你们的王 妃是个善心人，以后决不会为难你们。” 昭然道:“奴婢不敢，奴婢自当尽心伺候主子。”犹豫了一下，又道:“王 爷，王妃，烟夫人一早便来了，说要给王妃请安呢。” 东方汐一愣，不露痕迹地放开了我的手，言辞中微有责怪之意:“非烟过 来了，为何不早说?快请进来。”

非烟?我心中一愣，听昭然称她夫人，难道是东方汐的侍妾?正想着，只 见门口走进一人，浅粉的衣裳，黛眉似烟，明眸沉静，顾盼和柔，身如蒲柳，扶 着一个小丫头，缓缓地走了进来，见了我，眼中略

有惊异，却是一笑，盈盈下 拜。东方汐上前虚扶一把，淡声道:“你身子不好，怎么过来了?” 她轻轻笑道:“王爷、王妃大喜，妾身怎么能不来恭贺?王爷不必担心，妾 身无碍的。”说着，那小丫头在她身前铺了个软垫，她谦恭地跪了下去，对我叩 了三叩，软语道:“妾身非烟，给王妃请安，愿王妃福寿安康!” 我惊了一下，不知她为何行此大礼，连忙上前将她扶了起来，急声道:“姐 姐这是何故?妹妹受不起。快快起来。” 她轻笑了一下，道:“应该的，您是明南王正妃，妾身本就该行这跪拜之 礼。” 我连忙将她扶在软椅上坐下，不住地道:“快别这样，我这个人哪，生平最 不喜欢那些繁文缛节，以后你我以姐妹相称，可别再这般客气，要不，妹妹可 是再也不敢见姐姐了。” 她只是笑，又道:“早听闻妹妹是天京第一美人，今日得见，果然生得如神 仙一般，难怪我们王爷一直对妹妹挂心。” 我不好意思地笑了笑，却听得东方汐道:“非烟跟我从小一起长大，性情 极好，虽然跟了我八年，却从不计较名分，以后你们定会相处得很好。” 我心中莫名发酸，这个女人，是东方汐的第一个女人哪!他们在一起二 十几年，想必早已心意相通，默契十足了吧。想不到我严希真那样骄傲好强 的一个人，如今也要与人分享一个丈夫，不由得暗暗一叹。 非烟笑道:“王爷又在取笑妾身了。妾身不过平淡之人，哪里能跟王妃相 比?” 我连忙笑道:“姐姐快别这么说，你在王爷身边的日子长，对王爷了解最 深，以后妹妹还要向你多多请教。” 东方汐轻咳了一声道:“非烟，你这几日都还在服药，还是回去歇着，别老 是伤神。” 非烟埋头轻笑，却站起身来，盈盈一拜，道:“既如此，非烟就告辞了，明日 再来拜会妹妹。若妹妹哪天得空，可到我如烟阁来坐坐，非烟定当好生款 待。” 我连忙道:“姐姐别这样说，你既然身子不好，就好好休养，我这里，你随 时来我随时都欢迎。那些所谓的礼节，我最是头痛，能免则免吧。碧叶，替我 送送烟夫人。”碧叶应了一声，却见昭然道:“王妃，不如就让奴婢送吧，反正 奴婢这会儿也要回去快意园，就顺便送烟夫人回去。” 我看了她一眼，见她神色之间似有些闪烁，当下心中雪亮。这丫头，想必

与非烟关系极好，如今我进王府做了女主人，她是怕我欺负她呢，我说怎么不 传自来，原来是特来为非烟壮胆的。 她也太小瞧我了，别说那非烟是个温柔知礼之人，我本就无意为难她，于 是淡笑道:“既如此，你就去吧，以后不必每日过来，好好伺候王爷才是要紧。 即便有事，也不必亲力亲为，可遣个小厮来回话便是，我若有事，自会传你。 还有烟?人那里，日后定要多留些心。” 昭然恭敬地应了一声“是”，对我已然没有戒备之意，转身送了非烟出 门。 东方汐笑道:“你三言两语，便叫昭然收了戒备之心，当真是能干!” 原来他的婢女侍妾有何企图，他早已看得清清楚楚，却在这里跟我打哑 谜。我没有答话，他上前来握住了我的手，轻笑道:“怎么了，莫非是打翻醋坛子?” 我甩开他的手，懒懒地坐下。“没那闲工夫。本王妃现在饿得很，除了吃 饭，别的事一概没有兴趣。”

第十五章 非 烟（2）

当下青荷传了饭来，东方汐陪我用膳，我吃得高兴，也不想理他。他叹了 口气道:“你也不必太在意。非烟……在王府多年，性情又好，待人宽和，府中 之人都喜欢她，只因身份低微，故不得封妃。她身子一向不好，奶娘临死之前 托我照顾她，我本意是封她为侧妃，以免委屈了她，可她却不愿。我知她不是 爱计较的人，只因是跟了我，才这般委曲求全。” 我顿时失了胃口，放下筷子道:“她这样好，你为何还要委屈她?明儿你 大可封她为侧妃，不就行了?” 东方汐笑道:“你呀，还说没吃醋?酸味已经这样重了。我已经说了，她 不在意所在何位，又何必斤斤计较?” 我不快地道:“她说是不计较，可是真心不愿计较?有哪个女人会愿意自 己心上的男人宠爱别的女人?你既然那么在意她，又何必让她受这个委屈?” 东方汐脸色一沉，似有不快:“你非要如此?非烟好歹跟了我这么多年， 就算我多为她想一些又有何不妥?如今你贵为正妃，为何还要苦苦纠缠这个问题?”

我心中一苦，只得道:“的确如此，她这般委曲求全，我却还要纠缠不休， 简直就是不识大体，不知好歹!” 东方汐立时站起身来，平声道:“你!算了，用过饭之后，管家会过来向你 请安，为你介绍府中事宜。我要入朝与皇上商议国事，午膳你就不用等我 了。”说罢，大步而去。 我也没了胃口，没想到嫁过来头一天就为了侍妾与他争吵，心中不由得 懊恼。早先入府之前也做了不少心理准备，以为自己必定能沉得住气，谁知 见了非烟，她竟是那样温柔知礼之人，而东方汐待她甚好，竟然自乱了阵脚。 唉，我何时也成了爱妒之人? 慢着，爱妒?难道我对他已有情意，否则为何要这般不快? 心中正自烦乱，却听得青荷道:“王妃，管家来请安了。”只得打起精神， 应了一声“快请”。让丫头撤了膳食，上了茶来。只见一个四十岁左右的青 衣男子大步走了进来，见了我便拜道:“奴才周益安，给王妃请安。” 我淡笑了一下道:“不必多礼了，坐吧。周管家在王府当差多久了?” “奴才不敢，还是站着

回话的好。回王妃，奴才在府中已有二十年了，老 王爷安在时，奴才便是王府的管家了。” 呵，在跟我摆资历呢!我笑道:“何必如此拘礼，既是如此，就是看着王爷 长大的人，也算是长辈了。你可算是王府的老人了，还是坐下说话吧，要不然 岂不是显得我这个当家的苛待长辈? ” 周益安忙道:“奴才不敢，小的不过是帮着主子打点些家务事，岂敢以长 辈自居。王妃折煞奴才了。” 我喝了茶，仍是让座。周益安无奈，只得于左侧坐了。我装作不在意地 说:“我虽说是主子，可毕竟对这府中之事不熟悉，以后还要多仰仗管家指 点。” 周益安忙起身道:“不敢，王妃有什么事尽管吩咐，奴才自当尽心尽力，不 负王妃所托。” 我点了点头，道:“如此，你先去吧，府中之事，一切照旧。如若是不能定 夺之事，直需来报。” 周益安一怔，似有不安地道:“王妃……不听奴才汇报府中之事?” 我微微笑道:“今日不必了，我有些乏，以后有什么事，我自会传你。你去 忙吧。” 周益安只得躬身行礼，刚走出门，却见一小厮匆忙走过来，轻声说了几 句，我听不甚清，却见周益安折回，对我道:“禀王妃，宫里来人传诏，说是皇后 娘娘宣您飞凤宫觐见。”

第十六章 进宫遇刺（1）

我心里一惊，今天是我新婚头一天，为何阮心瑜便召我进宫?虽然疑惑， 却不得不更衣进宫。坐车进了重华门，想起那日百花盛宴，与阮心瑜携手进 宫的情形，心中不禁感慨。又想到东方汐早上不过与我说了几句不快之语， 便不再理我，心中愈发郁闷。不知不觉已到了飞凤宫门外，宫女前去通报，要 我在门外等候。 这飞凤宫秀丽华贵，比之春熙宫更加庞大威仪，我心事重重，却也无心欣 赏。一会儿只见朱络走了出来笑道:“明南王妃久等了，皇后娘娘传您进去 呢。” 我随朱络进了宫门，一路繁花似锦，清香扑鼻，却不进正宫主殿，直往后 院而去。进了一处暖阁之内，只见阮心瑜坐在软榻之上，正自凝神沉思。她 身着明黄绣凤锦缎宫袍，头戴黄金镶玉飞凤，尊贵之气浑然天成，自有威仪。 我忙跪拜道:“臣妾明南王妃阮心璃叩见皇后娘娘，愿娘娘福体安康!” 阮心瑜连忙将我扶起，笑道:“妹妹何必如此多礼?此虽在宫中，却并无 外人，你我姐妹只需如在家时一般才好。” 我只得笑了笑，由她拉着我在软榻上坐了。紫莲奉了茶来，阮心瑜道: “妹妹尝尝，这是今春才得的茉莉香茶，可是合口?” 我浅尝一口，果然清香扑鼻，饮之则满口生香，不由得叹道:“好茶，就连 妹妹这不爱喝茶之人也是喜欢。” 阮心瑜道:“既是喜欢，就带些回去。”当下吩咐朱络去包了一罐，我自是 称谢。阮心瑜让屋里的人都退下了，方才正色道:“妹妹如今已是明南王的正 妃了，他……待你如何?” 我一愣，原来阮心瑜是担心这个，心中一宽，道:“他……还好。” “我听闻王府中有一侍妾……” 我忙道:“那侍妾非烟原是温柔和善之人，姐姐大可放心。” 阮心瑜沉思道:“既如此，我也就放心了。”犹豫半晌，又道:“妹妹，姐姐还有一事，望妹妹能跟姐姐说清楚。” 我怔了怔，问道:“何事?” 阮心瑜将茶盏放在几上，眼睛望着那茶水，依然不动声色，淡声道:“皇上在百花盛会之前，曾私下里召见妹妹，却不知为何?” “这……妹妹不是说过，皇上只不过是随便那么一问，并无其他。” 阮心瑜抬眼看向

我，眼中平静无波，道:“是吗?为何到了今日，妹妹还不 肯跟姐姐说实话?这皇后之位，原本是属于你的，对不对?” 我大惊，赶紧跪在地上，急声道:“皇后娘娘这么说，可要折煞臣妾了!臣 妾无德无能，怎么可能与皇后娘娘相比?” 阮心瑜没有动，只叹了口气，道:“你我姐妹十几年亲如一人，有什么事不 是知根知底?我又不是瞎子，皇上对你有情，难道我看不出来?他早已属意 立你为后，你却为何……不愿进宫，生生将这皇后之位让于我?” 我心中慌乱，手心已有冷汗，这阮心瑜虽然待我不错，却是心思深密，难 以捉摸，她反复盘查我与皇帝之间的事，却不知为何?当下默不作声，兀自沉 思。 却听阮心瑜又道:“你为何不说话?你将后位让于我，可是……父亲的意 思?” 我惊疑不定，抬头去望她，只见她脸色平静如初，并无任何责难之意，于 是答道:“这……不是，只是臣妾……真的不想入宫。姐姐不是说过，帝王最 是无情，一进宫门深似海，怕是要伤心的。” 阮心瑜不说话，只是望着我，眼中隐约有忧愁之意，我不禁一呆。只听她 缓缓道:“你起来吧，姐姐明白你的心思。你我姐妹自幼要好，你是怕进了宫， 有朝一日，难免会……情谊不再，只是……皇上!” 阮心瑜一声惊叹，起身便拜。我暗叫不好，怎么偏偏这个时候，皇帝来 了?既然来这飞凤宫，却为何不见通报?不知刚才我与阮心瑜之间的对话他 听去了多少?想到此，我出了一身冷汗，只跪在地上，不敢妄动。皇帝扶了心 瑜往软榻上坐下，方才说道:“底下所跪何人?” 我慌忙答道:“臣妾明南王妃阮心璃叩见皇上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!” “是明南王妃?怎么跪在地上?快起来吧。” 我不敢擅动，只得望着阮心瑜，她淡声道:“皇上让你起来，你就起来 吧。” 我方才慢慢起身，不知是不是跪得太久，腿竟然有些发麻，站了半晌，才站起来，身子却是一晃。皇帝竟欲伸手来扶，却不及放下，复又问道:“明南王 妃为何在此?”

第十六章 进宫遇刺（2）

我又看向阮心瑜，她将一切尽收眼底，却声色未动，只说道:“哦，是臣妾 召妹妹来叙叙话。她如今成了王妃了，我们姐妹倒不如以前那般自在亲密 了。” 皇帝顿了顿，道:“这又有何难?朕赐王妃一道玉牌，以后，你自可随意出 入后宫，什么时候相聚都可以。” 我当即欲下拜谢恩，却被皇帝扶住，道:“明南王妃不必多礼，你是皇后的妹妹，也就是朕的妹妹，从今往后便是一家人，明白吗?” 我手中捏着皇帝亲赐的玉牌，心中却是忐忑不安。不知他与阮心璃三年 前是如何定情?如今看来，他待我如此关心，连阮心瑜都疑虑不安，这可如何是好? 心里想得正乱，转眼已出了重华门，远远地看到轿子旁边站了一个人，竟 是东方汐，当下慢慢地走了过去，想着如何开口。他只是看着我，伸过手来牵 我上了轿，一路竟无话。我实在闷不住，问道:“王爷怎么在这儿?” 他动也没动，只道:“等你。” 我一愣，复又问道:“等我?王爷怎知妾身进了宫?” 他转过头来看了看我，淡笑道:“皇后娘娘召见你吗?有何要事?” 我低下头道:“没什么，只是……问你待我好不好。” 他轻笑道:“那……爱妃怎么说?” 我抬起头来望他，佯作气道:“不怎么样!” “当真?”他将我揽入怀中，“难道本王昨夜表现得不够好?那今晚……” 我轻斥一声:“去!”欲从他怀里坐起，无奈他抱得紧，挣了半天却拗不过 他，只得任由他抱着，心里却并未释然。只听他叹一口气道:“心璃可还在怪 我?其实……” 我立刻道:“你不用解释，我明白。” 他讶异道:“你明白?” 我冷笑道:“我当然明白。男子三妻四妾本就是寻常之事，你不过才一妃 一妾，比起那些亲王来算什么?实在是我小题大做。不过妾身刚刚从那重华 门出来，想起了一个人。” “想起谁?” 我缓缓地坐直，眼望着轿帘，轻声道:“想起了易 ，她才是真正的聪明 人。” 他脸色一沉，略有不快，道:“易 ?你以为她拒绝了本王，就算聪明?” 我直望向他，淡笑道:“妾身有一事，一直很想问王爷。” “你问。” 我平声道:“王爷为何在百花盛宴抢了我的名牌?” 他微微一笑:“这

个也需要问?本王自然是想让你做本王的王妃。” “为何选我?我胆大妄为，连欺君之事也做得出来，你就不怕有朝一日被 我连累?若论才情，小女子自认不如阮心瑜与简颐，如果只是讲美貌，这容貌 再美，也难免有人老色衰的一天……小女子实在是想不太明白，王爷为何独独挑上了我?” 他挑了挑眉，轻笑道:“本王说过了，本王要你……报答救命之恩。” 我一怔:“就这样?” 他神色未变，抬起我的脸道:“不然为何?如你所说，每一样似乎都在说 明本王不该选你为妃，可是本王却偏偏选了你。本王看中的，从来没有得不 到的。” 我呆了呆，这个男人，是何等的狂傲自负，以为身边一切，皆可在他的掌 握之中，想必是玩弄权术的高手，否则以他十八岁的年纪便登上王位，至今不 仅地位稳如泰山，而且东南西北四王之中唯他的藩地最为强盛。 当下不再说话，自己对身边这个人真是太不了解了，怎么稀里糊涂就以 为自己对他动了情?他虽然不似皇帝一般高高在上，可权势了得，呼风唤雨，却也并不比那皇帝容易对付。 他见我不说话，复又笑道:“心璃在想什么?还为非烟不快?” 我只得笑道:“妾身怎么敢?妾身不过是王爷看中的一样东西，哪敢有什 么念想!” 他叹了一口气，复又将我揽进怀里，道:“你呀，真是越发牙尖嘴利，倒叫 本王疼也不是，气也不是!” 我正欲反唇相讥，却见他身子一扭，将我压向轿底，一支长箭“咻”地一声，竟硬生生地穿轿而过! 我大惊失色，来不及说话，只听东方汐低声道:“你在这儿别动!”眼前一 晃，他已飞身出了轿外。轿子停了下来，我伏身在轿底，大气也不敢喘，只听 得东方汐叫道:“子默!” 我猛地一惊，子默怎么了?再也顾不得危险，手脚并用，连忙爬出轿外，那样子说不出的狼狈。只见东方汐站在一旁，四个轿夫也没有动，脸上皆有 惊慌之色，唯有子默不见了。我急声问道:“子默呢?” “她追那放箭之人去了。”当下吹了一声口哨，只过了一会儿，见御风飞 奔而来。我顿时傻了，它怎么来的?难道就在附近?东方汐抱我上了马，吩咐道:“轿子不能再坐，你们只抬空轿回王府，我与王妃乘马回去。” 众

人应声去了，御风载着我们缓步前行。我还在为刚才的事惊疑不定，却听东方汐道:“你有仇家?”

第十六章 进宫遇刺（3）

“没有啊，如果硬要说有，就只有上次你见过的那个汪公子。” “汪世仁再骄横，也没有胆子来行刺明南王妃。你还得罪过什么人?” 我气道:“本小姐向来大好人一个，怎么会得罪人?你怎么不说是你的仇家?” 他轻笑道:“那人分明是冲你来的，如果想杀我，一支箭有什么用?” 我无话可说，的确，以他的武功，一支箭只能是说玩具，况且我坐轿回府， 外人只当是明南王妃，没有人知道他也在轿中。可是为什么会有人要杀我? 上次离音阁失火，若如我梦中所见，当是我自己放的火，也不会是有人想致我 于死地。至于阻击子默的黑衣人，恐怕也意不在我。可是今天这个人，又是 为何而来? 东方汐又道:“想不到我还真的娶了个大麻烦。” 我翻了翻白眼道:“那你大可将我休了，不就一了百了?” 他笑道:“心璃又在耍小心眼了，想让我赶你走啊?恐怕没那么容易。不 过，谁敢动我的人，那他可真是活得不耐烦了。”说到后一句，他的声音里已经 没了笑意。 我一颤，似有一分感动，一分不安，当即靠着他，不再说话。 一路骑马回到辅政王府，碧叶已在门口等着，一见我便叫道:“小姐，方才 奴婢见到一个空轿子回来，可是吓了一跳!” 我笑了笑，轻声道:“没事儿，只是出了个小意外。” 东方汐道:“碧叶陪王妃回真意园去吧，本王一会儿就过来。”我看了他 一眼，只得与碧叶回去了。原来这辅政王府也分前后两院，前院主楼快意园， 是东方汐平日住的园子。我住的是正妃之真意园，府中还有四侧妃的和意 园、祥意园、厚意园、恩意园，规模较之真意园略小。只是东方汐尚未纳侧妃， 这些园子如今都还空着。再有便是八香园，是八侍妾所住之地，分为八阁，如今只有非烟住了如烟阁，别的也都空着。我望着那些空荡荡的楼阁，心中没 来由地不安，有朝一日这些园子里若都住满了人，到那时，我又该如何自处? 回到真意园里，文昕似有些焦急地在房中等我。我屏退了其他人，与她 进了内室，她方才急道:“小姐路上遇袭，无碍吧?” 我一愣，她如何得知?口中却道:“无

碍，你怎么知道的?” 文昕急道:“我当然知道了。子默追那人没追上，想不到竟是个轻功了得 之人。小姐，我们追查辽东王旧案之事，恐已有人知晓，我觉得，不宜再追查 下去。” 我又是一愣，难道今日遇刺与辽东王旧案有关? “小姐，那辽东王旧案牵涉极广，我这几日集中在宫中盘查，好不容易查 得一丝线索，可查到之人居然尽皆被灭了口!我觉得实在可疑，想必此案幕 后之人已经知晓我们的目的。”

第十七章 文 昕（1）

我心中暗惊，想不到辽东王旧案竟然是这般难查，那当日告密之人权势 之大、根节之深，已经超过我的想像。此人能在宫中杀人，还杀得不费力气， 当真是令人心惊。 文昕又道:“我虽不知小姐为何要执意追查此案，但既然已经威胁到小姐 的安全，文昕就不得不停止追查了。” 我心中一动，只得道:“今日行刺之人是谁，现在还不能定论。况且…… 我总觉得他不像是要我的命，倒像是在警告我。辽东王之案一定要查，只不 过，现在先不要轻举妄动。” “小姐决意要追查此案?” 我点了点头:“不错，此案对我很重要，我一定要将它查个水落石出。你不需要想太多，只要暗中留意，但千万不可放松。” 文昕无奈，只得应诺而退。 晚膳时，东方汐来真意园陪我用膳，一连几日他都宿在真意园中，我也不 复提起非烟之事，他似乎百般迁就于我，不再轻易不快。至于非烟，倒是隔三 差五地带着丫头璧儿来我房里坐坐，无非也是聊聊闲话，做做针线。我见她 神色平和，毫无骄奢之态，对于东方汐如此宠爱于我也不甚在意。自我进了 王府，东方汐虽也时常去看她，却从不在她房中留宿，心中暗暗奇怪。 子默回报说并未查到那日射箭之人的身份，我疑虑丛生，此次追查辽东 王旧案之事如何被人知晓?凌霄宫宫规严谨，就算文昕利用凌霄宫的势力来 追查此案，宫中弟子也不会随意泄露消息。若那告密之人得知我在查案，但 恐怕未必知道我的真实身份，又如何来警告于我?除非……当下心中一动， 唤来青荷道:“你去请子默来。” 青荷应声而去，子默急急赶来，脸色微红，似有些气恼。我奇道:“子默这 是怎么了?生谁的气吗?” 子默平声道:“没有。小姐找我来有什么吩咐?” 我带她进了内室，方才低声道:“我要你留意文昕这几日的动向，不管她 去哪里，见什么人，做什么事，通通来报，知道吗?”

子默一愣，却没说话。我只得道:“你不要多心，最近我让她去做一件危 险的事情，我担心她一时不查，出了什么岔子。” 她方才应声

而去，我无意间往那后窗望去，似有暗影一闪，心中疑虑渐 生。 以后每日子默来报，文昕只是去通晓殿分部与弟子聊天，然后便回王府，甚少出门。只有前一日一人去吉庆楼饮酒，似有心事。我想既然大家都沉得 住气，我也不急于一时，当下只嘱咐子默继续留意，也不再多话。 自那日遇刺之后，每次出门，我总是前呼后拥，侍卫一堆，十分不便，也没 了出行的兴致。青荷见我终日无聊，叹道:“小姐以前没事就喜欢四处游玩， 如今这般烦闷，难怪小姐会日日不快乐。不如让奴婢陪小姐出去走走?” “出去?一大堆人跟着，想玩也玩不好。” “王爷进宫面圣，恐怕不会这么早回来，我们悄悄地出去，玩够了，再悄悄 地回来，不用让他们知道，不就行了?” 我笑道:“好主意!你这丫头倒是越来越贴心了，不过，我们不能穿成这 样出去，太引人注目，需要扮成男子才好。” 我与青荷换了男装，悄悄地出了府。青荷笑道:“想不到小姐扮男子也这 般好看呢，不如我们去‘千荷丽景"吧，前几日府里的人都说，天京城里去看 荷花的人多得不得了，小姐，我们也去吧!” 我听得高兴，立即与青荷叫了马车，直奔千荷丽景，只见那景园里的荷塘广阔无垠，一眼望不到边，其间不乏亭台楼阁，荷香娇艳，美不胜收。我顿时 觉得心旷神怡，让青荷租了小船来，慢慢划到池塘中间去。正玩得开心，忽听 到青荷叫道:“咦，那是不是昕公子?” 我连忙看去，文昕站在池塘中间的一个小亭中，似在等什么人。我连忙 让青荷压低身子，慢慢地划了过去。不久便见一人进了小亭，因为背对着我们，看不清他的容貌。 只听到那人道:“你找我来究竟何事?” 文昕道:“小姐不肯停手，我也没有办法，此事究竟怎么办才好?” “你不知她为何执意追查此事?” “小姐不肯说，只说与她有莫大的关系。我真是很担心，再这样下去我怕 ……” “既然如此，我也没办法，只有……”

第十七章 文 昕（2）

文昕惊道:“不可!上次你们未经我允许便私自行动，我都没有追究，以 后再不能这样!” 那人沉声道:“是吗?你不信我?”话音刚落，只见他飞身扑来，直向我一 掌拍下。我惊叫出声，直往后退，无奈船身太小，四面皆是水，根本无处可躲， 不得不闭上眼睛，心中暗暗叫苦，却听见“砰”的一声，我睁眼一看，自己居然 完好无损，文昕倒在我身边，口角出血，那一掌居然硬生生地拍在她的身上。 我不由得呆了，只听见青荷一声惊叫，抢身向那人攻去。那人也是一呆，逼开 青荷，连跃几下，已跃到池塘之外，转眼不见了踪影。 我连忙扶起文昕，皱眉斥道:“你这是在做什么，不要命吗?” 她见我无恙，只道:“你没事……就好，为何子默……不在你身边?” 我心中一团纷乱，哪里还顾得上别的?只欲将她抱起，稍一动，她便痛楚 难当，我心一惊，怕她是伤了肋骨，当下不敢再移动她，只得让青荷将船划上 岸，雇了人来抬她回王府。她受了内伤，早已元气损竭，晕了过去。 回到真意园，幸好东方汐尚未回府。我嘱咐了青荷不得对任何人说起今 天之事，只说文昕不小心在外面摔伤了，请了大夫进府医治。园子里一阵忙 乱，唯独子默不见人影。大夫说文昕断了左侧两根肋骨，所幸内脏只是略有 损伤，却伤得不深，只是如此一来，她便只能躺在床上，不能动弹。我又气又 恨，却拿她无法。 青荷随大夫去取药，我让碧叶去门外候着，看文昕脸色苍白，断骨之痛想 必极为难忍，叹道:“你……这是何苦?” 文昕苦涩地道:“文昕办事不力，反倒让小姐操心了。” 我沉声道:“你的确办事不力!我问你，今天你见的那人究竟是何人?有 何目的?” 她面色微变，却没说话。 “文昕，自我受伤醒来，一直是最信任你，你为何要瞒我这么多事?” 文昕颤声道:“小姐，文昕十岁便跟着小姐，十年了，文昕的生命之中，除 了小姐，再无第二个人，就算文昕对小姐隐瞒了一些事，也绝不会对小姐不 利!” 我冷笑一声:“是吗?这么说有些事你不让我知道反而是为我好了?是 谁给了你这么大的胆子，

让你可以瞒着主子自作主张?” “文昕不敢!只是小姐半年之内遭了两难，文昕却查不到是何人所为，实在是有负于小姐!此次小姐执意追查辽东王旧案，那案子背后之人恐怕非富 即贵，文昕是怕……会对小姐不利。”

我哼了一声，道:“既然你如此有主见，为了不让我继续追查此事，竟然不 惜找人来吓唬我，你可真是能干。” 文昕急得欲撑起身体，却不支地倒下，口中不住地道:“小姐明查，文昕绝 无此意!他……他是右护法华祁深……他只是想将此事报告宫主知晓，只因 我不同意，他才约我见面。刚才……他不认得小姐，当小姐是奸细，才会…… 贸然出手。” 我冷声道:“你瞒着我做这么多事，你让我如何相信你?我看还是通知凌 霄宫，让他们将你领回去治伤吧，我这里怕是留不得你了。” 文昕凄叹一声，眼中流下泪来，轻声道:“小姐这是要文昕死吗?若是这 样回了凌霄宫，文昕怕是……再无颜面活下去了。” 我气道:“你这是什么话?在威胁我吗?” “文昕怎么敢威胁小姐?小姐若要遣文昕回去，文昕还不如就死在这 里!” 我见她如此，心中略有不忍，只得道:“算了，你先好好养伤，别的以后再 说。”说完出了房门，只吩咐碧叶好生照顾。回到屋里，却见子默在房中。这 一下午都不见人，她是去了哪儿? 子默见了我，神色不安。我带她进了内室，她才说道:“午后文昕就出了 门，我一路跟着她，见她往翠微山方向去，只觉得奇怪，上了山，却不见了她， 我寻了半日也未寻到，只得回了府，听说她受了伤，是怎么回事?” 翠微山?我淡淡地看了她一眼，道:“她今天也是为了我才受伤，伤得不 轻，你还是去看看她吧。” 子默转身出了内室，我有意往那后窗望去，果然又见暗影一闪，心下冷 笑。 傍晚时东方汐回府，得知文昕受了伤，眼色黯了黯，却没说什么。府中并 无人知晓我与青荷悄悄出了门，暂时相安无事。我让碧叶带了个小丫头去文 昕房里照顾，她如今行动不便，我只得把所有的事情放下。到后半夜，竟然淅 淅沥沥地下起雨来，我醒来，心中似有不安，不敢惊动东方汐，只得在床边辗 转反侧，难以入眠。 忽听见隔壁院中惊叫声起，

竟是碧叶的声音。我翻身爬起，不祥之感随 之而来。东方汐转身将我抱住，低沉地道:“怎么了?” 我慌忙道:“是碧叶的声音，我得过去看看。”说着起身披起衣服就往外 冲。到了文昕房中，只听见碧叶哭道:“昕公子，昕公子，你可不要吓我，你快 醒醒!” 房中已有丫头掌了灯，我扑上前去，见文昕双目紧闭，脸色发青，心头大 惊，叫道:“文昕，你这是怎么了?”随即厉声道:“大夫呢?碧叶，到底怎么回 事?” 碧叶哭道:“小姐，奴婢……奴婢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睡前奴婢才服侍 公子服了药，好好地睡了，刚才奴婢起来小解，顺便进来看看昕公子，就见她 脸色发青……好像……好像快没气了。” 东方汐上前扣住文昕的脉门，沉声道:“她中了毒!”当下在她身上点了 几下，护住她的心脉。过了半晌，才听见文昕轻喘一声，似醒了过来，我才松 了一口气，却听子默在身后道:“她中的是符魂散。” 我猛一回头，不知她何时进了门，见到文昕如此模样，却面无表情，不由 得有些生气，恼道:“你既然知道她中了什么毒，为何还不帮她?” 子默垂下眼睑，黯然道:“符魂散，无药可解。” 我惊道:“无药可解?什么意思?” 东方汐冷笑道:“符魂散乃你凌霄宫的独门毒药，她怎么会中毒?” 我看向子默，她眼中似有哀怨之色，低声道:“符魂散确只有我凌霄宫才 有，不过，此药都是自尽时用。” 我呆住，自尽?为什么?望向文昕，只见她气若游丝，满面哀凄之色，我 叫道:“你当真是以死来威胁我吗?你不能死，你听到没有!子默，我不管你 用什么方法，一定要救她!” 子默道:“此毒无药可解，只……有一人能救。” “谁?” “宫主。” “那你还不快去把宫主叫来?” “宫主行踪不定，不一定在宫中。况且，此去凌霄来去至少要三日，我怕 文昕她……挨不了那么久。” 我六神无主，这可怎么办?不禁有些后悔下午对她说了那么多狠心的 话。只听得东方汐道:“凌霄通晓殿弟子也不知宫雪衣的行踪所在?” 子默道:“文武殿与通晓殿各有管事，平日素无往来，我有什么资格去要 求通晓殿弟子告知宫主下落?” 我大叫道:“难道他们会见死不救吗?”

第十七章 文 昕（3）

“宫中弟子若中符魂散，就算有灵药护体，不出一日也必将毙命。我说过 符魂散是自尽之药，凡服此药者，皆是背叛主子或护主不利者才会服药，谁会 相救?” 我不禁流下泪来，现在到哪里才能找到凌霄宫主?一想到宫雪衣，忽然 记起上次分别之时他曾赠我一枚玉 ，说见了玉 如同见了他。当下抹掉眼 泪，奔回房中，翻出那块玉 来，对子默道:“你拿这个去，我就不信他们不告 诉你宫主在哪儿!” 子默见我拿出玉 来，大惊道:“灵通紫玉!小姐……你怎么会有宫主的 灵通紫玉?” “你不要管，你只说，拿这个东西去，管不管用?” “此乃宫主的信物，见了此物，如同见了宫主，当然管用。” “好!你马上拿这个去通晓殿分部，让他们通知宫主立即赶来辅政王府， 一刻都不能耽误!” 子默应声而去，我心中犹自不安，唯恐那宫雪衣离得远，晚来一步，文昕 就会没命，当下只在屋里来回踱步。东方汐沉声道:“你不用急，文昕她死不 了。” 我刚要答话，却听文昕微弱地道:“小姐，小姐……” 我扑到床前，叫道:“文昕，你醒了?你为何这么傻?我只让你回凌霄宫 养伤，又没让你去死!” 文昕苦笑了一下:“小姐，文昕有几句心里话想跟小姐说。” “你说，我听着呢!” 文昕四下看了看，我明白她的意思，吩咐下人都下去，又哀求地看了看东 方汐。东方汐无奈，只得叹了口气，也出了门去。 我见人都走得差不多了，忙握着文昕的手，道:“文昕你别怕，我有办法救 你的。” 她微弱地笑了笑，道:“小姐不怪文昕了?” “我怪你做什么?是，我是怪你凡事不与我商量，自作主张，可是……我又没说你对我不好，唉，你……为何这么想不开。” “小姐，文昕如果死了，小姐大可让宫主遣文玑来，她……聪明胜过文昕 十倍，定能好好辅佐小姐。” “你胡说什么!你不会死的。” “小姐不用安慰我，符魂散没有解药，就算有灵药护体，我也只不过能多 活一日而已……咳咳……只不过文昕有些话，一直放在心里没有跟小姐说， 如今再不说，恐怕以后没有机会了。” 我流下泪来，哽咽道:“你别说了，是我不

好，不该跟你说那些话。” “我有一个秘密，在我心里已经藏了十年了，小姐听了，可不要怪文昕。” “我不怪你，你说吧。” 文昕笑了笑道:“是的，我已经快死了，本来想让这个秘密跟着我长埋于 地下，可是我又不甘心……这十年来，我无时无刻不想告诉你……从十年前我……决定跟着你的那一刻起，这世上再没有任何人可以进得了我的心，除 了你……” 我呆住了，似乎已经成木头人。文昕又道:“听来似乎匪夷所思……是 啊，有谁会相信，阮家三小姐的文公子……竟对自己的主子有了情意……”

第十八章 围擒囚辨（1）

我心如乱麻，想起我来到这个时空，初次见到文昕时，见她看我的眼神中 似有情意，并不是错觉。同性恋在现代社会都算是避讳之事，更何况这个落 后的古代社会?此番她若不是觉得自己必死无疑，恐怕也不会跟我讲这个秘 密吧?当下不由得长叹一口气，却不知能说些什么。 “我自知此事为人不耻，从来都是谨慎微行，不敢有半分妄念。只是这些 年来，文昕日日与小姐相处，早已经觉得生命中除了小姐，再无其他了。文昕 原只祈望这一生都跟随在小姐身边，便已经足够了，可是……是文昕福 薄…… ” 我流泪道:“你……别再说了，我明白，你不会死的，我要你一辈子都跟着 我。” 文昕叹道:“小姐这样说，文昕就算是死了，也是开心的……” 我握着她的手，坚定地道:“别说了，我说你不会死就不会死!你先好好 歇着，你一定不会有事。” 文昕体力不支，渐渐睡了过去。我只是握着她的手发呆，她如此待我，可 说是忠心无贰，无怨无悔，可我却还怀疑她与人合谋来算计我，唉，这究竟是 怎么了，为何进了这辅政王府，身边的人仿佛都有些不一样了? 我低头望了望她，见她的手露在外面，想将她的手掖进被子里，却触到被 子里的一片布料，上面似有字迹。我当下扯出来看，却是大吃一惊，见碧叶未 醒，四下无人，连忙将衣料揣进怀里，心中却犹自跳个不停。 天快亮时，东方汐过来将我接回院里。我只觉得头大如斗，心神恍惚，东 方汐只得轻抚我的背，我才慢慢放松下来，一觉睡醒，竟然已是晌午。东方汐 走到床前，抱着我叹道:“别担心，刚才我才过去看了一下，她气息尚稳，暂时 没有生命之忧。只不过……你为何会有灵通紫玉?” 我心不在焉地道:“什么灵通紫玉?你是说宫雪衣的玉 吗?是上次他 送我的，怎么了?” 东方汐沉声道:“他送你的?心璃，你可知道灵通紫玉是什么东西?灵通 紫玉不仅仅是凌霄主的信物，它更可以号令凌霄弟子和江湖三大帮派做任何 事。简而言之，它其实就相当于江湖皇帝的玉玺，而那个江湖皇帝就是宫雪 衣。试问有哪一个皇

帝会将玉玺赠与他人?除非此人……” 我呆了呆，脱口问道:“除非此人如何?” 东方汐漫不经心地道:“除非此人比他自己的命还重要。” 我惊异地望了东方汐一眼，心中瞬时转过了千百个念头。他只是平静无 波地看着我，虽然面带微笑，眼中却毫无笑意。我心中一冷，支吾道:“我可不 知道这东西这么重要，既然如此，等他来了，我还他便是。我去看文昕。”挣脱 他的怀抱，往文昕房里走去。 入夜后，天气渐凉。我也没有胃口吃晚饭，只是着急，不由得对东方汐 道:“怎么办?要是宫主赶不来怎么办?文昕她……” 东方汐只将我搂进怀里轻抚，轻声道:“你别急，凌霄宫主是什么人?他 自然有办法救得了文昕。我已经吩咐益安，说凌霄宫主一到不必通报，立刻 来这里。” 我咬住嘴唇，不想让自己哭出声来，却听见一人道:“璃儿……” 我抬头一望，那人一身白衣，站在院子里，神采翩翩，正是宫雪衣，当下大 喜，叫道:“宫主哥哥，你终于来了!”当下也顾不得说话，将宫雪衣让进房里， 嘴里叫道:“宫主哥哥快救救文昕，她中了符魂散!” 宫雪衣神色未变，只扣住文昕的手腕，沉思半晌方道:“璃儿别急，还有 救。有劳各位先到门外等候，我好为文昕解毒。” 我听到一声“还有救”，心神一松，大大地喘了口气，遂与众人回到院子 里，关了房门，这才发现东方汐竟然一直抓着我的手不曾放松，不由得一愣， 想把手抽回，却不料他抓得死紧，只得道:“你做什么?快放开!” 东方汐只浅笑了一下，装作不在意地说:“我是怕你见了某人，就不由自 主地飞了。” 我呆了一呆，脸不禁红了红，道:“你说什么呢，快点放开，让人看 到…… ” 他眼色一沉，道:“看到如何?难道本王爱惜自己的王妃还要看人脸 色?” 我叹了口气，怕他又生不快之意，当下不再言语，只由得他去。直至半 夜，东方汐怕我受寒，坚持要我回自己屋里等，只说宫雪衣一出来就通知我。我无法，只得回屋躺下，却是怎么也睡不着。又过了一个小时，才迷迷糊糊地 听到隔壁院内传来一阵响动，连忙坐了起来，唤道:“青荷!” 青荷掌灯进屋，我忙问道:“文昕怎么样了?” 青荷表情闪烁，支吾不语。我心中一急，疾步往外走去，青荷连忙跟在我 身后叫道:“小

姐，王爷说不管发生什么事，你现在都不能过去!” 我只当做没听见，走到院门口，竟然多出两个护卫拦住我的去路。我怒 道:“这是干什么?快让开!” 那护卫低首道:“王妃请息怒，王爷有令，暂时不让王妃出这个院子，请王 妃不要为难属下。” 我又急又气，不管不顾，只身往外闯去，叫道:“好啊，你们胆子越来越大 了，今天我偏?出去，我倒要看看，你们究竟能把我怎么样?青荷，拦住他 们!” 那两个护卫虽然着急，却不敢真的对我动手，青荷将护卫挡在身前，我趁 机跑出院门，走到文昕的院内，却是惊呆了。院子里不知何时站满了护卫，宫 雪衣站在院中，神色颇为疲惫，胸前的衣襟上，竟赫然有一丝血迹! 只听见东方汐道:“凌霄宫主，你还不束手就擒吗?” 我大惊，二人见了我，都是一愣，却没说话。宫雪衣叹道:“我早已做好打 算，王爷其实不必如此大费周章。” 东方汐道:“谁人不知凌霄宫主武功盖世，天下难逢对手?我若不如此， 你怎么肯乖乖听话?此次是天赐良机，你为文昕解毒，必定会功力大损，正是 抓你的大好时机!”

第十八章 围擒囚辨（2）

我惊得已是说不出话来，原来从头到尾，东方汐都在想如何才能抓住宫 雪衣!可究竟是为什么?我心中纷乱，几乎快没了主张，只听见宫雪衣道: “人人都说明南王聪明绝顶，最擅长把握机会，看来不假，雪衣……自愧不 如。”说着竟朝我看了一眼，那眼光说不出的温柔。东方汐沉声道:“你如今内力全失，要不要武功，又有什么区别?” 我大惊失色，向宫雪衣看去，见他神色坦然，却没有半分慌张，不由得急得快要哭出声来，当下奋力朝他奔去，叫道:“宫主哥哥，你快走吧!”只身拦 在他身前，只盼他以我为盾，逃出王府，只要他出得了王府，凌霄宫弟子定能 保他周全。 东方汐脸色骤变，身形一晃，已到我跟前，伸手便来抓我。宫雪衣连忙将 我护在身后，淡笑道:“璃儿年幼，并不懂得厉害，王爷何必动怒?雪衣并无他念，王爷要如何，雪衣照办就是。”

东方汐只是不理，手腕微动，已点住他身上几处穴道。我大惊之下，正要 阻止，哪里还来得及?东方汐复又在我身上轻轻一点，我顿时四肢麻木，软倒 在他怀中。 东方汐抱着我回了屋内，我又惊又怒，却是无可奈何，只是不住地叫道: “快放了我!东方汐，你太过分了!” 他将我放在床榻内，漫不经心地抚弄我的长发，慢慢道:“没想到心璃生起气来也好看得很!我没有追究你刚才如此鲁莽无状，你倒是跟我斗起气来 了。” 我气道:“你背着我设计陷害宫主，难道我还应该感谢你不成?” 东方汐竟笑道:“我陷害他?我如何陷害他?” 我急声道:“他已经内力全失，你还说没有害他?你说，你为何要抓他?” 东方汐双眼微眯，眉宇之间突现利光，却是笑道:“哦?想不到我东方汐 居然还有这种本事，武功高得足以令凌霄宫主内力全失!心璃，你这么关心 他，却是为何?” 我心头一跳，连忙道:“我……他一直当我是妹妹，我自然也当他是亲哥 哥一般，关心他有什么奇怪?” 东方汐敛目道:“是吗?那你可知道，他为何会内力全失?只因要解符魂 散之毒，须以凌霄宫上乘内功催动

气血中的毒素慢慢凝聚，将毒素从中毒之 人身上过渡到自己的身上，再以内力将毒逼出，如此反复三次，毒素方可除 尽。只不过，祛毒之后，解毒之人三日之内内力全失，与平常人无异!” 我张大了嘴，顿时说不出话来。想不到宫雪衣为了救文昕，竟然不惜失 去全身功力，当下心中又惊又悲，闭目道:“所以你怎么肯放过这个大好机会， 正好将他擒住?” 东方汐手在我身上轻轻一拂，我顿时觉得身子一松，穴道居然解开了，连 忙坐起身来，他却将我揽进怀中，叹道:“你平时看起来聪明过人，怎么会连这 个都想不明白?我与他远日无怨，近日无仇，好端端的为何要抓他，我要抓 他，自然是有人授意……” “有人授意?谁……”脑中灵光一闪，失声道:“难道是皇上……” 东方汐站起身来走到窗前，平声道:“凌霄宫在江湖上地位尊崇，一呼百 应，门下弟子多是俊杰之才，能人辈出，你若是皇上，会不会每日引为心头之 患?” 我沉默不语。他走近我身边坐下，又道:“心璃，你是阮家人，自然知道凌 霄宫的渊源，你说，皇上怎么会不深为忌惮?”

“不会的，宫主他……不会干涉朝廷之事。” “你这么想，不代表天下人都这么想。” 我抓住他的手道:“汐，我要见他，不行，我一定要见他。” 东方汐浅笑道:“谁?宫雪衣?还是皇上?” 我愣了一下，果决道:“两个人都要见，不过我要先见宫雪衣。你相信我， 我只是不想让他们真的变成仇人。” “你到底在担心谁?心璃，事情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。” “我知道，要化解此事不容易，可是……如果仇怨一旦积下，那才是国之 灾难。我相信，绝没有一个皇帝愿意国民动荡，四处有谋反之声，我也相信， 以宫雪衣的为人，也绝不愿将弟子推入水深火热之中，如此说来，此事并非找 不到折中解决的办法!” 东方汐看着我，眼神略有惊异，我已经顾不得太多，连忙起身，却被他拦 住，道:“要见，也不急于一时，明日，皇上就会驾临。” 第二日午后，东方汐经不起我再三请求，只得带着我到了前院一处别院 之内，院前站满了侍卫，看那衣饰打扮，竟然是亲卫军。东方汐只嘱咐我不论 看到什么听到什么都不能出声，带我进了房中，将书架上的一个花瓶转了三 下。

那书架竟然像一道门似的打开来，露出一截地道。进了地道之中，我们 走了约有十多分钟，方才停了下来，只听一人道:“宫雪衣，朕用这个方法请你 来，希望你不要见怪。” 我听出那是皇帝的声音，不由得一惊，却听宫雪衣道:“草民不敢，只是皇 上万金之体，竟然要屈尊到这里来见我一介草民，倒是委屈皇上了。” 皇帝哼了一声，道:“既如此，朕也不跟你废话了。你那凌霄宫，何时解散 哪?” “凌霄宫百年基业，岂能说散就散?如若在雪衣手上有任何损失，雪衣有 何面目去见列位宫主?” “如此说来，你是想让朕没面目去见列祖列宗了?” “草民不敢。皇上深知凌霄宫的渊源，为何还对它步步紧逼?” “就是因为朕深知凌霄宫渊源，所以才不得不如此。你凌霄宫势力越来 越大，江湖中人对你们马首是瞻，你若是朕，你会怎么想?” 宫雪衣叹了口气，轻声道:“皇上大可不必如此。我们不过是些江湖草莽，做些小营生维持生计，纵然有些胆色，又怎及得上国之精锐?” “你这么说，是指朕在杞人忧天?” “草民不敢。草民只是想告诉皇上，就算我凌霄宫本事再大，也是这天垠 朝的臣子，是皇上的臣子，绝不会有贰心!” “但凡逆臣贼子，通常都不会承认自己包藏祸心，想那前辽东王严维正， 不也一副刚正不阿的样子，可是结果如何，不一样谋朝篡逆?天下之人，有几 个真正经得起权势的诱惑?你宫雪衣有朝一日羽翼已丰，就一定能保证不会 重蹈覆辙?” 我听得他提起严维正，不禁浑身一颤。却听宫雪衣道:“皇上想要草民的 保证吗?还是皇上根本就想让凌霄宫消失?若是前者，草民绝无迟疑，别说 是草民可保在生之年绝无贰心，也可保证凌霄宫世代都无贰心!若是后者， 草民既不能有违君意，也不能有负于先人，唯有一死以谢列位宫主。”

第十八章 围擒囚辨（3）

皇帝半晌没有说话，我急得想往里看，却被东方汐扯住。又听皇帝道: “你果然有胆色。天下人皆说凌霄宫主一言九鼎，性情平和，从不肯害人利 己。你已得人心，当真再无他想?” “皇上可知我凌霄宫宫规的第一条是什么?凡忤逆作乱者，死。凌霄宫 历代选宫主，性直心善，都是首要条件。门下之人除了文武殿弟子及中宫管 事者以外，皆不习武。自第一代宫主开创凌霄宫以来，历来是遵纪守法，以扶 弱助人为己任，从不曾想过要干涉朝政之事，更不用说有作乱之心，皇上只需 细细详查，就会明白草民所言非虚。” “如今没有，不代表将来不会有，天垠朝西南边境之患尚未解除，除外必 先安内，朕不能留有任何后患!” “皇上明查!皇上要草民如何做，才能相信草民?” 我再也忍不住，走进房去，叫道:“皇上恕罪，小女子有一计，望皇上能容 小女子一言!” 里面二人皆是一惊，失声道:“你怎么来了?” 我连忙伏身跪下，东方汐躬身道:“我等担心皇上安危，所以未经允许便 擅入，望皇上恕罪!” 皇帝脸色不定，看着我道:“你刚才说有一计，是什么意思?” 我立刻抬头道:“皇上，凌霄宫乃我朝有用之材，皇上为何要灭之，而不用之?”众人皆面带惊异地看着我，我忙道:“皇上明鉴，西南边境之乱是我朝大 患，而凌霄宫人才济济，又有济世扶弱之心，何不将凌霄宫编入特许战备机构，可专门负责医药、刺探和先锋之职?” 皇帝沉默了一下，道:“你接着说。” 我见他并未动怒，脸色竟有了一丝松懈，不由得振奋道:“通晓殿弟子打 探消息的手法是一绝，用来刺探军情也并无不可，悬壶殿伤药奇药居多，在打 仗之时是必不可少的，说不定还能立下奇功。至于文武殿弟子，能文能武，正 是军中需要的人才，只要宫主保证，国家有难之时，凌霄宫义不容辞助朝廷一 臂之力，岂不是才尽其用，皇上也可得一有力助手?” 皇帝沉默不语，却听宫雪衣道:“若真是国家有难，我凌霄宫定不会推 辞!” 我当下喜道:“好，就请宫主在皇上面前立下重誓，若违此誓，定满门不 保!” 皇帝沉思道:“你当真愿

意立下重誓?” 宫雪衣当下跪拜在地，朗声道:“我宫雪衣在此立下重誓，凌霄宫世代为 天垠朝臣子，绝无贰心，若国家有难，凌霄宫愿听皇上差遣，助军歼敌，义不容 辞!若有违此誓，定当满门尽绝!” 皇帝脸色稍缓，扶起宫雪衣道:“你既如此忠心，朕倒是宽慰了。”又对东 方汐道:“明南王妃与凌霄宫素来交好，你们就替朕好好款待凌霄宫主，宫主 在此多住几日再走吧。” 宫雪衣应了声:“是!”众人一齐送皇帝出了王府，我的一颗心才算是放 了下来。

第十九章 意难平（1）

宫雪衣在王府中住了几日，内力已慢慢恢复。我好说歹说，执意将那灵 通紫玉还给了他，他无奈，只得收了。他疑心文昕为何会受伤中毒，我怕他会 处罚文昕与子默，只说是个意外。他见我不愿告知真相，也没再追问，只叮嘱 我小心行事，不可太过鲁莽任性，吩咐子默好生保护我，方才离去。 想起此次我冒死谏言，心中还犹有余悸，以皇帝之威，恐怕不是我三言两 语就能打动的，只不过他也不便以任何罪名来处置宫雪衣，见宫雪衣一再表 示忠心，又被我当场死抓着不放，才愿意放过他。 文昕一天天地好起来，我也放了心。想起那日发现的布料，心中隐隐不 安，抽了空来到文昕房中。也许先前她那一番告白乱了我的心神，也乱了我 们之间的关系，我与文昕相对，竟然有了一丝尴尬。我们呆坐无语，竟同时 道:“你……我……” 我轻笑一声道:“你先说吧。” 文昕想了想，方才下定决心道:“小姐大可不必为文昕先前之言困扰，文 昕对小姐之心，天地可鉴，但……文昕从不曾有过任何非分之想!我只希望， 能一心一意为小姐办事，就心愿已足!” 我感慨道:“你的心，我自然是懂的，虽然如此，可我还是想说，自我第一 眼见到你，就当你是绝对可信之人，如亲人一般，你可明白?” 文昕笑了笑，道:“我明白小姐的心意。” 我握着她的手，笑了笑，她却忽然正色道:“还有一事，我没有跟小姐 说。” “什么事?很重要吗?” “是。上次我不是说宫中凡知晓一点辽东王旧案的人，尽皆不在了吗? 其实还有一人，是在的。” 我一惊，忙道:“是谁?” 文昕沉声道:“是当今圣上。那时他虽年幼，但已是太子，先帝下旨之前，他就在朝阳殿侍奉。”

“也就是说，他一定知道当年告密之人是谁?” “也不一定，但就算他不知道，也可能知道一些线索。” 我心中猜疑不定，这皇帝就算知情，却如何才能从他口中得知当年的情 况?我心事重重地回了屋，想了半天，还是决定进宫一趟，唤来青荷为我更 衣，携了子默、碧叶一同进宫。这次有了通行玉牌，一路畅行，很快便进了飞 凤宫，却见朱

络一人在院里，见我来了，连忙让座奉茶，笑道:“王妃可来得不 巧了，皇后娘娘到太后宫中去了。” 我笑道:“无妨，我在这里等等便是。你与碧叶也好久不见了，去聊聊 吧。” 朱络淡笑了一下，道:“多谢王妃为我们姐妹着想，只是……奴婢有句话， 不知当讲不当讲?” “你有什么话就说。” “小姐如今虽贵为皇后，却……并不是很得圣意，皇上对皇后娘娘敬而有 礼，但并无……情意。如今宫中英妃最得宠爱，皇后娘娘心思清淡，从不刻意 邀宠，在这后宫虽然万事得体，可是……若无皇上的宠爱，恐怕好景不 长…… ” 我沉吟道:“这个……恐怕不是你我能左右的事，朱络对皇后之心，我明 白，只不过……” 突然听得门外有人唱道:“皇上驾到!” 我吃了一惊，怎么这个时候皇上会来飞凤宫?连忙与众人跪地迎接。皇 帝快步走了进来，只觉得他的眼光似乎一直在我身上打转。他在主位上坐 了，方道:“都起来吧，皇后呢?” 朱络忙上前答道:“回皇上，皇后娘娘到太后宫中去了。” “哦，既如此，朕来得可不巧了。明南王妃今日怎么得空来了?” 我连忙上前答道:“回皇上，臣妾已经好久没来看皇后娘娘了，今日有空， 所以就进宫来瞧瞧。” “哦?也好，朕正好有事要问你。” 众人都被遣了下去，殿上静悄悄的，我却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压力。皇 帝在我跟前来回踱步，问道:“明南王妃那日为何会出现在地牢之中?” 我小心答道:“王爷奉命捉住了凌霄宫主，却怕他不服，因知道我与凌霄 宫关系匪浅，因此才让臣妾前去劝劝他，谁知皇上正在召见宫主，臣妾无状，望皇上恕罪!”

第十九章 意难平（2）

“真是如此?你对那凌霄宫主……倒是十分关心。你可是让朕下了一个 极大的赌注!凌霄宫与你们阮家渊源极深，此次你又力保凌霄宫，就不怕有 朝一日阮家受到牵连?” 我忙道:“臣妾觉得决不会有这么一天，凌霄宫与我阮家对皇上忠心无 贰，愿为皇上效犬马之劳!” 皇帝叹了一口气，没有说话，只慢慢地走到我跟前，轻声道:“朕该拿你怎么办呢?你为何偏偏要纠缠到这些事情里来?”我不敢轻易开口，过了半晌， 方听他幽幽道:“三年前璃儿对朕说的话，想必已经全忘了。” 我心中暗暗叫苦，眉头已经皱到一块儿，却不敢轻易开口。心想:这皇帝已经妃嫔成群，干吗还对我念念不忘?难不成真应了那句话，得不到的才是 最好的?只听他道:“你抬起头来，回答朕，三年前你所说过的话，是不是已经 统统忘了?” 我只得抬头望他，愁绪满怀，轻声道:“璃儿如今已是明南王妃，皇上也已 经封了姐姐为后，事已成定局，三年前是如何，璃儿早已……不能再放在心 上。” 皇帝沉声道:“三年前你是如何对朕说的?你如此三心二意，以为自己是 个什么样的女子，可以将朕玩弄于股掌之间?” 我吓得半死，连忙伏身在地，叫道:“臣妾不敢，只因……明南王曾在翠微 山救了臣妾，要臣妾以身相许，臣妾当时并不知他是谁，但已对他……动了 心，所以在百花盛宴见到他，臣妾一时情急……拒绝了皇上的好意。臣妾是 真心爱他，并无虚言。三年前臣妾尚年幼不懂事，即使说过什么也恐怕是一 时之气，算不得数。” “放肆!你大胆!” 我吓了一跳，伏在地上不敢妄动。听见他的喘息之声，确是已经动怒，只 得把心一横，抬起头看他，只见他眉头紧皱，双目如刃，直盯着我，既恨且痛， 不由得呆了一呆。他闭了闭眼，转过身去不再看我，沉声道:“你出去!” 我连忙退了出来，抹了抹额头上的冷汗，长叹了一口气，伴君如伴虎，这 句话还真是不假。转身欲走，突然看到阮心瑜站在宫门前看着我，连忙笑道: “姐姐回来了?” 她神色未变，却没说话，执起我的手慢慢地走进院里，似不经意道:“真

是 难得，偏巧我又不在。听说皇上今天过来了，前几日皇上才去了明南王府，想不到今日又见到了妹妹，说来有趣，皇上见妹妹的时间比姐姐还多呢!”

我浑身一震，不由得停下脚步，望向她。阮心瑜双眼漆黑如墨，平静无 波，让人看不出她的情绪，当下低了头，斟酌半晌，不知如何开口。若说这阮 心瑜对皇帝不在意，却又不是，是有情，却又看不出端倪，我着实有些吃不准 她心中所想，只得闭口不语。 此时皇帝已经走出殿来，阮心瑜忙上前拜见，众人躬身行礼。皇帝面无 表情，只闲扯了几句便离开了。我原想找机会打听严维正之案的线索，这下 可好，一不小心把帝、后都给得罪了，不由得暗暗懊恼。 见天色已晚，只得告辞出宫。经过上次遇刺之地，我留心察看，心中有了 计较。听文昕受伤后所言，我半年之内连逢两难，除了离音阁之火，便是上次 遇刺了，那刺杀我之人应该与她无关。除了她之外，究竟还有谁这么清楚我 在追查辽东王旧案?复又想起那后窗外的暗影，不由得多了几分烦恼。自我 嫁进明南王府，除了些打杂的小丫头小厮，身边的人都是从阮府带过来的，我 是堂堂王妃，又不是什么奸细，难道王府中还有人监视我不成? 转念一想，却也可能。如果当年告密之人确是明南王，那以阮修之与辽 东王之间的关系，明南王对阮家必定会有所顾忌。但如果真是这样，为何明 南王明知我是阮家人，还要娶我为妃?还是那东方汐过于自信，根本就没把 我放在眼里? 反复思索，却没有什么头绪，一路无事，回了王府。周益安说东方汐应护 国将军之邀，去将军府饮宴去了。我回了真意园，青荷竟不在屋里。碧叶去 了厨房，我一时不知道唤谁，只得叫道:“来人!” 一个梳着小髻的小丫头跑到门口，怯生生道:“王妃有什么吩咐?” 我心一动，问道:“你叫什么名字?” 她躬身行礼道:“奴婢珏儿，给王妃请安!” 我笑着招了招手，道:“珏儿，你的名字很好听啊，进来，这儿没人在，你来 帮我更衣。” 珏儿似有些惶恐，眉宇间却掩不住欣喜，连忙走过来替我脱下宫袍，又从 衣柜里找出平时我爱穿的衣裳，细心地替我换好。我见她手脚颇

为利索，倒 是个能干的丫头，不由得笑道:“行了，你挺能干的，去帮我倒杯茶来吧。”珏 儿见我说话如此客气，竟高兴得忘了形，转身就跑去倒茶，却不料正撞到进来 的青荷。青荷一巴掌打过去，将她一推，斥道:“死丫头，走路不长眼，谁让你 进来的?” 青荷是练过武的，那珏儿一掌被她打蒙了，又冷不防被她一推，跌在地 上，手肘顿时擦出血来，嘤嘤地哭了。我冷冷地喝道:“我让她进来的!”

第十九章 意难平（3）

青荷一愣，见我脸色不悦，似有些不知所措，当下嗫嚅道:“小姐， 我…… ” 我也没看她，径直走过去将珏儿扶起来，见她半边脸已红肿，手肘处皮肉 破了一片，血流不止，心中不禁有气，却只是柔声道:“别哭了，你青荷姐姐一 时性急，她也不是故意的。你出血了，先要处理好伤口，一会儿我让碧叶拿些 伤药给你。” 珏儿怔怔地看着我，似已傻了。我叹了一口气，只得拉了她坐在台阶边 上，吩咐青荷弄了些清水来，用软巾替她清洗伤口。青荷吓得不轻，只是不住 地道:“小姐，奴婢错了，这些事让奴婢来做吧!”说着就要来拿我手上的软巾。 我将她推到一旁，也不理她。珏儿似已吓呆了，说不出话来。青荷眼泪 已经止不住，只是不停地认错。碧叶传了饭来，我只让她放在屋里，取了伤药 来替珏儿治伤。她见我脸色阴沉，也不敢说话，只得站在一旁。 我细心为珏儿包好伤口，让她下去休息，方才回屋里坐着，喝了几口茶。 青荷跪在院子里，只是抽泣，不敢妄动。碧叶似有不忍，小心道:“小姐，青荷 姐姐……知道错了，你就饶了她这一回吧!” 我将茶盏重重一放，沉声道:“平日里我是怎么跟你们说的?不能仗着自 己是服侍我的，就自以为高人一等!你们跟她们有什么不同?一样是人，一 样是娘生爹养的!她不过是不小心撞了你一下，你就下如此狠的手!” 碧叶见我动了气，只得噤了声。我继续道:“你是会武之人，原本就更应 当收敛慎行，你倒好，别的没学会，越发会仗势欺人了!你那武功学来是做什 么的，打人的吗?珏儿没事就好，若是骨头断了，你可是要服侍她一辈子?” 青荷泣不成声，说不出话来。我越想越气，继续斥道:“你平日里挺聪明 伶俐的一个人，究竟是什么蒙了心，竟糊涂至此?” 我见她只是哭泣，也不分辩，想必心中确实已经知错，心软了软，叹道: “你起来吧，这几日不要吩咐珏儿那丫头干活，养好了伤再说。她的活，你帮 她干。” 碧叶连忙上前将她扶起，替她整了整妆容，方才一起过来侍候我吃饭。 我见青荷眉宇间忧愁满布，心思

恍惚，却已没了胃口，懒懒地吃了几口，便让 碧叶撤了。青荷奉了茶来，我心中不忍，让她坐下，轻声道:“我今天是骂了你，可也是为你好，你是我从阮家带过来的人，比谁都亲，就是因为这样，我更 不能纵容你，让别人视你为眼中钉。如果哪天有人这样欺负你，我也一样是 不会放过他的，你可明白?” 青荷猛地抬起头来看我，眼中浮泪，低声道:“奴婢明白。小姐是什么样 的人，奴婢清楚得很，今天是奴婢不对，奴婢愿意受罚。” 我叹了一口气，漫不经心道:“你最近老是心不在焉，脾气急躁，到底是怎 么了?可是有什么心事?你若信得过我，就跟我说说。” 青荷一怔，忙道:“奴婢没什么心事，小姐不用为奴婢操心，奴婢以后定当 慎言微行。” 我见她隐有忌惮，不愿多言，只得让她下去，歪在床上打盹。天色渐黑， 我思前想后，理不出什么头绪，竟不知不觉地睡着了。 恍惚之中我仿佛又看到阮心璃在受阮修之的训斥，说她贪玩，不好好用 功，忘记了自己身负血海深仇。“我”心中十分害怕，好像恨不得立刻逃出这 个家，永远都不要回来。但是一想到娘，心头便万分悲苦。 醒来时已是后半夜，窗外下起雨来，竟有说不出的冷清与哀凉。不知东 方汐是否回了府，我进王府已经两个多月了，天气开始转凉，平时他除了有急 章要批，一般都是夜宿真意园。有他在时我几乎不会做梦，但凡他不在身边， 我却会无一例外地去梦中与那“阮心璃”相会。我虽然已经不再怕做梦，但 也习惯了有他陪伴，忽有一晚他不在，反倒觉得有些怅然。 我不觉有些心惊，何时开始我对东方汐的依恋越来越深了?是文昕受伤 时他对我百般体贴?还是为了我，不惜冒犯天颜进了地牢?细细想来，他待 我还是不错的，只是这“不错”究竟是出于真心之爱，还是一时之欢? 我心里终究还是想离开这个时空的，我的骨子里依然还是严希真，是渴 望一心一意、两情相悦的严希真，这阮家与明南王、辽东王之间似乎有千丝万 缕的联系，我恐怕也不可能一直做一个王爷的宠妃吧! 我缓缓地走到后窗，打开窗子，风呼地一下就灌了进来，夹着丝丝雨滴， 微微有些凉意。我没有披衣，不禁打了个冷颤，向窗外望去，黑黢黢的一片， 什么也

看不清，隐约只见后面有一片池塘，种着几株荷花，在雨夜里格外地清 冷。我倚在窗前，反复想着那几次看到的暗影。能进真意园的人，除了青荷 碧叶、文昕子默，便只有管家周益安和下房的四个小丫头和四个小厮。但他 们没有召唤，是不能随意进来的。 正在烦恼，身上一暖，一件锦袍披上了身，随即被拥进一个温暖的怀抱里。我回头一望，正是东方汐。

我轻轻一笑，问?:“你回来了?赴宴可还尽兴?” 他看着我笑道:“你怎么一个人站在这里?风大雨大，可别受了寒。”说 罢将我拥得更紧。 我缩了缩身子，道:“刚刚睡了一会儿，醒了就睡不着了，我一直都不知道 这后窗外居然还有个池塘，怪好玩的。” 他只是笑:“亏你还是明南王妃，连自己府里是什么样子都还没搞清 楚。” 我闻着他身上的味道，竟然十分干净，不由得疑道:“你不是去护国将军 府赴宴了吗?身上怎么这么干净?这么快就把罪证毁尸灭迹了?” 他笑道:“爱妃可真是会说笑话，赴宴也会有罪证?” 我调笑道:“嘿嘿，男人喝了酒，还不得趁机乱性?那护国将军一定找了 不少美女来陪你，左拥右抱，肯定快活得很呢!” 他轻笑出声，将我抱了起来，道:“心璃这可是又打翻醋坛子了?本王从 不饮酒，难道心璃不知?你大可不必担心本王会‘酒后"乱性。” 我一愣，他从不饮酒?想起新婚那日，他身上也没有半点酒味，当真是奇 怪。抬眼去望他，眼中充满疑问，问道:“为什么?” “以后我会慢慢告诉你，现在……我只想做一件事……”